

書 叢 學 文

孽 冤 活

冊 上

---

著 俄 露 國 法

譯 忽 俞 葵 皖

社 學 共

1 9 2 3



# 活冤孽卷一

## 一 大殿

有一天早晨巴黎的人醒來，聽見城裏城外的鐘一片聲的響起來。這就是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距今日恰好是三百四十八年六個月零十九日。那一天，歷史上也沒有什麼可做紀念的事情。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體，值得大清早起把巴黎的鐘同那些好百姓驚擾起來。那時也沒有皮考得的人，彼功得的人來攻城，也不是出什麼會，也不是學空罷課，也不是我們這位尊嚴的國王回京，就是那巴黎法院門前也不鎗斃什麼犯人可以看的。那個時候法國的太子同弗郎多的公主馬格里特正在講親，弗郎多派來訂婚約的大使同他的隨員人等也到了巴黎兩日了。這却難爲了教主布朋，他要討國王的好，沒奈何打起一副笑容，同弗郎多的粗野人物招呼，還請他們在他府中看戲，可憐他門口的燈彩却被一陣大雨打得不成樣子。

原來一月六日這一天，全巴黎的人都坐臥不安起來，却是一個雙節，叫做國王節，又叫做傻

子節，竟直不知是什麼時候他們兩個就湊在一塊兒的。

這一天，那谷列夫地方有煙火看，不拉克禮拜堂那裏要行種山查花的禮，大公殿裏頭有戲看。頭一天晚上，市長的親兵，身上穿着紫背心胸前一個大白十字的，就把這幾件事情，在十字街口，用着喇叭的聲音，通知大家了。

那些男男女女自清早起就關門關店的望這三塊地方來。有的來看煙火，有的來看種山查花，有的來看戲，人人都預先定好了。不過我們却要佩服巴黎人的見識，他們這些人得大半是來看煙火看戲的，那煙火正是行時的時候，那戲就在那大殿裏開演，那裏四面八方都有遮蓋的，大家不約而同的讓那山查花獨自一個在一月天氣裏頭在那不拉克禮拜堂的墳圈裏發抖。

那些人衆望大公殿來的却格外的多，大家都聽說那前日來的弗郎多大使要到大殿裏看戲，還要幫着選舉傻教皇呢。

那個大殿雖說是那時候世界有名的大廳子，在那一天，你要想進去倒是不是容易的。大殿前面擠滿了人衆，在四旁樓窗裏看下來，好像一個人海，那五六條街道好像五六個河口，無一時



刻不湧進一陣新人頭來。這個人海漸漸大了起來，那回人衆就擠到四圍的屋子旁邊，那幾個屋角仰在人海裏頭好像幾個地角。那大殿的大門中間有一條大石磴，石磴上面就是一上一下的兩條潮流流個不住，這兩條潮流都是在那石磴的盡處分開，再望大殿兩旁邊湧了進去，那人頭不住的從石磴上流下來，好像一條瀑布流進湖裏一樣。那些笑聲，吵鬧聲，同幾千人的脚步声，共成了一個大聲。有時這個聲音加倍的響起來，那必是潮頭被阻了，潮頭倒轉頭來了，紛亂了。那時就有一個弓箭手或是一個騎馬的警官跑來維持秩序。

門檻裏，窗子裏，屋脊上，都是簇擁着庶多婦女，打扮得花枝一般，靜靜的在那裏看熱鬧，看看這個大殿，再看那人衆，似乎十分滿足的樣子。那巴黎人有了這庶多趁熱鬧的人可看，也就不作他想了，他們平時看見一方光壁只要聽見那一邊有什麼響動就覺得希奇不了呢。

如果我們一八三〇年的人能夠同十五世紀的巴黎人混在一處，譬如就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同這些人擠擠碰碰的走進個大殿來，那時候樣樣都是嶄新的，不像現在這般老舊，倒也另有一番氣象。

我們不妨閉着眼睛想來，我們雜在這般人中間跨進大殿的們限兒的時候是個怎樣的感覺。

那第一個感覺就是那眼睛被各樣顏色迷住辨不出青紅皂白來，那耳朵只覺得嗡嗡的聽不清什麼聲音來。在我們頭頂上是一個雙拱，上頭彫着各樣人物，漆的金碧輝煌的，我們的腳底下都是方大理石塊兒，一塊白的一塊黑的嵌着。在我門站的地方幾步之內就是一根大柱，過去點又一根大柱，再過去還有一根，一共七根大柱都是承着那雙拱的。那前邊四根柱的旁邊，都是攤子店子，擺着許多金銀首飾玻璃什物映人眼睛，那後邊三根柱旁邊都是些橡樹的長凳子，那凳子上坐處都被那騰誥師的褲子袍子磨光了。那大殿裏四邊，那大牆面前，那大門中間，那窗子上，那大柱中間，都是無數的法國國王的神像，自發拉盲以下沒有少了一個。

且說這個長方形的大殿在這個時候，是一月裏頭，那光線好不慘淡，却被這般嘶罵打叫的人闖進來，有的隨着那牆壁跑來，有的繞着那七根柱子打轉，列位大約也不等我說，就曉得那情狀是怎麼樣了，我今且一樣一樣的細細說來給大家聽。

那大長方形的殿的兩頭都不是空着，這一頭是那塊有名的大理石桌，這面桌是一片石做成的，他有那般長那般大那般厚，照那史書說起來，竟直世界上沒有見過的；那一頭是一個庵，是當初路易十一造的，他把他自己的神像塑在上頭，跪在那貞女神面前，還把加耳同聖路易的神像也搬了來供在裏頭，說是這二聖是法國國主裏頭在天上最有勢力的人，他也不要那一排神龕裏面却空了兩個了。

這就是在這張大理石桌子上照着向來習慣開演那戲。那是那天早上就預備下了，那大理石板已經被那些律師同書記生的腳跟勒的無數的痕，已是凸凹不齊了，在這石板上再搭起一個臺來，那上面大殿裏各處都可以看見，就做戲臺，那裏面用簾子幔子遮斷的就是後臺。一條手梯明晃晃擺在外邊，就是前臺後臺相通之路，那角色上臺下臺也打從這裏經過。無論什麼人什麼佈景上臺總是由這個手梯當差。你道這種佈置的法子幼稚不幼稚呢？

警察們是保護公安的，你們趕什麼熱鬧，他們總要在場的，現在就有四個警察站在那大理石桌的四角上。

那戲要等到正午殿裏的大鐘敲十二句時候纔開演。這個較平常做戲的時候自然稍遲點，不過我們要配準那大使的時刻行事囉。

這般人一清早起就來了。那人衆時刻的多起來，像潮水一般倒處的湧了去，有爬上壁的，爬上窗的，攀在樑上的，無論什麼地方，總要有點凸凹，就有一個人在那裏。

內中有一羣快活鬼，他們把一個窗子的玻璃打碎了，就大膽的跨着那窗盤坐起來，還在那裏不住的向着殿裏殿外的這般人衆說俏皮話兒。這般人嘻笑個不歇，大殿裏四處都有他們的伴兒，都用那滑稽的話頭互相招呼，他們是沒有一點不耐煩的樣子，他們把衆人取樂着正好等着那戲開演呢。

「哎呀，約恩斯夫羅落幕囊的落，你在這裏麼？」這說話的是一個小白臉兒，細細身材，形容標緻，却在那梁上的縫兒中間鑽着，「人家叫你做約安募南風車募南法語風車意，竟是不錯的，你兩隻臂膀兩隻腿的那個形狀同那風車的四隻翅兒真是一樣。你是幾時來的？」

約恩斯夫羅落道，「真正晦氣，我來了四點多鐘了，我想那閻王應該把我在地獄的鐘點減

少幾點鐘纔是。我聽見那聖禮拜堂那裏西西利國王的八個唱聖歌的在七點鐘的時候唱那頭一句聖經呢。」

那一個說道，「他們唱得好得很，那聲音比他們的帽兒還尖。聽說每次做禮拜的前那國王總要問問他們的拉丁口音倒底給那聖約翰唱聖經聖約翰中聽不中聽呢。」

站在窗子底下一個老婦人道，「西西利國王的唱聖歌的都是該殺的東西。因為了他們不知用了多少錢。你們想想，每次做禮拜都要成千磅錢，却到我們巴黎的魚攤上來收捐。」

站在那賣魚婦人旁邊却有一個大人物，他唱道，「老東西，不要多說，這做禮拜分明是要的。難道你願意我們國王害病麼？」

那個鑽在那梁上的縫兒裏的小學生大聲道，「說得好，幾耳斯雷考呂先生！皇家硝皮匠先生說得好。」

大家聽見皇家硝皮匠先生這個奇怪名字都大笑起來。

有的叫道，「雷考呂幾耳斯雷考呂！」

又有一個道，「アムコクム ウウ ム ム ム」拉丁語披毛戴角的意思

那梁上小鬼接着說道，「唉！這是不錯的，有什麼可笑呢？偉人幾耳斯雷考呂，皇室總管約安

雷考呂先生的兄弟，萬生斯 ××××× 園第一個看門的馬意雷考呂先生的兒子，都是巴黎的市民，老子

兒子都是娶過親的。

這一下子大家格外的大笑起來。那個大硝皮匠看見四方八面的眼光都注在他身上，就想擠了出去躲避躲避，那曉得用盡氣力。那想擠得出去，大家反把他擠得緊緊的動不得，他那個面因爲又氣又急就變紅變紫的起來。

到末了他的同道來了一個，矮小身材，那肥胖尊貴的樣子極也不差多少，跑來搭救。

「這真是無法無天了，這般學生竟對着一個市民說起這樣的話來。在我們那時候人家就要用棍子敲他門的腿了。」

這班人從新的大笑起來。

「咳！那個說這句話那個是這個雜種？」

一個說，「我認得他，就是央都列」斯里哀閣下。」  
又一個說道，「他是大學裏四個賣書的中間一個。」  
第三個說道，「這店裏面隨便什麼都是四個，四國，四科，四節，四個律師，四個選舉人，四個賣書的。」

約安夫羅落道，「既然這樣，鬼也應該有四個呢。」

「斯里哀，我們要燒你的書。」

「斯里哀，我們要打你的低下人。」

「斯里哀，我們要同你的妻子玩。」

「呀！那個梧道得大姑娘，着實好看呢。」

「他又活潑又妖媚，同寡婦一樣。」

央都列「斯里哀」道，「你們見鬼了。」

那約安還是吊在那樑子上面，說道，「央都列閣下，閉你鳥嘴，如有半聲不字，我就跳上你的

頭來。」

央都列閣下擡頭一看，似乎打量那柱子有多少高，那個寶貝有多少重，自家肚裏就把那速度的平方同這個重量乘一乘，就不響了。

那約安見戰勝了，「口斯里哀，越發耀武揚威的起來，喊道，「驅逐口斯里哀，驅逐那皂隸，那書記，驅逐那神學家，醫生，驅逐那學監，那校長！」

央都烈閣下掩耳不迭道，「這不是世界末日麼！」

有一個在窗盤上坐的喊道，「你說校長，他就在這裏，望這個殿走來呢。」

大家都朝着殿外望。

那約安爬在殿的裏進一根柱上，看不見殿外的事情，問道，「可真是我們尊貴的校長第波閣下麼？」

大家都答道，「不錯的，不錯的，就是他，就是校長第波閣下。」

原來正是那校長同着大學裏那般尊貴前來迎接大使，排起隊走來，這時候正走到殿前那



塊空地上。那些學生一齊擠到窗子上來看一面就百般喊叫，用種種譏諷話來歡迎他們。那校長領隊在前却是第一個被攻的。

「校長先生你好呀！哎呀，你好呀！」

這個老賭徒，「他到這裏幹什麼？難道他倒肯丟開他的骰子麼？」

「你看他騎着那騾子那付樣子；他騾子的耳朵還沒有他的耳朵長呢。」

「哎呀，校長第波先生老不死的東西！老賭徒！」

「皇天保佑你，你昨兒晚上常常擲着兩個六點麼？」

「好副賊形，都是因為喜歡那賭博同那骰子弄得彎腰駝背的。」

「第波，你離開大學跑到城裏來幹什麼？」

約安募南喊道，「他一定是到第波去，得街尋一間房子住。」

大家一齊拍掌跟着說起來，那聲音好像雷鳴一般。

「校長先生，賭鬼！你到第波去，得街找房子是不是。」

這就輪倒同他來的這般尊貴了。

「驅逐那皂隸，驅逐那荷旗的！」

「驅逐穿白衣的神學家！」

「驅逐那醫生！」

「約安，那聖欲恩菲哀夫的牧師你說怎樣辦呢？」

「叫他們見鬼去！」

「你看那邊是西孟山梗閣下，皮考得的選舉人，他同他的妻子一塊兒來。」

「西孟閣下，不要害怕！」

「選舉先生！你今兒好！」

「選舉先生夫人！你今晚好！」

那約恩斯「口囊」的落還是在那梁上縫兒中間，嘆道，「他們好不快活，可以看見這許多東

西。」

在那個當兒，那大學裏的賣書的央都列（司）斯里哀閣下，咬着那皇家硝皮匠幾耳斯雷考呂閣下的耳朵說道：「先生，我對你說，這是世界末日了。從來沒有看見學生子這們放肆的，這都是這個世紀裏那般該死的人發明許多新東西的結果。什麼槍礮囉，蛇紋石囉，炸彈囉，最可惡的就是那印刷機器，都是德國來的害人的東西。他門不要那抄本了，不要書了，那印刷機器滅了售書業了。這樣下去一定是世界末日到了。」

那硝皮匠道：「我看那絲絨這般行時起來，也是這般樣想。」

在這個時候十二點鐘響了。

大家不約而同的都說道：「兀丫！」

那學生子也不吵了。大家聚攏來，底下的脚上面的頭一齊動；都欬嗽一聲，潤潤喉嚨，嘆一聲氣；各人估一個好位子等那戲看。殿裏頭鴉雀無聲的；各人的頸子伸着；嘴兒張着；那視線都注在那大理石桌上來——桌子上一點動靜也沒有。那四個警察還在那裏，直僵僵的不動好像四個泥塑的神像一般。大家眼睛都向那弗郎多大使訂的包廂望來。那包廂的門是關着，那包廂裏是

空着。這般人衆自清早跑來，候的是三樣事情：十二點鐘，弗郎多的大使，看戲。這三樣只有十二點鐘這一樣不曾誤卯。

這個打擊真是太利害了。

大家等了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五分鐘，一刻鐘；沒有什麼出現。那包廂還是沒人到；那戲臺上也沒有聲音。大家不高興起來就有點不耐煩了。起初還不過低低的說，「那戲呢？那戲呢？」到末了就用起惡聲來。那人海上面起初不過微微的一點風，往後那風漸漸的緊了，只要等一個雷響就是大風雹來了囉。那就是我們的這位朋友約安募南他先生第一個他發作起來。

他盡他全肺的力喊道，「這戲呢？弗郎多人着鬼了麼？」他喊的時候將一個身纏在那柱子上好像一條莽蛇一樣。

大家拍起手來，跟着說道，「這戲呢？讓那弗郎多人見鬼罷了。」

那學生喊道，「我們即刻要看戲，不然，照我的意見，就把那巴黎警察長吊起來，就算一齣悲劇。」

衆人喊道：「說得不錯，我們先將這四個警察吊起來。」

大家都贊成。那四個遭瘟的警察就你看我我看你的面上發起白來。這許人衆都望這邊擠來，那個木頭欄杆本來不堅固經不起那庶多人的壓力就望着裏面彎進去，眼看就要擠倒。欄杆倒了，衆人就要近身了。

這個時候真是危險萬分。

四面八方都喊道：「把他們裝在袋子裏！把他們裝起來！」

在那個時候，那個後臺的簾子忽然掀開，走出一個人來，只要他這副形狀，就把衆人的脚子停住，好像有魔術一般，大家的怒氣都沒有了，都想要曉得他是什麼人。

「不要吵！不要吵！」

那個人倒是有點膽怯，混身發抖，一路打躬，看看走到臺前，那脚膝頭就要彎到地了。

那時候大家沉靜了許多了，不過還有那嗡嗡的聲音，這些一個大衆裏面不能免的。

那人道：「列位先生們，女士們，我們今日有幸在那教主大先生之前演戲，戲名叫「貞女瑪利

夫人之良判。」那裏頭的「具皮得」

希臘神名

就是我做。主教先生現在同最榮貴的大使奧地利其

公爵先生在一塊兒，都在波特門那兒聽大學校長先生演說。等那教主大先生來了，我們就開演囉。」

要沒有這具皮得這一出來，那四個倒霉的警察準是沒命了。況且這具皮得大爺的衣服是實在考究，吸住了衆人的視線，把衆人靜了下來。他這衣服的功勞也不在小處。那具皮得身上穿的是黑絨的鎖子甲，甲上吊着庶多金釘子兒；頭上戴着一頂盔，上面嵌着金的銀的結子；如果不是那付大紅鬍鬚把他半個面孔遮住了，不是他手裏那一捲金光燦爛的東西，上面貼着庶多五金色的薄片兒，人家看見過的就曉他手上拿的是一個雷了，不是他的脚上綁着希臘式的帶兒，他這一副威嚴的架子，很可同當日伯勒先生營裏的弓手比上一比呢。

## 一一 皮哀谷南古

不過他這身行頭就是有什麼魔力可以把衆人靜住，給他這幾句話一說，也就完結了；等到他說到末了這句不中聽的話道：「等那教主大先生來了，我們就開演囉。」他的聲音就給一陣雷

鳴般的喊叫掩住了。

大家喊道，「即刻開演！那戲即刻開演！」那喊叫聲音裏頭，却是約恩斯「口囊的落的聲音最響，好像軍樂隊裏的叫子一樣，比別的聲音格外高，他嘶道，「即刻開演！」

落賓，浦斯潘同那許多在窗檻兒上的年輕學生子叫道，「驅逐具彼得同布朋教主！」

大家接道，「即刻做戲！即刻開演！拿繩子袋子把做戲的同教主吊起來！」

那倒霉的具彼得軟了半折，着實吃驚，面上發白，掉了手裏的雷，把頭盔拿在手上，打着恭，發着抖，舌頭發僵的說道，「教主先生……那大使……弗郎多的馬格里特夫人……」他竟直不知怎麼說法。倒底他有點怕上吊呀。

如果要等教主，人家就要把他吊死，不等，那主教就要把他吊死，他看看真是兩頭都是死路呢。

幸好有一個人來搭救他出潼關，來幫他作主。

有一個人站在那欄杆裏面，大理桌的前頭，他在那裏還沒有別人看見，他靠着一根柱子站

着他那細長身子給那根柱子全行遮柱，人家看他不見；這個人長細身材，淡白面皮，額上同兩頰上雖然有些綉紋，那年紀還不大，兩目有光，一張笑口，穿着黑嗶嘰，已經有點發光破塊了，他跑到大理桌旁邊，給那具彼得一個暗號。那一個是已經嚇昏了，却沒有看見。

這個新來的再走上一歩，說道：「具彼得！我的好具彼得！」

那一個一點沒有聽見。

到後來這個人不耐煩起來，幾乎就湊着他的耳朵喊道：「密歇耳宜朋！」

「具彼得似乎從夢裏醒來道，「那個叫我？」

那穿黑的人道，「是我。」

「具彼得道，「兀丫！」

那一個道，「即刻開演。只好答應他們；我去對警察長說，請他去對主教說就是。」

「具彼得這纔一塊石頭落地。」

那時大家還是嘶叫個不住，他就盡着他的肺量對他們喊道：「列位市民大人們，我們就去



開演。」

大家叫道，「好好！」

接着一陣拍手的聲音，把耳朵都要震聾了，那具彼得就在這個當兒鑽進那幔子後邊去了。那個不知姓名的人似乎有魔力的一般有撥雲霧見青天的本領，這個時候仍舊悄悄的鑽進那柱子影兒裏去，還是在那裏站着，不給人看見，一動不動，一聲不響，同先前一樣。只是他同具彼得密歇耳宜朋說話的時候，却被坐在前面第一排中間的兩個年輕女子看見了。

內中一個就招他過去道，「師父。」

他同坐的那一個也很乾淨俊麗，十分活潑，說道，「我的好梨哀辣得，不要亂叫。他不是出家人，他是個平常人；你不應該叫他師父，你要叫他先生纔是。」

那不知姓名的人從那欄杆旁走來。

他趕着問道，「姑娘們，你要什麼？」

里哀辣得昏擾起來說道，「哦！不要什麼，是我的同坐的宜斯凱得養士埃他要同你說話。」

宜斯凱得面孔發紅道，「不是，梨哀辣得他叫你師父，我說應該叫先生呢。」

兩個年輕女子都低下頭來。那個人真求之不得想同他們攀談，因對着他們笑道，「姑娘們！你們那麼沒有什麼要對我說？」

宜斯凱得答道，「哦！一點沒有。」

梨哀辣得道，「沒有。」

那個長身材的少年人就想走回去；這兩個却又不給他走。

宜斯凱得趕着說道，「先生，你認識這戲裏做貞女夫人的那個兵麼？」

那無名的說道，「你說做具彼得的那一個麼？」

梨哀辣得道，「兀！不錯，他好蠢呢！你認得具彼得麼？」

無名的答道，「密歇耳宜朋麼認得？」

梨哀辣得道，「他的鬚鬚好可怕。」

宜斯凱得悄問道，「大家說這戲好看得很，是不是呢？」

那沒名的想都不想，一想答道：「好看得很，姑娘。」

梨哀辣得道：「叫什麼？」

「貞女夫人之良判，姑娘。」

梨哀辣得道：「兀！沒有看過。」

接着兩個人都停了一停。那年輕人道：「這是新編的戲，還沒有開演過呢。」

宜斯凱得道：「兩年前那公使先生到京的那一天我記得有一齣戲，可是這個麼？那裏有三個好看的女子做……」

梨哀辣得道：「仙女。」

那年輕人接着說道：「都赤着身子的。」

梨哀辣得慢慢的低下頭來。宜斯凱得看了他一看，也低下頭來。那年輕人笑着望下說道：「這戲有趣得很。這是特爲弗郎多的公主編的。」

宜斯凱特問道：「他們唱小調麼？」

那無名的道：「什麼！在這種戲裏頭唱小調！你不要誤會了。在那不相干的戲，纔有小調呢。」

宜斯凱得道：「那有什麼有趣。那一回在彭公那裏唱戲，有男的女的野人相打，做出許多身段，一面還唱着小曲兒。」

那沒名的冷冷的說道：「那個可以給公使看，給一個公主看就不與呢。」

梨哀辣得道：「那裏還有許多人奏樂呢。」

宜斯凱得接着道：「那裏人家渴了，就可到那自來水管那裏去，那三個管，一個出酒，一個出牛乳，一個出荷蘭水，誰愛那樣就可哈那樣呢。」

梨哀辣得望下說道：「彭公的下去一點兒還有一齣無聲的表情戲。」

宜斯凱得叫起來道：「如果我記得不差，那上帝是在那十字架上，還有兩個賊在他兩旁邊呢。」

到這裏，兩個把從前公使先生進京的事情愈說愈有滋味，就同時說起話來。

「還有許多人在潘駝們那裏穿得實在講究呢。」

「還有一個打獵的帶着一陣狗吹着喇叭在聖陰落桑泉那裏追趕着一隻鹿呢。」

「宣斯凱得，你曉得麼？那公使走過的時候，人家就打起來，那許多英國人的咽喉一個一個的被割斷了呢！」

「還有許多講究的人在夏特來那裏呢！」

「那香奇橋上這頭到那頭都是鋪的氈子！」

「那公使過橋的時候，人家就把二百多打的鳥雀兒在橋上放起來，梨哀辣得，你說好看不好看呢！」

那個聽的似乎不耐煩了，說道：「今天的戲還要好看。」

宣斯凱得道：「你許我這戲好看麼？」

他答道：「那是一定的。」接着他就鄭重的說道：「姑娘們，這齣戲就是我編的。」

那兩個年輕女子都奇怪道：「當真麼？」

那詩家稍稍把頭擡了一擡道：「當真！這是我們兩個人做的：約安馬香鋸的板子，搭的戲臺，

我編的這齣戲。我的名字叫皮哀谷南古。」

他這神氣就是那編雪得的劇家也沒有說得這樣得意道！「皮哀考勒耶。」

列位應該覺得，自那具彼得鑽進幔子裏頭之後，到那編這新戲的人忽地的通他的姓名讓這兩個天真爛漫的女子宜斯凱得梨哀辣得驚歎的時候，中間亦就老大耽擱一會了。事亦奇怪：這般人衆不過幾分鐘的前還是吵鬧不堪的樣子，聽了具彼得一句話，就伏伏貼貼的靜等起來；可見要大家靜等的一個最好法子，就是答應他們說即刻開演呢，列位不信，只要問問現在開戲園的，他們還常常要玩這個門道囉。

在這個時候那約恩斯幸好還沒有睡着。

大家當一番吵鬧之後，正在那裏靜候，他尊駕忽然喊道，「怎麼樣了！具彼得，貞女夫人，鬼划船！你自己哄自己麼？這戲呢！這戲呢！你不動手，我們再來動手囉。」

這幾句話就夠了。

臺子裏面大小樂器就奏起來了；那幔子掀開，四個穿着雜色衣服揸着臉的人跑出來，爬上

那小梯子，到那臺上，排成一字，朝着看戲的人，深深打躬；那時候音樂也靜了，那戲真個開演了。

這四個人等大家拍掌歡迎之後，就將戲的小引演說一番，大家倒也靜聽，不過他們演說些什麼，我們體諒看官不敘在這裏了。況且直到如今，人家看戲還是看行頭的多，看戲情的少；這個倒是一點不錯的。這四個人都是穿着一半黃一半白的袍子，一模一樣，只有衣料不同；那第一個是金銀緞的，第二個是絲的，第三個是毛織的，第四個是麻布的。那第一個手裏拿一把刀，第二個兩隻金鎖匙，第三個一把杵，第四個一把鑿；還怕有那悟性不好的，看不出那各種裝扮的意思，各人的袍子下面都有幾個大烏字；在那緞袍底下的幾個字是我叫貴族；在絲袍底下是我叫教士；在毛織的袍底下是我叫商人；在麻布袍的底下是我叫工人。人家稍微留心的，就可辨出來那兩個穿短袍戴着帽子的是男人。那兩個女的袍子却長點，頭上都帶着頭巾。

照着那戲的小引看來，我們應該曉得那商人是嫁給了那工人的，那貴族是嫁給了那教士的，這兩對快活夫妻却共該了一個上好的金蝦蟆，要去求一個極美麗的女子判斷判斷怎樣處置這件東西的法子。他們因此走徧天下來訪這個美女，也見見過高爾空得王后，士列比松得公

主，韃靼可汗的女兒，都是不中他們的意，到末了那工人同那教士那貴族同那商人跑到巴黎大殿裏這個大理石桌上來休息，同時對着這些看戲的老實人說了無數的格言箴語，恐怕經過大學文科學位考試的先生們還沒有這樣淵博呢。

這裏四個人在臺上極力的把那些隱喻從喉嚨裏倒了出來，那臺低下的人，耳朵最留心的，心裏跳得最利害的，頸子伸得最長的，就是編這戲的詩家可敬可愛的皮哀谷南古，他剛纔實在是自己得意得很，把不住要把他的名字說給那兩個年輕美貌女子聽聽。這會兒他離開了他們兩個，仍在那柱子後面站着；在那裏看着，聽着，受用着自己編的戲。那歡迎他的拍掌聲音還在耳鼓裏震着，他自己肚裏就想道，這一回兒這些大眾必然是靜靜的聽着，我可看見我的才情從演戲的口裏一句一句的吐了出來了，心裏好不舒服。皮哀谷南古這個時候真是大總統都不屑去做呢。

不過我們應該說明，他這點舒暢還沒受用得幾時，就有人來驚擾他了。他一杯好酒剛剛到口，却憑空的給人家奪了去。



那時有一個衣衫繚繚的討飯的，鑽在人叢內，沒有討得幾文，大約他覺得他旁邊站的人袋子裏沒有什麼希望的，就想尋個顯明的地方坐着，他好叫人家注意，多討幾個錢。故子他就在那戲開演的時候，從那間空着的包廂的柱子爬在戲臺前面那根梁子上來；他在那兒坐着，右臂上還有一個難看的惡瘡，特地露了出來給人看，好叫人家可憐他。不過他在那裏却没有做一聲兒。他一聲不響的在那兒讓那戲做下去，如果不是那個學生子約恩斯在他自己的那根柱子上看見他那付醜狀，大約不會有什麼事出來。這個寶貨看見了，就嘆嗤一聲狂笑，也不管驚動大家不驚動大家，就用那滑頭的聲音喊道：「你們看那個害大瘡的要錢囉。」

一池塘的蝦蟆中間掉下了一個石子，一陣鳥兒中間放了一槍，那個騷擾也沒這句話落在這般安心靜聽的人衆耳朶裏的時候那般利害。谷南古幾乎跳起來，好像受了電一般。那戲也停了，大家都向那討飯的那地方望來，那討飯的倒也一點不驚動，看見這個當兒是個好機會，把眼睛半閉，用着悽慘的聲音道：「先生們，打發點。」

約恩斯道：「怎麼這不是柯落潘土路衣富麼呀！朋友，你的瘡好好的生在腿上，怎麼又把

他裝在臂上哪？」

他這們說着就把身子一扭手兒一揚，只見一個小銀角子落在那討飯的手裏張着的那頂破帽子裏頭。那討飯的倒也好，錢也要，話兒也受得，嘴裏還只管帶着哭聲的唱道：「先生們，打發點。」

這個把戲着實分了庶多看戲的人，落賓浦斯潘同那些學生子都不聽戲了，圍着他們兩個，聽他們一唱一答的，一個聲音清銳，一個哭喪着喉嚨，倒也着實好聽。

谷老古却是十分不快，發了一下子呆，趕着直着喉嚨對臺上幾個唱的喊道：「接着做下去！見什麼鬼！做下去！」他連正眼也不屑看這兩個寶貝一看。

那戲漸漸的做到正文了，那臺上正做那商人姑娘同貴族夫人鬪口那一段的時候，那個包廂的門起先是無原無故的關着，現在反倒無原無故的開了；接着就聽見一個響亮的聲音通報道：「教主大人布朋。」

### 三 教主先生

谷南古聽見「教主大人布朋」這幾個字，落在耳朵裏，好像聽見一個火藥庫炸開的聲音一樣。著書這裏却要說明，這皮哀谷南古並不是怕教主先生，也不是討厭他。他的膽子固然不是這般小，會去怕他，不過他的資格還够不上去討厭他囉。他是個中常人材，知識高尚，謙和沉靜，無論到什麼地方總是自家把持得住，他也是明理達性的人，就是一個教主跑來，在他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

那教主也並不是面目可憎的人，他這一到場，在谷南古也是一個好機會不可錯過的。原來他這齣戲有許多隱喻，頌揚法國太子功德的地方，沒有他來怎能夠得到法國太子的耳朵裏去呢。

不過他怕教主來的時候就要分了衆人的心了。果然那些看戲的一個個的把頭朝那包廂轉過去。大家都說道，「教主！教主！」那齣戲倒沒人看了，做戲的亦歇下了。

那教主任在包廂的門限上站了一刻，把眼睛望着那些看戲的稍微望了一望，底下格外吵鬧得利害。大家都要看他一看，各人都把他的頭放在人家的肩膀上來。

況且這個教主是個極有道德的人；他知道及時行樂，常常到王宮裏飲酒，施捨錢財給年輕貌美的女子，只饒了年老的，因為這庶多緣故，他在巴黎是很得人心的。他到什麼地方，總有許多神父牧師跟着，都是不拘小節的人，喜歡吃好东西的；布朋的公館有時候晚上點得雪亮，同那些教門裏的人在那兒作樂，人家時常聽見日裏在教堂裏講經的喉嚨，夜間在那裏唱曲子，這也不止一次了。

因為他這樣得人心之故，他到的時候，大家都沒有一點反對他的意思，就是他們前一刻兒那般不安靜的樣子，到他來的時候，都還備辦給他一個禮數。不過那巴黎人總有點小見；今天他們自家發令叫那戲開演起來，總算佔了教主一個面子，他們有了這個勝利，心裏也就滿足了。況且布朋教主先生是個美男子，身上穿着一件美麗的紅袍，穿的着實漂亮；這就是說那般看戲的女子是幫着他的了，那麼就是看戲的人中間一半好的是在他那一邊了。他是這們一個美男子，衣服還穿得這們漂亮，不過要你們等一會兒，你們就吵罵得不亦樂乎，真是沒道理無意識呢。

那教主進包廂的時候對着大家還點一點頭，笑了一笑，這是大人先生們對小百姓們的規

矩，然後慢慢的跑到那紅椅，皺慢着的椅上坐了，那幅神氣好像心裏想着什麼別的事情似的。接着後面跟着他的許多牧師神父亦進了包廂，不免亦把衆人哄動一下。

那弗郎多的大使後一步也到了。

只聽見洪鐘般的聲音通報道，「奧地利其公爵大使先生，」那教主就站了起來，掉個轉身，朝着那門兒，原來他早預防了這一着呢，他這個轉身，真溫雅，真斌媚，真是叫人學不到的。殿裏衆人也都朝那門望着。

只見兩個兩個的走進來，都是靜肅肅的，同查理斯布朋帶來的那些教會中人，那般嘻嘻哈哈的樣子，真是成個反比例。打頭是一個上帝的神父，其餘什麼市長囉，議員囉，民政長囉，一個個進來的時候都把他的名字官銜暗暗的說給那通報的，再由那通報的夾七夾八斷頭去尾的喊給大家聽，衆人就不住的好笑。那些人有穿絨的，有穿緞子的，都戴着黑帽子，一個個直彊彊的，氣象森嚴，真正是弗郎多的好人物。

內中却有一個，面目精明，身材矯捷，好像一個猴子，又好像一個外交家，他進來的時候，那教

主就趕忙迎上去，深深的行個禮，大家只聽見通報的報道，「剛得城市議會議員兼養老院院長岳蘭姆。」

那個時候，聽見過岳蘭姆的名字的人着實不多。原來世界上多少英雄好漢，只有在反亂年間或者可以平空的跳了出來，露露面，若在十五世紀的時候，只好在隱幕裏頭做事，就如古語說的，只好住在礦子裏面呢。不過這岳蘭姆在那時礦工裏頭却要算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同路易十一很要好，路易十一的隱事他也曉得庶多。那般衆人那裏曉得這個就裏，只看見教主對着弗郎多一個小小的議員這樣讚恭的樣子，真是詫異得很呢。

#### 四 日Y克司考浦落耳閣下

那剛得城的養老院長同主教打恭時候，兩個還說幾句人家聽不見的話，忽然一個身材高大，赳赳武夫模樣的人跑進來，同岳蘭姆站在一塊。人家看起來好像一個獵狗同一隻狐狸站在一處的樣子。他那頂皮帽同他那件牛皮背心攔在許多呢絨絲緞裏面，着實的顯色。那個通報的當他是一個馬夫在那裏混跑，就止住他道，「兀！朋友，你不能進去。」

那穿牛皮背心的把他推開，大聲說道：「你這東西討死麼？你不看見我是同他們一路的麼？」他的聲音着實響亮，他這兩句話給滿殿裏的人都聽見了。

那通報的問道：「請教尊姓大名？」

「回Y克司考浦落耳。」

「什麼官銜？」

「剛得做裁縫的，三鏈爲記。」

那通報的呆了一呆。通報一個議員一個市長，那還說得過去；如果通報一個裁縫，那就太難爲情囉？那教主也有一點坐立不安起來。大家都在那裏聽着看着，他也曾把這許多弗郎多的蠢貨操演了兩天，想着他們總不會十分出醜，那曉得這一下子，連他的面孔都沒放處。只見那「岳蘭姆」面上帶着那副好笑，跑近那通報的身旁邊來，輕輕的說道：「通報剛得市議會書記回Y克司考浦落耳閣下。」

那教主接着高聲說道：「通報剛得大市議會書記回Y克司考浦落耳閣下。」

這就是教主的差了。《一岳蘭姆他一個人說了或者把這難關度了過去；這會兒考浦落耳就聽見教主的說話了。

他拿他雷鳴般的喉嚨喊道，「怎麼不是的。日Y克司考浦落耳，做裁縫的。你聽見沒有。（這是對那通報的說的）一個字沒有多，一個字也沒有少。怎麼做裁縫的這幾個字就好得很。」

大家都笑起來。那考浦落耳是一個平民，那看的人也都是些平民。他們兩下裏就容易親熱起來。在十五世紀的時候，民氣還不十分發達，大家看見那驕傲的弗郎多裁縫侮辱着那些權貴，心裏都不知不覺的有點自家尊貴起來。就是一個裁縫又何常不可用一個教主先生分庭抗禮呢！這般小百姓們平素見着那教主手下的神父們牧師們都是恭敬慣了的，這般一想起來，倒也覺得十分適意。

那考浦落耳大模大樣的對教主行了一禮，那教主也回了一禮。那《一岳蘭姆在旁邊，面上帶着微笑，做出奚落的樣子，一副尊貴的神氣，看着他們。然後大家都歸了座，那教主是有心事不高興的樣子，那考浦落耳也不做聲滿面驕氣，大約在那裏想着，他的做裁縫的頭銜同別的頭銜



也抵得過，那今天做親的馬格里特的母親馬利布工，不是怕做裁縫的比伯，教主還要利害麼？那煽動剛得的人民反對查理司帖梅乃的女兒的寵臣的，不是一個做裁縫的麼？那弗郎多的公主到斷頭臺的底下哭着哀求他的百姓，不是一個做裁縫的一句話把大家團結起來反對他麼？那「哀揚伯庫同」「岳汝谷列」的兩個好頭顱，不是要一個裁縫的手兒動一動纜掉了下來麼？那教主家裏那裏有這許多事跡呢。

這教主接着這個好主顧，真是受罪一樣，原來他的把戲還多着呢。

列位大約沒有忘記那個大膽的討飯的，他自那戲開演的時候，就跑到教主的包廂旁邊的柱子上盤着。那般貴客來的時候，他却一點不在意，等到那許多大使們黑壓壓的擠在那包廂裏頭來時候，他越發在那柱上盤起腿來。那個目中無人的樣子真是少有，那時却沒人看見，大家都望着別的東西囉。他在那裏也不管那殿裏有什麼事情，把頭隨隨便便的搖着，不時的雜在那衆人聲音中間唱他那句老調兒，好像留聲機器一樣，「先生們，打發點。」大約這庶多人裏頭，只有他一個聽見那考浦落耳同那通報的大鬧的時候，連個正眼也不肯來瞧一瞧。事亦湊巧，這位剛

得的裁縫先生只要幾句話就得了大家的同情，人家都朝他望着，他就跑到包廂的第一排椅子上坐着，却剛剛就在那討飯的柱子底下；大家這一驚非同小可，只看見那弗郎多的大使把那個寶貝打亮一回，就用手在他那件破衣衣蓋的那個肩膀上輕輕的拍了一下。那討飯的掉轉頭來；兩個面上都有點驚訝認得的樣子；這個做裁縫的同那害大瘡的兩個人就不管有人在那裏，兩個手拿手兒輕輕的說起話來，那柯落潘土路衣富的手臂還搭在那包廂裏盤金的幔子上，從遠處看來好像一條毛蟲爬在一個橘子上一樣。

旁邊衆人看見這個奇怪的景象，免不得紛紛議論，還有好笑的，那教主不知是什麼事體；湊前一步一看，不曉得就裏，稍微瞥見了土路衣富那件破衣，打諒是一個討飯的在那裏要錢，發起怒來，喊道：「大公殿警察長先生，給我把這個寶貝拋下河去。」

考浦落耳那時還是拿着柯落潘的手，說道：「教主先生，這是不興的，他是我的朋友。」

大家叫起好來。自此以後，考浦落耳在巴黎就同他在剛得一樣，人家都愛上他了；菲立蒲高免司說得好道：「這樣粗魯的人，只要他愈糊塗，就愈有人愛呢。」

那教主咬他的嘴唇不說話。

且說那一邊，一直那頭，一座做戲法的臺子樣子，上頭還有四個穿雜色的傀儡，是什麼東西呢？那臺子旁邊那個穿着黑袍淡白臉兒的人在那裏做什麼呢呀！我的看官，這就是皮哀谷南古同他編的那齣戲了。

我們幾乎都忘記了他了。那就是他最怕的事。

那時候我們這位詩家看見大家靜了許多，就想了一條主意或者那齣戲還有點救星。

他看見一個肥胖的人在他旁邊站着似乎很有耐煩的樣子，就對這個人道，「先生，我們還是從頭做麼？」

那人道，「從頭做什麼？」

谷南古道，「怎麼從頭做那戲呀！」

那人道，「你高興從頭做就從頭做。」

谷南古有了他這句半贊成的話就有了膽子，撇了那人，自去行事，也學着大家喊的樣子喊

道，「從頭做戲！從頭做！」

約安斯，「三囊的落道，「見鬼了！他們那邊唱些什麼？（谷南古一個人做四個人的聲音）那戲還沒完。他們却要從頭做，可不要囉。」

那許多學生一齊喊道，「不對不對。不要戲！不要！」

谷南古喊得愈加響道，「從頭做！從頭做！」

這一吵鬧給教主聽見了。

他就對着一個身材高大面目發黑離着他，不遠站着的人說道，「大公殿警察長先生，這般東西，是那個拖住了他們，殺豬般的喊些什麼？」

那大公殿的警察長是官的裏頭一種兩棲類，司法界裏的一種蝙蝠，既是鼠類，又是鳥類，既是個審判官，又是個捕快頭兒。

他就走到教主先生的面前，深怕不討教主的好，舌頭不展的，告訴教主這般百姓怎樣不知道感恩，他們看見十二點鐘比教主先生先到了，就不等教主先生來，預先逼着那戲開演了。

教主聽見大笑道：「我說呢，那大學校長先生也要這們來。」「岳蘭姆閣下，你的意想怎樣？」

「岳蘭姆答道：「大人，我們逃了一半的戲也就得了。橫豎有這邊上算呢。」

警察長問道：「還叫這般東西接着做下去麼？」

教主道：「接着做，接着做，在我都是一樣的。趁這個時候我可以看看聖經呢。」

那警察長走到包廂的前頭，把手一揮，叫大家靜聽，喊道：「列位市民們，教主先生說，這裏有的要那戲從頭做的，有的不要做的，現在取一個折衷辦法，叫他們接着做下去。」

這兩方面只好都讓步。不過都有點不願意教主呢。

那臺上的角色從新演唱起來，谷南古想想他這戲的後半本總有人聽的了。不想這個想頭同起先的幾個想頭一樣，也即刻變成泡影；那看的人倒亦算不吵什麼了；不過他沒有留心那教主發令叫接着做的時候，那包廂還是着實空空的，自弗郎多的大使們進來之後，接着又來了好多人，都是教主的扈從，他們的許多官銜名姓給那個通報的在那戲唱得熱鬧的時候喊給大家聽，大家分了心，那戲就老大的受了一下打擊。列位想想那臺上方纔唱了一兩句，那通報的喉嚨

就插進來唱道，「皇家宗教法庭律師曰Y克司夏慕魯閣下」等那臺上再唱了兩句，他又喊起來道，「巴黎巡夜衙門總管約安元Y禮」以後臺上唱一句，他也唱一句，那戲怎樣好聽下去。

那谷南古真有點受不住了。他那戲裏頭憑空添了一個唱的，人家不知聽那一個的好，他最傷心的就是他這戲正是做到要緊地方了，樣樣都齊全，戲的結構也着實佳妙，如果沒人好好的聽着，豈不辜負了他這篇文章麼？

這一來，他這戲的好處妙處就沒人領會出來，也沒人懂得。自教主到場之後，似乎暗地裏有人施魔術的一樣，把衆人的視線從那大理桌上轉到那包廂來。大家的眼睛都釘住在那裏，那想叫他轉一轉，那許多後來的人，那許多該死的名字，那許多面孔，那許多打扮，真是令人看不完。這件事真正不了。那時候只有宣斯凱得同梨哀拉得給谷南古拖住袖子，不時的掉轉頭來，還有那站着他旁邊的那個大胖子，此外沒有一個人看戲的，聽戲的。谷南古只看見人家都是半邊面孔朝着戲臺。

他看他的名譽他的文章真要掃地，心裏不知怎樣心痛。再想一想這許多人剛纔那樣性急

一定要看他這齣戲，幾乎要同警察長作對起來，現在他們有了戲又不去看囉！那開演的時候，全殿那樣的拍手歡迎，現在還不是這一齣戲麼！那百姓們的喜怒真是反覆無常了。你想想他們因為這事要把警察吊起來呢！老天呀！怎麼不再給我這一個機會呢！

那通報的那個怪聲到後來也歇住了；大家都到齊了；谷南古嘆了一口氣，那做戲的都抖起精神做下去。只見那做裁縫的考浦落耳閣下忽然站了起來，谷南古聽見他在大家靜聽的時候對着大家說了這篇荒謬的話來。

他說道，「列位巴黎的市民們，君子們，我也不知道我們來這裏做什麼的。我也看在那個角兒那裏一個臺子上面幾個人在那裏好像要相打的一樣。我也不曉得這就是你們說的那齣戲，也沒有什麼好看；他們只管嘴裏吵鬧着，却不動手。我等了一刻鐘還是這麼樣子；沒有什麼發生。這是一般不中用的東西光曉掉舌頭。我們應該把倫敦的老特丹的拳師請來；那們着纔有幾手好拳頭，打起來通殿裏聽得見；這幾個人真正喪氣。如果給我們一個莫理司跳舞或是玩別的把戲看看，那也罷了。我並非為這個來的；我是來看傻子節，選舉教皇的。我們剛得也有傻教皇；不過

不像這裏排在末尾的。我門是這樣選法：大家聚齊許多人，就像今日這樣，大家一個個的把頭伸出個洞子的外面，做一個鬼臉給人家看；那個做得頂難看，大家都承認的就被舉做教皇；你們說，這個可不是十分有趣麼？你們要照我們的法子選舉你們的教皇麼？無論怎樣總比聽着這些嚼舌根的好些。如果他們也要到這個洞子裏來做鬼臉，我們也不反對的。市民先生們，你們說怎麼樣？我們這裏男的女的奇形怪狀的人也不少，我們當中也着實有許多醜相，很可希望出一個好鬼臉看看呢。

谷南古要想說話，他已經氣的發昏說不出聲來。況且這做裁縫的這個提議着實受大家歡迎，這般市民聽見叫他們做君子，落在耳朵裏十分舒暢，一個個起勁起來，隨你什麼反對都是沒有。沒有別的法子，只有讓他們去。谷南古也沒有一件大衣可以把頭蓋住，只好用兩隻手遮着面孔不看。

## 五 克什莫多

一轉眼功夫，各樣都齊全了，就備辦把考浦落耳的意見實行起來。市民學生流氓都來幫忙。



那大理石桌對面那個小庵就算做鬼臉的臺子。那門上一個玫瑰花式的小窗，窗上那片玻璃給他們打碎了，留一個圓洞，大家議定候選的人都打這個洞子伸頭出來。那洞却比人還高，不知在那裏搬到兩隻桶子，重在一塊擺在洞子底下，如果站在桶子上面也就夠着洞子了。凡候選人無論男的女的（我們可以選個女教皇囉）都要預先在庵裏藏着不許給人看見，等到他到洞子裏面纔把全副鬼臉露出來，那們來那個鬼臉還是新鮮的呢。不消一刻工夫，那庵裏就擠滿了候選人，庵門隨後就關上了。

各種安排布置都是考浦落耳一個人在他坐的那個位子上指揮。這個吵鬧的時候，那教主的不快活也不下是谷南古，他就推着有事要去禱告同他的扈從走了。那教主來的時候，大家那樣的驚動，臨了他去的時候却沒有什麼人注意。只有「岳蘭姆」一個人看見他走了。那衆人的視線也同太陽光一般時刻轉移的，離了這殿的那一頭，就移到殿的中部，在那裏停了一會，如今就移到這一頭來了。那大理石桌同那個包廂算是已經行了他們的時，這會子就輪到路易十一的小庵了。這時候憑你什麼都要退避三舍，只有胡鬧當權。那時候只有那些弗郎多人同這些民

衆爲王了。

那鬼臉就起手做了。那第一個面孔鑽出洞子的却把兩隻眼珠翻了上去，那張嘴張着好像個牛的食管，那額上的縐紋好像那帝國馬兵的靴子一樣，引得大家一陣大笑。那大殿成了一個大遊戲場。接着就是第二個第三個鬼臉出來，往後又是一個，往後又是一個；一個出來的時候就是一陣笑一陣躁足。這裏頭却也有一種特別的滋味，特別可樂的地方，我們實在不容易描寫出來。列位想想那許多人面孔，變成多少形狀，三角形的，四方形的，圓錐形的，多角形的，喜的怒的，老的少的，像神的，像鬼的，像各種禽獸的，千奇百怪，沒有一樣不有，一個個鑽出洞子來對你望着，好像旁劉夫那裏的神像活了，菲尼司出會的一樣；那不真是哈哈鏡裏看人。

那把戲愈鬧愈不成樣子。大家都沒分別了，沒有什麼學生囉，大使囉，市民囉，男人囉，女人囉，沒有什麼柯落潘士路衣富囉，幾耳斯考呂囉，馬利 Y 駝禮夫囉，落賓浦斯潘囉。大家都混在一起。大殿裏嬉笑叫跳樣樣都有，各人的嘴裏都是喊着，各人的眼睛都是睡着，各人的面上都是一個鬼臉，各人都有一個身段；各人都吵着不住。

「呀！這個該死的！」

「你來看這個臉孔！」

「這不算什麼！」

「又一個來了！」

「「一衣美駝莫夜耳皮，你看這個牛頭，只少兩隻角呢。這不是你的丈夫麼？」

「又是一個！」

「呀！我的教皇！這是什麼鬼臉哪！」

「呀！這是不對的！」

「好呀！好呀！」

「我笑得沒有氣了！」

「你看這一個的耳朵不能過來囉！……」

我們却要給我們這個朋友約安一個來清去白。他在這個亂鬧的時候，還等在那柱子上面。

好像發狂的樣子，嘴裏喊着，却喊不出聲來。並不是他喉嚨已經喊啞了，不過聲音的震動度數也有個限制，他却過了這個限制了囉。

那谷南古呢，他那一下子發呆過了之後，即刻恢復他的原狀。他拿定主意同這些魔難奮鬥。第三次對着他那些說話的機器喊道，「接着做下去！」他自己就大着腳步在那大理石桌前面踱來踱去，心裏想着也到那洞子裏做個鬼臉給這般不識好的人看看。再一想又覺得這個不好，那要把自己的身價失掉了；他自己對自己說道，「不可存報復的心，還是奮鬥到底的好；文字感動人心的勢力大得很；他們這些人一定還要到我這裏來。你們看到底還是鬼臉得勢，還是文字得勢囉。」

哎！這真壞了，他這齣戲只有他自己一個看呢。

比先前更是不對了。現在只有背脊心朝着戲臺了。

是我自家錯了。那個有耐煩的大胖子，剛纔在那千鈞一髮的時候會同他商量了一下，還是身子朝着戲的在那裏站着。至於宣斯凱得梨哀辣得兩個，他們早已跑走了。

谷南古對着這唯一的看戲的人，真是從心眼裏感激出來。他走近他身旁來，把他的臂膀輕輕的搖了一下；原來這個好人却是靠着那個欄杆有點瞌睡呢。

谷南古對他說道：「先生，我謝謝你。」

那大胖子打了一個呵欠問道：「先生，謝我什麼？」

那詩家說道：「我看出來都是這些吵鬧討人嫌的，不能叫你自在的聽戲。你不要麻煩，你的大名往後必是環球皆知的。請教大名。」

「牛羅耳得夏拖，巴黎夏特來掌印的。」

谷南古道：「先生，這裏只有你一個是懂音樂的。」

那掌印的道：「先生，你真客氣得很。」

谷南古道：「只有你一個曾好好的聽這齣戲的。你看看覺得怎樣？」

這個大人物這纔半醒答道：「兀！兀！倒也有趣。」

那谷南古那也只好得了這句贊許的話就罷了；原來一陣雷鳴般的拍手聲音，接着陣震

天價的喊叫，把他們的話頭打斷了。那傻教皇已舉了出來了。

滿殿裏喊道：「好呀！好呀！好呀！」

那時候真是一個絕色的鬼臉在那洞子裏輝耀着。大家看過了許多形狀的面孔，也有五角形的，六角形的，不成形的，總揀不出好的，要不是這個超等的鬼臉出來把大家的眼睛逼住，那張選舉票真有點難投呢。考浦落耳閣下他尊駕也拍起掌來；柯落潘土路衣富也是個候選的（只有上帝纔曉得他的臉兒做得出多少醜狀來）也承認輸了。我們也承認輸了，我們實在是描寫不出他那副形狀來。一根三稜體的鼻子，一張馬蹄鐵的嘴，左邊那隻小眼鑽在掃帚般的紅眉毛的影兒裏，右邊那隻眼全給一個大脰遮住；一付七歪八倒的牙齒，這裏少一個，那裏缺一隻，好像城牆的雉堞；一張厚嘴唇，上面還搭着一隻牙齒；一個開叉的下頰；這許多特色一齊併在一處；又像驚又像怒又像愁的神氣混在一塊；你們閉着眼想想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不用說沒一個不稱贊的；大家都擁到那庵子來。請出這個有幸福的傻教皇。大家這一吃驚不同小可；原來那鬼臉就是他的本來面目。

不但如此，他全身還是一個鬼形呢。他頭上是豎着一頭的紅頭髮，那兩隻肩膀中間是一個大大的駝背，前面還有一個挺肚；那兩根腳脛同那兩隻大腿不曉得怎樣生錯了方向，只可在那腳膝頭那兒相觸，在前面看來好像兩把鎌刀，刀口對刀口的擺在一塊兒；一雙大腳，一雙巨靈般的手；他長的雖是這樣的不完全，那神氣裏頭却露出有氣力有膽量舉動矯捷的樣子；這就同人家向來說的氣力同美貌兩樣東西，須是五官四肢配置得宜纔生出來的這句話大大的不對了。這就這些傻子選出來的教皇。

人家還說是一個大人國的人跌碎了沒有好好修補起來的呢。

這時候這個獨眼的怪物就站那小庵的門限上，不動一動，又短又大，長裏橫裏一般樣；看起一塊四方的東西，穿着半紅半紫的大衣，滿身吊的小銀鈴兒，加了他那副十全的醜狀，大家一看就認得他，萬口一聲的喊道：「這是那個打鐘的克什莫多！這是老駝丹內駝子克什莫多！獨眼的克什莫多！彎脚的克什莫多！好呀！好呀！」

你們看這位先生有許多綽號給你們揀擇呢。

那些婦女都把面孔閉了起來。

一個說道，「哦！這個天殺的瘟神！」

又一個說道，「又醜又劣！」

第三個說道，「這是個妖怪！」

「我真晦氣住在老駝丹近旁，每夜裏聽見他爬在我的屋脊上。」

「同貓兒一塊。」

「他時常從我們烟囱裏擲下庶多骯髒物什來。」

「有一晚上他在我的窗口做個鬼臉給我看。我還打量是一個人。叫我大大的嚇了一跳。」

「哦！這駝子好副難看的臉。」

「哦！好個惡東西！」

至於那般男子却反個大樂拍手兒。

那克什莫多自己却只管在那庵門前站着不動，神色慘肅，讓大家瞻仰。



有一個學生（我想是落賓浦斯潘）跑來，望着他鼻子笑，未免過於逼近了一點，克什莫多只把他腰裏找住，提了起來，把他望人叢拋去，拋去一丈來遠，却不說一句話兒。

考浦落耳闔下吃了一驚，走向他身旁，說道，「我的大爺！你這副絕色的醜狀，我從出世到如今沒看見一個賽過的，你不但應做巴黎的教皇，就是羅馬的教皇也够得上呢。」

這們說着，他就笑嘻嘻的把一隻手搭上他肩頭上來。克什莫多却不動。考浦落耳接着說道，「你就是這一個人我平素要訪的，今日應大大的熱鬧一下子。你說怎樣？」

克什莫多却不答應。

那裁縫道，「我的先生，難道你是聾子不成？」

他竟是一個聾子。

他到這個時候就有點不耐煩。考浦落耳的模樣起來，忽然把身子一轉，朝着考浦落耳把牙齒很很的磨了一磨，那弗郎多的大漢見了，就望後一跳，好像一隻狗遇着一隻貓兒一樣。

大家都離着這個怪人十四五步光景站着，將他團團圍住，不敢近前。一個老婦人告訴考浦

落耳閣下說，這克什莫多實在是一個聾子。

「那裁縫大笑道，聾子麼！我的爺！這是一個全材的教皇呢。」

約安也要近前來看克什莫多，到底爬下那柱子來了，他喊道，「兀！我認得他，他是我那副主教哥哥的打鐘的。克什莫多，你好呀！」

落賓浦斯潘吃了那一跤，已是滿身青紫，說道，「這是人鬼他出現的時候，就是一個駝子。他走起路來，就是個彎腿的。他對你一望，就是個獨眼。你對他說話，就是一個聾子。沒一樣齊全的，不曉得他舌子怎樣呢？」

那老婦人道，「他要說話的時候，他也會說話。他的耳朵是給那鐘聲震聾了。他却不是啞子呢。」

約安道，「他就少了這一樣。」

落賓浦斯潘道，「他還多了一隻眼。」

約安鄭重的說道，「不多。一隻獨眼比一雙瞎眼還不齊全。他曉得他少了什麼呢。」

那個時候，那些討飯的，那些光蛋，那些剪綵的，同那些學生，都到那律師的衣櫥裏尋出那硬紙做的教皇冕同那件假袍。克什莫多讓他們打扮起來，眉毛亦不皺一皺，帶着一種那副神情，好像不屑同小孩子計較的樣子。他們把他坐在一張五顏六色的椅子上。十二個傻瓜會會友把他扛在肩頭上；他坐在上頭看見許多頭角崢嶸的人都在他的不成全的脚下。那副陰沉沉的臉上不覺露出一點喜色，不過這喜裏頭還帶點苦味同一點氣憤囉。這些人衆就排起隊伍，一面喊叫的不住，照着向來的習慣，先在大殿裏各處打一個圈子，再到各處遊街去。

## 六 哀司姆拉大

著書的很高興對列位看官說，大殿裏這一頭這樣的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大殿裏的那一頭谷南古同他的那齣戲還是唱的很熱鬧。那幾個做戲的給他催督着沒有停演了一下兒，他自己也沒有停了一下聽着。他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做到末尾，不愁那衆人不回轉來幫場。他看見克什莫多考浦落耳同傻教皇的那陣喊叫的護衛吵鬧着擁出殿去，他覺得他還有一點機會。那些衆人都跟了傻教皇出去了，他自己對自己說道：「好了，那些打攪的都走了。」那不好的地方，就是

那些打攪的就是看戲的人。把眼一看那大殿已經空了囉。

那大殿裏却還有幾個人沒走，有的四散的站着，有的圍着那幾根柱子等在一塊兒，都是些女人年老的同小孩子受够那擁擠那吵鬧的。還有幾個學生騎着那窗檻上朝着殿外望。

谷南古想道，「這也好，這裏還有這些人可以看完我這齣戲的。他們人數固然不多，却都是考究看戲的人中間挑選出來的呢。」

一刻鐘後，就是那聖貞女出場了，那時應該有一陣細樂迎接他的，却沒有吹打起來。谷南古一看，他的樂器都給傻教皇的人拿去了。

谷南古淡淡的說道，「不奏樂也罷了。」

有幾個市民在一塊兒似乎聽他的戲的樣子，他走到他們近旁聽他們說什麼話。

「希來它閣下，你知道那乃木司先生的那個拉歪旅館麼？」

「知道的，就在不拉克禮拜堂對面。」

「是的，現在租給『岳亞利』占得了，每年租金六磅八蘇。」

「房租真漲得快呢！」

谷南古嘆了一口氣道，「那邊幾個是聽戲的。」

忽然那幾個在窗盤上的那幾個年輕寶貝裏頭一個喊道，「朋友，哀司姆拉大在這裏！哀司姆拉大在殿外了！」

這個名字似乎有魔力的一樣。通通那殿裏賸下了幾個人一齊都跑到窗子邊來，還有爬上牆壁的，望外面看，嘴裏都跟着說道，「哀司姆拉大！哀司姆拉大！」

那個時候就聽見外面大大的拍掌聲音。

谷南古絕望，搓着手道，「這個哀司姆拉大是什麼東西呢。兀丫！我的天呀！現在眼見是那窗子當時了。」

他轉身向那大理石桌一看，那齣戲又停了。這就是在這個時候那具彼得手裏拿着雷應該出場了。那具彼得却站在臺底下不動。

那詩家發怒道，「密歇耳宜朋，你做什麼？這不是你的戲麼？上臺囉！」

具彼得道，「上不去，一個學生搬走了梯子了。」

谷南古一看，當真是的，那上下臺的路都斷了。

他自語自道，「這個東西他要我的梯子幹什麼呢？」

具彼得哭喪着臉道，「他搬去去看哀司姆拉大。他搬的時候還說道，哪這裏一條梯子閒着，這們說着就搬走了。」

這是最後的一個打擊。谷南古也不發作了。他對那些演戲的道，「你們都撞着鬼了。如果他們把錢給我，我就把錢給你們了。」

免不了他也要走開，把頭低到胸前，獨自一個最末尾離了大殿，好像一個大將，雖沒打了贏仗，却算盡了他的能力了。

# 活冤孽卷二

## 一 走頭無路

一月裏天氣一早就黑了。谷南古出殿時候，那街道已漸漸的黯了。這個倒合他的意，他想尋一塊靜僻的街衢，可以獨自一個坐下思量的，想把那哲學家來醫那詩家的苦痛。況且他只有向哲學上尋一個避身的地方，他實在不知道今晚在那裏去歇呢。他這回在戲齣上受了這個大大的失敗，也不敢回到袍佗芳對面谷泥哀塔羅街他的寓所，只望在這齣戲上要得市長先生一筆賞錢，好還他拖欠《一岳都雪閣下六個月的房金，共十二個索耳；他身上只有一條褲，一件衫子，同一頂氈帽，湊起來還不到一個索耳。他在那聖禮拜堂掌庫的那個監獄的小門下站着，思量一回今夜住在什麼地方好，巴黎的街道無知其數，到是走那一條。纔是他記得前一個禮拜，在殺歪特里街一個國會議員家的門口看見有一個石鼓，原是騎驃馬的時候墊腳用的，他那時還說這一個石鼓很可不時的給一個討飯的或一個詩人做個上好的枕頭用呢。他謝謝上帝叫他想到這

個好主意，正打算走過大殿面前那空場，向城裏那條街去，只見那傻教皇的隊伍，喊叫着，點着大火把，拿着他的音樂，他谷南古的音樂，迎面跑來。他一看把他的苦痛提醒起來；連忙轉身跑開。他今日這齣戲，討了這場沒結果，覺得隨便什麼事情提起這個會的都像從新剝他一刀的一樣。他想走過聖密歇耳橋；只見許多小孩子跑來跑去在那裏放着爆竹玩耍。

谷南古道：「該死的爆竹！」掉轉身望香奇橋來。只見橋頭幾個屋子挑出三面旗，上面畫着法皇，法皇太子，同弗郎多的馬格里特，另有六面小旗，上面畫着奧地利其公爵，布朋教主，剝藥先生，法國央恩夫人，布朋假子先生，同一個不曉得是什麼人，一起都用火把照耀着。許多人在那裏擡着頭看。

谷南古嘆一口氣道：「畫家約安福剝耳好不走運呀！」他掉轉身，看見面前一條街；看看漆黑的，也沒人行走，想着躲避了隨便什麼燈光，或者精神上所受的苦痛也走了；他就鑽進那暗街去。走了幾時，踢着一件東西；一跤跌倒。原來是一捆山查花，就是那天早上那些律師們擺在議院議長門口賀節用的。谷南古却大大方方的忍受了這個飛災；爬起來，到了那河邊。經過杜雷耳錫非



耳同土苦列米勒耳，沿着皇家花園的大牆，走到城的西角，滿路都是泥水，一腳踏去，直陷到腳踝，他在那兒望着那渡牛島打量了一會。那個島好像一個黑影在那條白汪汪的小河那邊。從一點燈光裏頭，看得出像蜂窠樣的一個小屋，那就是那擺渡的夜裏住的房子。

谷南古想道，「那擺渡的好不快活！他不想什麼榮名，他也不編什麼戲。他不管國裏有什麼國王，什麼公主。他不曉得什麼馬格里特。我呢，是個詩人，給人家取笑，身上發抖，還欠人家十二個家耳，我的鞋底都透光了，很可以給你裝在燈上做一片玻璃。擺渡的，我多謝你！你的房子叫我的精神都爽快起來，叫我把巴黎都忘記了。」

他正在那裏發默，忽然間一聲炮響從這個安靜的小房飛了出來，把他驚醒。原來那擺渡也不肯放過這個節，也在那裏放炮慶賀呢。

這個炮響使谷南古的頭髮都豎了起來。

他喊道，「作死的節！你什麼地方都跟着我。哦！我的天哪！就是擺渡的房子你也跑來了！」

他看看他脚下的那條賽恩河，心裏就想到一條短見。他說道，「哦！若不是這水這般冷時，我

很願意淹死在這裏了。」

現在他想到一條九死一生的主意。他想着既然躲不了那傻教皇，那約安福剝耳的旗子，那山查花，同那花炮，倒不如索性大着膽鑽進城中間來跑到谷列夫地那裏去，或者可以拾着一隻火把烘烘，尋點夜飯喫。

## 一一 逆來順受

皮哀谷南古到谷列夫地的時候，身上不住的發抖。原來他想避了香奇橋的那些人同約安福剝耳的旗子，就走磨坊橋經過，却被那主教的那好磨坊的輪濺了一身的水，他到谷列夫地的時候已是裏外溼透了；大約他想着今天那齣戲的命運，覺得格外的寒冷。故子他趕緊跑近那烟火來。那烟火正放得熱鬧，却被一大陣人圍着，擠不進去。

他自己對自己說道，「該死的巴黎人（原來谷南古是一個真正戲齣詩家囉）他們把烟火都遮住了。我實在要點火烘烘，我的鞋子都濕了，那些作死的磨坊落了我一身的雨！巴黎的主教該磨坊的見鬼！我真要曉得一個主教要一個磨坊做什麼？難道他想從主教變做開磨坊的麼？」

如果向我討這句口語，我就說給他，還把他天主堂，他磨坊給他！讓我看看這般趕熱鬧肯站在一旁不肯。我問你們在這裏做什麼！他們在那裏烘火，好不有趣！他們看成百根的木頭燒着，好不可愛！

他上前再仔細一看，那些人却離着火很遠的站着，得不着多少熱度，況且那人圈裏頭可看的，不止是那成百根燒着的木頭呢。

那些人同那個火中間却空着大大一塊光地，這塊光地上有一個輕年女子在那裏跳舞。

這個女子倒底是個人呢，是個妖怪呢，或是個仙女呢，那谷南古給他那妖艷的狀態逼住了，那怕他是個考究的哲學家，是個尖刻的詩家，一時也委決不下。

他體格不大，長細身材，看起來似乎很高的。他面帶棕色，可見他的皮色在白日裏必同央大魯或羅馬的女人皮色一樣發金光的。他小小的脚兒也同央大魯的脚一樣，穿一雙繡鞋兒，看起來又緊又鬆。腳底下隨隨便便的鋪着一條波斯氈，他就在那氈上打舞打轉打旋兒，每一次他這艷麗射人的狀態轉到你面前來，他的大黑眼兒就對你射出一股亮光。

大家的眼睛都朝着他望着，大家的嘴都是張着；他一面跳舞着，兩隻嫩圓臂兒拿着一面小鼓兒提得高高搖着，那身子又細，又似乎易碎，又飛快，好像一隻蜂子一樣，加之他那沒褶的金胸衣，那件隨風飄舞的綵衣兒，那一雙光肩膀，那雙麗腿有時露了出來，那些黑頭髮，那副發火的眼兒，看起來真正是一個尤物。

谷南古想道：「這一定是個蛇精，是個水仙，是個天女，是個美拉雷恩山之神女！」在這個時候，那蛇精的一股頭髮散了，那頭髮帶着的一片黃銅兒也滾下地來。

他說：「兀！不是，他是個剝哀姆女子。」

那許多胡想都沒有了。

他又跳舞起來；他從地上拿起兩把刀子，把刀尖搭在額上，他把刀望這一邊轉，把他身子却向那一邊轉；看起來不是個剝哀姆女子是什麼。谷南古雖是沒心情尋樂兒，到這裏似乎也留住了他的腳；那個火射到那些看的人的臉上，同那輕年女子的棕額上，只見一陣一陣的紅光跳個不住，那空場的盡頭地方，一邊是那美松落皮里哀的那個老門樓，又黑又皺，一邊是吊架的石柱

子，在黑影裏射出一種慘淡的迴光。

這紅光映着的幾千人的臉孔裏頭，有一個臉孔似乎比別的格外注意着這跳舞女子。是一個男子，面目嚴重帶點靜肅。這個人，他的衣服給圍着他的人遮住了，似乎不到三十五歲年紀；不過他頭已經禿了，只有在太陽額幾根稀髮，都已經花白了；他那高闊的額已經有皺紋了；只是他那副深陷的眼睛却露出一種年輕的神色，心腸熱感情厚的模樣。他目不轉睛望着那剝哀姆女子，別的人都受用着這十六歲的輕年傻女子的跳舞，獨他一個在那裏做夢，往後越發做得深沉了。他嘴唇上忽然帶點微笑，忽然又嘆一口氣，不過那微笑的神氣却比那嘆的神氣還要慘淡。那輕年女子跳到沒氣了，就歇住，那些人沒一個不愛他，都拍手兒。

那剝哀姆女子喚道，「口Y里。」

谷南古這纔看見一個精緻白小山羊兒走來，活潑輕快雪亮，帶着金的角兒，金腳爪兒，金項圈兒，原來他就在氈的一角兒伏着，望着他女主人跳舞，谷南古起先却沒看見。

那跳舞女子道，「口Y里，你來做了。」

他自己坐下，把那面小鼓在那小山羊面前拿着，說道：「日Y里，現在是什麼月了？」

那山羊把他前脚舉起，在鼓上敲了一下。當真那時是一月。衆人拍手兒。

那輕年女子把那鼓翻了一面，又問道：「日Y里，今天是什麼日？」

日Y里舉起他小金脚兒，在鼓上敲了六下。

那埃及女子又把那鼓換個樣子拿着，接着問道：「現在是幾點鐘了？」

日Y里敲了七下。就在那個時候那美松落皮里哀的大鐘敲了七下。

那看的人都驚怪得很。

人叢中一個陰險的喉嚨說道：「這裏頭有妖術。」這說話的原來就是那目不轉睛看着那剝哀姆女子那個頭禿的人。

那女子一震，掉轉頭來，却給那陣拍掌的聲音把這句惡聲掩住了。

這陣拍掌又把那女子鼓起興來，把那句話幾乎完全忘懷了，他接着問那羊道：「日Y里，城市手鎗隊隊長《一夏谷浪雷米閣下在香得樓巡行時是個怎麼樣子》」

那羊站在後首兩脚上，一面叫着，一面那們顫巍巍的行着，大家見他這們効着那手鎗隊隊長那副自在的神情，都大笑起來。

那輕年女子看見大家這樣歡迎愈加膽大起來，說道：「口Y里，那皇家宗教法庭律師口Y克司夏慕魯閣下祈禱時是什麼樣子。」

那羊就坐在兩隻後腿上，一面叫着，一面把那兩隻前脚那們奇怪的樣子搖擺着，看起來，只少了那壞法文，壞拉丁文，那舉止，那聲音，那神情，真同口Y克司夏慕魯一模一樣。

大家拍手得格外起勁。

那頭禿的人的喉嚨喊道：「褻瀆宗教，該死的東西！」

那剝哀姆女子又掉轉頭來。他說道：「兀Y是個討厭的人」接着他把那下嘴唇擠出，上嘴唇縮進，這個中國就叫做獠嘴，法國叫做「兀」，他做了一個小小「兀」兒，看起來似乎他很常做這東西的樣子，掉轉脚跟，就把那面鼓向那些看的人張錢。

銀角子銅板兒同雨點一般擲下去。一會兒那女子走到了谷南古面前。谷南古忘了神，把手

伸進衣袋，那女子就站下了。那詩家的手在他衣袋底一摸，纔知道是空的，說道：「晦氣！」不過那美貌女子還在那裏，拿他那副大眼晴望着他，把那鼓兒張着，等着他。谷南古頭上大汗珠滴下來。

如果他袋裏有個比魯國比魯國開說很富，他一定當時拿給那跳舞女子了；不過他袋裏沒有比魯

國，況且那時美洲還沒有發現囉。

幸好那時來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做了他的救星。

那空場上頂暗一個角上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喊道：「埃及妖魅，你幾時纔走哪？」那輕年女子一驚，掉轉身來。這一回却不是那頭禿的人的喉嚨了，這是個婦人的喉嚨，一個又虔誠又惡毒的喉嚨呢。

這一聲喊叫那剝哀姆女子膽怕，却樂了在那裏閒逛的一陣小孩。

他們一面亂笑，一面喊道：「這是土羅闌的修道的，這是女聖人在那裏罵人他喫了夜飯沒有？我們到城市食堂拿點東西給他喫！」

一齊都向美松落皮里哀跑去。



那谷南古已經趁着這個機會逃開。那小孩子喊的話提醒了他也沒喫夜飯。他也向食堂跑去。原來那許多小鬼的腿比他的快；他到的時候，那桌子上已經光了。就是五蘇一磅的麵包亮也沒留下一小片。那牆上除了馬地歐皮特恩在一四三四年畫的花草之外，別的東西一樣沒有。這個當夜飯真不濟事呢。

沒有夜飯去睡覺固然是不好；沒有夜飯，還不曉得在什麼地方去睡，那纔更不爽快呢。谷南古今天就是這樣。沒有喫的，沒有住子；逼着他不了。他從前就發覺了一個原理，原來那具彼得造人的時候，多半是叫他一輩子不如意的，凡是那些聖賢之生涯，他的哲學總是給他的命運圍困住。至於他自家却從來沒看見這樣完全封鎖了的；他聽見他肚子裏骨碌碌的響，覺得命運不濟他的哲學就要受挨餓的困，真是很不該的。

他這裏愈想愈差，只聽見有人唱歌，歌聲十分柔和，却奇詭得很，把他的胡思亂想打斷。原來那輕年埃及女子在那裏唱歌。

他這個喉嚨，同他們跳舞和他的美貌一樣，都是十分動人的，都是描寫不出的；又清脆，又響

亮，似在雲間，飄飄欲仙。忽然放聲大呼，忽然緩唱，忽然一若千丈，一句平調中間忽雜着尖聳之音，忽然又婉轉唱去，就是給一個夜鳴鵲聽見，亦要心神不定起來，然而沒一刻不音折佳妙的；那輕年唱歌女子的前胸跟着那音調的一高一低的一起一落。那歌的音聲忽而放浪，忽而莊嚴，那麗面就隨時變一樣顏色。忽然像個瘋女，忽然像個天仙。

谷南古不懂得他唱的是那一國的歌，看起來似乎那女子自己也不懂那國文的，原來他唱的聲音同他的面上現的神情却同那歌的詞句不很符合囉。譬如他唱這四句詩時候却現非常快活的樣子：

Un cofre de gran rigneza

一極寶貴的箱兒，

Hallaron dentro un pilar.

在一柱中藏着，

Dentro del, nuevas banderas,

箱裏一面新旗，

Con figuras de espantar.

繪着妖魔鬼怪。

歌了一會，他唱這四句：

Alarabes de cavallo

馬上的亞拉伯人，

Sin poderse menear,

不能動轉，

Con espadas, y los cuellos,

腰裏是刀，

Ballestas de buen echar.

背的是弓箭。

他唱的那個聲音幾乎叫谷南古流出眼淚來。再看那女子的神情却全是快樂的樣子，好像一個小鳥兒，無牽無掛的，唱着取樂兒。

那剎哀姆女子的歌聲打斷谷南古的胡思亂想，却像一隻天鵝驚動了一池靜水似的。他聽得心蕩魂迷，把別的事全忘記了。這是幾個鐘頭裏頭第一個時候他不覺得在那兒苦惱呢。

那個時候却短得很。

剛纔打攪那剎哀姆女子跳舞的那個婦人喉嚨又來打攪他的唱歌了。他還是站在一個暗角裏，喊道：「地獄裏蟋蟀還不閉你的鳥嘴！」

那可憐的蟋蟀就歇了不唱。谷南古閉住耳朵，喊道：「哦！該死的爛鋸子，來把那張琴劈斷了！」

那別的人也都埋怨；有一個說道，「叫那女聖人見鬼！」那時候那傻教皇的隊伍走了庶多街道之後，一陣人都拿着火把耀武揚威的，恰好跑到谷列夫地來，衆人分了心，就也不同那打攪的老婦人說話了。

這個隊伍列位大約都看見他從那大殿跑出來的，他一路上就把所有巴黎那些的游手好閒的人流氓竊賊都招攏來；故子到谷列夫的時候，已經着實威武的了。

打頭的是埃及。那埃及公爵騎着馬前行，他的那些子爵步行跟着，幫他牽着馬，托着鏡；他們的後面就是那些埃及男子埃及女子，還有許多哭的小孩兒在肩上擡着；這公爵，這些子爵，同這些小百姓，都是穿的一色破爛衣服，沒一個齊整的。接着就是阿告王國；這就巴黎的竊賊，都照他裏頭的字行排定；輩數小的在前頭走。每四人一排，各人有各人的專門學位，多半是殘廢的，有跛脚的，有少一隻手的，逃荒的，遊方的，瘋狗咬的，裝病的，瞎子，生惡瘡的，帶家眷的討飯，沒家住的，剪辮的，生不治症候的，房屋被火災的，生意虧本的，傷兵，孤子，討飯頭兒，賊頭兒，應有盡有。那討飯頭賊頭的中間，大略可以看見阿告國王叫做大苛受，盤坐在兩隻大狗拖的小車子上面。那阿告王

國走過之後，就是《Y里雷帝國》。《Y里雷國皇帝》一岳盧梭穿着許多酒漬的紫色龍袍，邁開龍步在地下行走，前面許多扮戲的，一面走，一面跳舞，後面跟着擡旗子的，同他的護衛，和那些戶部書記生。打尾的就是那些律師，拿着山查花，穿着黑袍，奏着女巫集會時用的樂，點着大黃臘燭兒。這一陣人的中央，就是那傻瓜會的大會友，肩膀上擡着一張椅，上面堆着許多香燭兒，比瘟疫發作的時候那聖欲恩菲哀夫神龕那裏的香燭還多；坐在椅子上面拿着教杖戴着教冠的就是那新傻教皇，那老駝丹的打鐘的，那駝子克什莫多。

這個大隊伍中間，一部分有一部分的特別音樂。那些埃及人敲着鑼打着非洲的小鼓兒。那阿告國人是很不考究音樂的，拿着胡琴；吹着號筒，還有一種十二世紀的提琴，只有這幾樣是會的。那《Y里雷帝國》也不見得比他們強；只有幾隻可憐見的提琴兒，還是美術史上太古時代的東西，只會拉广劣，为Y，口一三個聲調兒。倒是簇擁着傻教皇的這一部份的音樂却是着實齊整，幾乎把那個時代的音樂家當都擺設出來。且不說那些笛子鉞兒，於是那提琴也有高音提琴，低音提琴，同沉音提琴三種，都是胡亂的吹打着，聽起來好不熱鬧。哎！看官們大約沒有忘記，這就

是谷南古的那套細樂了。

那克什莫多給人擡看自那大殿到這谷列夫地，他的沈慘的醜臉上已露出一種描寫不出的又驕傲又和悅的神色。他自出娘胎以來總是自怨自恨的，這是第一遭兒他看重自家呢。他從來只曉得屈辱，只曉得人家討厭他，憎惡他。他覺得人家都恨他，故子他也是隨便什麼人都恨的。他今日耳朵雖聾，倒也像真教皇一樣曉得賞識這些人的歡迎聲音。他的百姓，雖然都是傻子，一羣缺少手脚的，一羣竊賊，一羣討飯的，那有什麼要緊呢？他們究竟是他的百姓，他自家是個頭兒。他把這些滑稽的歡迎這些遊戲的恭敬認真了，原來這些大眾雖是把他取樂着心裏着實有一點懼怕他呢。原來他這駝子倒是有力的；他這彎腿倒很伶便的；他這聾倒是很作怪的；因為這三樣事情倒不至把這件把戲弄得十分尷尬。

況且這位新傻教皇自己所受之感覺是怎麼樣我們倒是猜測不出來。大約在這樣一個身軀裏頭，他的頭腦總有點不清楚，有點朦朧。故子在這一會兒，他所覺得的是模模糊糊的竟直不知是件什麼事件兒。不是他高興的神情是看得出來的，那驕貴的氣色是十分顯露的。至於圍籐

這個慘淡可憐的面孔却都是一團喜氣。

這個驚駭也真不在小處，那克什莫多正在半醒半醉的中間，大家打着得勝鼓跑到那美松落皮里哀前面的時候，只見一個人從人叢中飛了出來，好像大怒的樣子，只一把就把傻教皇的描金木十字架劈手奪了下來。

原來這一個吃了虎膽的人就是那個頭頂發禿的人，一會兒前維在刻哀姆女子的人叢中間用那毒話罵那女子的。他穿着教士的衣服。他從人叢中走出的時候，谷南古這纔看見，大驚道，「怎麼這不是我的化學家副主教克羅得夫羅落麼！他尋着這個獨眼鬼做什麼哪！一定要給他吞了下去。」

果然大家都發一聲喊着急。那可怕的克什莫多自己跳下他的椅子，那些婦女都把頭掉在一邊不願意看這教士給他撕碎了。

那克什莫多一個跳步就到那教士面前，向那教士望了一望，就跪在地下。

那教士把他的教皇冕搶了下來，他的十字架劈了，他的教皇袍撕了。

克什莫多跪在地上不動，低着頭，合着手兒。

接着他們兩個用許多暗號同手勢交談起來，原來兩個都不說話。那教士是站着，發怒，威嚇着，不可侵犯的樣子；那克什莫多是跪着，狀態卑恭，討饒兒。大家真是不解，原來克什莫多只要用手一捏，那教士就得給他捏碎囉。

到後來那教士很很的把克什莫多的大肩膀搖了幾下，給他一個暗號，教他起來跟他走。克什莫多站了起來。

那時候那些傻人會友纔覺得他們的教皇無緣無故的給人拉下殿來，要來救駕。那些埃及人阿告人同那些律師都咆哮着跑向那教士身邊來。

克什莫多把他自己的身子攔在那教士前面，捏起那副粗大的拳頭，對着那些跑來的將牙齒一磨，好像一條發狠的虎一般。

那教士復了他那嚴重的態度，給了克什莫多一個暗記，一聲不響的就望後退走。克什莫多在他前面行着，一路把那人衆撞得四分五散。



他們兩個穿過了人叢，走過那塊空地，那時還有庶多好奇的遊手好閒的想跟着他門。克什莫多那就殿後，跟着那副主教望後退，一面嘴裏吼着好像怒獸一樣，磨牙露齒的，頭髮蓬鬆，好不可怕，只要他眼一動手一舉，大家就往後退不迭。

大家都看見他兩個人都鑽進一條又狹又暗的衚子裏去，那裏頭就沒人敢冒險跟進去，原來那衚口全給克什莫多那付尊形塞住了囉。

谷南古道，「這些事情真正離奇，不過我今晚到底在那裏用晚餐囉？」

### 二 夜半跟美女的不便

谷南古不知怎樣竟跟着那刺哀姆女子走去。他看那女子同那隻小山羊走那條庫太耳里路；他也走庫太耳里路。

他自己對自己說道，「何必不跟着他呢？」

谷南古是個巴黎街道的實行哲學家，覺得在那心神不定的時候，最好沒有的就是跟着一個美女瞎走，還且不知他望那兒去。他把自己的念頭遏住，一心跟着他人，這裏頭一半是自願，一

半是肯從，我也不知道自主同服從兩者的中間那塊兒最合谷南古的意，他本來是個隨和沒主張的人，總不走極端的，總是懸在中間，兩頭不着，拿這個同那個來抵銷。他自己好比謨罕美德的墳，給兩個磁石在兩個相反的方向吸住，又不着高，又不着低，既不到屋頂，又不着地，既不望下掉，又不望上升，總是在中間躊躇。

如果谷南古生在我們這個時候，那不是經史百家中一個極好的折衷家麼！不過他不能活到三百歲，這真是可惜呢。在今日他不生於世，愈覺那裏少了一個人呢。

況且一個不知晚上在那裏睡覺的人，最好沒有的就是跟着人家在街上行走，如果行走的人是個女人更妙，谷南古倒很願意跟着呢。

故子他一面想着，一面跟着那輕年女子走着，那女子看見那些市民們都回家了，那些酒店（那日只有這種店開門）都關門了，就放快了脚步，那隻美麗小山羊就也用起跑步來。

他自己想道，「無論怎樣，他總要住在一塊地方，那剝哀姆女子都是好心的。——誰曉得呢？」

他心裏不知道想到什麼事情，覺得十分受用。

只是他經過那些街道的時，不時的聽見那些市民關門的時候在那裏交談，總有幾句落在  
他耳朵裏，打斷他的胡想。

這一會兒是兩個老頭兒說話。

「第波非泥克閣下，你知道今天很冷麼？」

（谷南古自交冬令的時候就知道這個了。）

「 $\angle$ 里發司低索姆閣下，不錯，冷得很！你說我們這個冬天可要同三年前一樣，那時候  
柴要賣八索耳一捆呢？」

「這算什麼，第波閣下，那一四〇七年的冬天，冰凍自聖瑪丁結到香得樓呢！那年那樣凍法，  
國會裏掛號官手中的筆每寫三個字就冰凍了，把那登記議案耽擱下來呢！」

再遠一點，就是兩個隣居女人手裏拿着燭臺在窗坎裏說話。

「布部拉克姑娘，你的丈夫對你說過那件不幸的事情麼？」

「沒有去」康特姑娘。是一件什麼事情哪？」

「那夏特來的公證人幾耳斯和丹先生的馬見了那些弗郎多人同那些隊伍吃了驚把菲里袍阿夫禮落閣下撞倒了。」

「真個麼？」

「那個自然。」

「那是一個市民的馬呀！這必然利害的了。如果是馬隊裏的馬，那就好了。」

兩個窗子都關了起來。不過谷南古剛纔心裏想的什麼也都忘記了。

幸好那剎哀姆女子同那口丫里還在他前面走着，重復把他的思潮提起；他看他們兩個是  
一般的雅麗，一般的柔弱，一般的窈窕，那小脚兒，那身段兒，那溫文態度兒，真也可愛，他這裏胡思，  
幾乎分不出他們是人，是小羊囉；看他兩個那種伶俐的樣子，親熱的情形，好像都是個輕年女子；  
再看他們行步那樣輕快，那樣矯捷，那樣靈便，又似乎兩個都是小山羊兒。

只是那街道漸漸的愈加黑暗了，愈加行人稀少了。那息燈的鐘早已打過多時了，這個時候，

路上就難得遇見一個行走的，窗內也難得看見燈光露了出來。谷南古只管跟着那埃及女子在那聖陰落桑近旁那些複雜街道中走着，在那無數的衚道中亂穿。原來那塊地方的街道極不規則，在地圖上看起來，好像一把絲線給一個玩皮的貓兒抓亂了的一樣。谷南古只覺得那街道圈了一圈又似乎轉到原地方來，好像入了迷樓一樣，不知究竟在那裏，不過那輕年女子却像走熟路的一般，一點不遲疑，而且漸走漸快。

他這們跟着早就給那輕年女子看見了；那女子掉轉頭望了他幾回，也有點驚疑的樣子；有一次他還站住了不走，借着一個半開門的製麵包店裏射出的一點燈光，把谷南古從頭到腳打量了一會；谷南古就看見他把剛纔做的那個小「又兒」做了一下，就接着向前走了。

這個小「又兒」却阻了谷南古的興頭。他覺得這嬌憨鬼臉裏頭定然有點輕藐嘲笑的意思。自己也就把頭低了，來數街上的石塊，未免離開那輕年女子遠了一點，那女子過了一個轉角就看不見，谷南古忽然聽一個尖銳的喊聲。

他就放快了脚步。

那街道却漆黑得很。路旁一個角上有一個聖貞女神像，那神像腳底下有一個油盞點着，南古借那點火光，只見兩個人把那剝哀姆女子抱在手上，正在那裏想掩住那女子的喊叫，那女子却在那兩人手中掙扎。那可憐的小山羊也吃驚得很，在那裏低着頭叫。

南古喊道：「這裏來，守夜的先生們！」他自己也奮勇跑上去。那兩人中間那個提着那女子的也轉身望他走來。原來就是那可怕的克什莫多。

南古却也不怕，反走上一歩。

克什莫多跑近身來，把手只望外一揮，就把他跌開四步以外，自己手裏提着那輕年女子也趕緊跑到暗地裏去，那女子掛在他手臂上好像一條絲圍巾一樣。那個同伙的在後跟着，那可憐的小山羊又在後跟着，嘴裏不住的哀叫。

那不幸的剝哀姆女子喊道：「救人！救人！」

忽然一個雷鳴般的喉嚨喊道：「不要走，該死的東西，把我放開那女子！」只見一個騎馬的從一個鄰近的交叉路慌忙的跑出來。

這就是皇家箭隊長，全身披掛，手勢寶劍。

他從那驚呆了的克什莫多手裏奪下那剝哀姆女子，把他橫在鞍上；等那勇猛的駝子吃驚過後，打算再上去搶回那女子時，只見跟着那隊長的那十五六個弓箭手手裏都拿着刀的擁了出來。原來這隊人是奉巴黎市長落勺又帶司士非耳先生的命令出來巡夜的。

克什莫多給人家圍住，捉住，綑住；嘴中發吼，口灘白沫，亂咬牙齒；如果是白日裏，就是他這副醜臉，怒起來格外的難看，必然要把這隊人嚇跑了。不過在夜裏，他却失了他那件最利害的兇器，他的醜狀了。

他那同伙的早趁他們相打的時候跑走了。

那剝哀姆女子，自己在鞍上伶伶俐俐的站了起來；把兩隻手搭着那少年軍官的肩上，釘住他望了幾秒鐘，似乎心愛他那個標緻臉兒的樣子。那女子就第一個說話，把那嬌喉格外放得嬌嫩一點，說道：「憲兵先生，你叫什麼名字？」

那軍官挺胸答道：「隊長」——「司夏奪」——「司夏奪」——「謹候差遣，我的美人！」

那女子道，「謝謝。」

趁就那隊長「一勾」司捲他鬚子的時候，他就溜下馬來，好像一枝箭落下地上的一樣，跑了。

就是一個電光也沒有滅的那樣快。

那隊長叫把克什莫多綁緊了，說道，「我倒願意守着那一個呢。」

一個憲兵道，「隊長，你想怎樣呢？那雀兒是跑了，那蝙蝠兒却沒走囉。」

#### 四 怎樣不便

谷南古跌得發暈，躺在那街角上那個聖貞女神像面前。漸漸的醒轉來，起先那幾分鐘，還未大醒，還記掛着那剝哀姆女子同那小山羊那個飄飄欲仙的模樣，倒也不覺得克什莫多的拳頭怎樣重。這個時間却短得很。只覺那身子着地的地方着實發冷，神氣忽然一清。他急忙的說道，「這是那裏來的這股冷氣哪？」仔細一看，這纔看見自己躺在一條水溝裏面。

他牙齒縫裏恨恨的道，「獨眼駝子見了鬼了！」自己就想爬起來。不過他這一跌跌得着實利



害；却動驛不得。只有一隻手還可活動，就拿手把鼻子塞住，也不作他想了。

他想到，「巴黎的泥格外的難開；大約裏頭含很多的硝鹽。況且尼可拉夫拉美耳閣下同那些煉金的都是這般說。」

他從那煉金的就想到克羅得夫羅落副主教。他記得剛纔看見的那件事情，那剝哀姆女子在兩個人中間掙扎，那克什莫多還有一個同伙的；那副教主的那副陰沈驕倨的面容總是在他腦筋的亂晃。他想到，「這不是奇怪麼！」他就從這個基礎上設想起來，搭起空中樓閣，用哲學家的眼光來研究這個問題。忽然又轉到他實在境遇來：他喊道，「怎樣！我凍壞了！」

他那塊地方實在漸漸的等不住了。那水溝的水一滴一滴的都要從谷南古的腰裏吸去一點熱度，等到後來他身上溫度同那水的溫度差不多要一樣了。

忽然谷南古又來了一種特別煩惱，同他現在所受的却又大大的不同。

一羣小孩子，就是那種赤脚的小野人時常看見在巴黎街道上行走的，這些小孩子也同我們小的時候一樣，晚上出學堂的時候就把石子擲人的，這時候有一陣這樣的輕年寶貝向谷南

古躺的那條街跑來，大吵大叫，全不管人家要睡覺不要睡覺。他們拖在後面不曉得一個什麼袋兒；只要他們那些木鞋底的聲音就把一個死過的也驚醒轉來。谷南古那時還沒死，連忙坐了起來。

他們大聲的喊道，「兀兀兀！哀恩侃當得希；兀兀兀！央恩潘司布底那街角上賣鐵器的老余司奪希慕朋死了。我們尋得他的草褥兒，來把他做煙火燒了。這是弗郎多日呢！」

他們說着就把那個草褥子恰好拋在谷南古的身上，原來他們跑到的時候却沒有看見他在那裏。同時就有一個拿了一把草去到那個慈祥的貞女的油盞那兒去點火。

谷南古作恨聲道，「好不晦氣！現在我又該太熱了。」

這時候却危險萬分。水火兩樣裏頭要他揀一樣；他就立了一個驚人的決心，好像那鑄私錢被獲了要被人燒死的時一樣，奮力逃走。他就站了起來，把那條草褥望那般小孩子拋回去，立刻跑開。

那些小孩子喊道，「我的聖貞女那賣鐵器的活轉來了！」

他們這一方面也跑走了。

現在只膽那條草褥在那裏爲王了。倍耳<sup>レ</sup>么列，乳移神父同考落哲幾個歷史學家告訴我，們說第二天早晨那條草褥給那塊地方的教士鄭重的舉起，大吹大播的擡到聖奧袍去。恩禮拜堂裏去，說是毛康雪街角那個貞女神像大大的顯靈，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七日的夜間把約安慕朋。死後躲在那條草褥裏面的鬼魂趕跑了，聽說那個禮拜堂直到一七八九年在這一件事上每年要得一大宗收入呢。

## 五 打碎的瓶子

我們這位詩家盡力的跑了一氣，繞過庶多街角，跳過庶多水溝，穿過庶多街道，也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到後來特地的停住，第一就是他跑得沒氣了，一半也是他心裏忽然想到他的荒謬來。他把一個手指頭抵住額角，自己對自己說道，「皮哀谷南古閣下，你這會這樣跑法好像個沒腦筋的人一樣。我怕了那些小流氓，他們也一樣的怕我。我對你說，我想你也聽見他們的木鞋底兒望南邊跑，你自己却往北邊跑。現在兩樣事件必有一件對的；或是他們跑了，那就他們該應把

那草褥子忘在地上，這正是一個極好床舖，你自今天早晨就想尋的，這是貞女夫人顯靈，因為你把他編一齣戲稱揚他，特地送給你的；或者那些孩子沒跑走，這樣，他們必然把那條草褥燒起來；這正一個極好的火，你也想受用的，也好烘你身體烘你衣服的。在這兩樣裏頭，好床或是好火，這條草褥是天上掉下來的贈品。大約在那毛康雪街角那個慈悲的貞女瑪喇就是因為這個纔叫約安慕朋死的呢；你這樣的飛跑，好像一個皮考得人遇見一個法國人的一樣，把你所希望的東西丟在後面，你豈不是個呆子麼！

於是他回轉脚步，認準方向，鼻子朝着風，耳朵豎起，打算再去尋那條可喜的草褥兒，却是沒有一點結果。他在那些街道中亂穿，有時又像是這條路，有時又覺得不像，愈走愈差，到後來也就失了那耐性，發很的喊道：「該死的街道！一定是鬼造的，同他的女子一個模樣兒。」

他這一喊就把他肚裏的氣舒了一點，在那個時候他看見一條狹長衚兒的那頭有一點紅光映着。把他的精神打起。他說道：「謝天謝地，就在那裏了。那不是我的草褥子在那裏燒着麼！」

原來那條衚是在一個斜坡上，沒鋪石板，愈下去愈陡，愈加泥濘，他在衚裏頭纔走了幾步，覺







谷南古給那三個人緊緊的逼住，不知怎樣了法，心裏吃驚，在人叢中亂穿，擺開那些跛腳的。跳過那些沒大腿的，那雙腳却給那無數殘廢的絆住，好像一個英國軍官給一隊蟹兵困住的一樣。

他打算退後原路。這又太遲了。這隊人都從後面圍攏來，那三個要錢的還是釘着不放。他只好望前走，心裏曉得這陣人潮是抵當不住的，着實害怕，頭裏發暈，好像做惡夢一樣。

到末了他跑到那衝口了。那衝口就是一塊大空地，那裏有成千的燈火，回散的點着，在那夜霧裏頭都不住的搖擺。谷南古跳進那塊空地裏面，想利用他腿腳靈快逃開那三個爬行的怪物。

只見那裝木腿的把那隻木架拋在一邊，喊道，「兀××去呀 万Y△，兀九勺又！」西班牙話，「你望那裏去」拿着一雙好好的腳望他追來。

那時候那個沒大腿亦站了起來，拿着那個重鐵甲盆兒在頭上拍着，那個瞎子睜了一雙射亮的眼望他看着。

那吃驚的詩家道，「我在什麼地方哪？」



一個跟着他的第四個怪物答道，「這是多怪殿。」

谷南古道，「我的靈魂哪！你看瞎子都會看人了，跛子都會跑路了，只是我的救主在那裏哪？」他們發了一陣陰險的笑，算是答他這句話。

這個可憐的詩家把眼朝回轉一望。果然他在那可怕的多怪殿那裏，這個地方在這個時候沒有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到的；是個不可思議的所在，就是夏特列的軍官同市長的警察們敢冒險進去的，往往失蹤了不見出來的；是個賊城，是巴黎的面孔上一個惡瘤；是個藏垢納汙的水池子，每天早上這池子的作偽的橫行的，遊蕩的都向巴黎的各街道流了出去，到夜裏復流轉來仍舊污積在這個池裏；是個絕大的蜂巢，凡社會上各種小偷兒所得的贓物，夜裏都帶回這個巢裏來；是個撒謊的醫院，是些剝哀姆人，僧道，失業生徒，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各國，猶太，基督，回回，多神各宗教的沒價值的，都在這裏裝扮他們的假傷，日裏向人討錢，夜裏就做強盜；是個絕大的後臺，凡在巴黎街上演各種把戲如搶劫，賣淫，謀害之類的各種角色都在這裏調換行頭兒。

這却是一塊大空地，不規則凸凹不平的同巴黎那時候的空地一樣。東幾個火，西幾個火，都

是些奇怪的人攢圍着。你可聽見尖銳的笑聲，小孩的哭聲，同婦人的喉嚨。這些人的手兒頭兒照在後面的光壁上成庶多黑影兒，看起來那形狀好不可怪。那地面上也有火照得着的，也有照不着的，常常看見一條狗似乎一個人的樣子在那裏走過，也有人像一條狗兒一樣的。這個城裏好像地獄裏一樣，各種人種，各類動物的區別都消滅了。在這些人中間，男人，女人，禽獸，年齡，健康，疾病，似乎都是共同的；大家都一塊兒走。混雜着，紛擾着，你站在我的身上；無論什麼事情大家都是在場的。

在這幾個搖擺不定的小火裏頭，谷南古心裏雖是煩惱，也可辨得出這個大空地的四圍都是一帶醜惡的舊屋子，那些朽爛褶縷，下垂的門樓，都鑿穿一個兩個圓屋頂窗戶兒，裏頭露出燈光，在那暗地裏看起來，好像庶多絕大的老婦人的頭兒，擺成一個圈，好不可怕，好不難看，在那裏對着那奇鬼擠眼兒。

這好像是個新世界，沒人曉得的，沒人聽過的，不成形的，蛇行蜂聚，好不奇詭。

谷南古漸漸的愈加吃驚，給那三個要錢的困住，好像三把鉗子夾住似的，旁邊還有庶多面

孔圍着他吠，把他耳朵都震聾了；這不幸的谷南古想定一定神記記他到底是在女巫的禮拜六的那一日不是。這却一點沒用處；他的記憶力思想力都失掉了；他疑惑他所見的所覺的都不是真的，他真也不曉他自家是怎麼樣了。

在這個時候從這些圍着他的嘈雜的聲音中間聽見一個清晰的喊聲道：「帶他見國王去！」

谷南古自語道：「我的聖貞女哪！這裏也有國王，大概是個公羊了。」

大家都跟着道：「見國王去！見國王去！」

人家拖着他就走。別的就從後面推着。不過那三個討錢的不肯給人家把他拿去了，忙把他奪了回來，口裏嘶道：「他是我們的！」

那詩家的那件大衣已是害重病的了，怎經得他們這場爭鬪，只好就嗚呼哀哉了。

他穿過那可怕的空場的時候，他頭就不發暈了。走了幾步之後，也辨得出那實在的境遇了。他就像把四週的物什打量打量，起初似乎有一股烟霧從他那個詩家的頭腦或簡直從他那個

空肚子騰了起來，把他同四週的物件隔斷，從那股霧裏看來，好像夢裏一樣，都是隱隱約約的，顫動不已，形狀歪斜，庶多東西聚攏在一塊一塊兒全沒一點相趁的，物件都像牛頭馬卒，人都像魔鬼。漸漸的他目中所見的也沒有先前那樣可怕，那樣反常了。那實事跑進他五官裏來，目中見的地方，腳底踏的那些東西，就把剛纔那場惡夢一步一步的趕跑了。他清清楚楚的看見走的地方不是在地獄裏，却是在泥裏；推着他的人也不是些鬼怪，却是些竊賊；他倒不是魂遊，竟是台駕親臨（因為他沒有那個寶貴的和事老人專爲同那強盜和那安分百姓講和的那錢包兒）。到後再慢慢靜心一看，原來到了一個筆店裏來了。

原來那多寶殿就不過是個酒店，不過是個強盜的酒店，店裏的血跡比酒漬還多囉。

他給這陣衣衫襤褸的人簇擁到這塊地方，開眼一看，只見一個大火在一個大圓石板上面燒着，把一個三脚架（那時候空在那裏）的幾隻脚燒得通紅，幾張蟲蛀的棹子，東一張，西一張，胡亂的擺在那裏，從沒有一個堂倌稍爲來修飾修飾的，這一個棹角搭着那一個棹邊，成一個極不常見的角兒，也從沒人去理會他。在這幾張棹上照着幾把壺盛着啤酒同別樣的酒，圍着那幾把

盞子坐了好些酒鬼，那面孔給那火光映着加了幾分酒，都是紅紅的。這裏是個假裝的兵士，阿告國裏叫做拉苦阿，正在那裏吹着叫兒把那纏繞着他那假傷的布帶解下，他那隻強健的膝兒自清早起就給成千的綁帶綁了的，也在這個時候那裏鬆開，那裏是個生惡瘡的，正在那裏拿那臘燭油同牛血打扮他明日的那個爛腿。再上去兩張桌子，就是一個朝聖地的，全副朝聖的行頭，在那裏練習那個聖歌叫做聖母哭，還帶着唱聖詩同鼻音歌兒。那一邊是一個被瘋狗咬的年輕人，從一個老生病的學習害羊癩病的法子，怎樣口裏嚼那片肥皂纔可發生口沫兒。在一邊是四個女賊在一個桌上那裏爭論今晚偷來那個小孩子應該給那一個，這許多情形在今日敍起來似乎有點不切實。那時有一個眼見的說那變化無常的多怪殿，從沒有這夜這樣湊巧各色都這樣齊全的呢。

到處都是大笑大唱的。大家都喊叫着，賭咒發誓的，也不聽別人說什麼話兒。只聽見酒壺子亂響，兩個酒壺一碰就會生出事來，酒壺打碎了必定要撕破破衣幾件纔了。

一隻大狗蹲在那裏，望着那火兒。還有幾個小孩也混在這把戲裏頭。那偷來的小孩在那裏

哭着喊着。還有一個四歲大的小孩子，坐在一條凳上，凳子太高，兩條腿懸在那裏，那下頰剛抵住棹子，却不說一句話兒。一個第三個小孩子却專心壹志的滿桌上把那手指兒搽流下來的臘燭油作耍。第四個很小，蹲在爛泥裏，全身幾乎給一個大鐵鍋遮住，手裏拿着一塊磚頭刮那鍋子，做一個古怪聲音，就是一個心硬的人聽了也要發暈的。

近着那火有一個木桶，木桶坐着一個叫化子。這就是那國王坐在他的龍位上。

那三個該了谷南古的人把他帶到那桶子面前來，那庶多哈濟的除了那住在那大鍋子裏的那小孩子之外，都靜了一靜。

谷南古不敢呼吸，亦不敢擡頭。

那執住他的三個寶貝中間一個說道，「一ㄉㄉ又，ㄅ一ㄊㄩㄊ」尸又「ㄌ又ㄆㄆ」！他還沒有曉得他說的是什麼，就有一個把他的帽子拭了下來。那頂帽子誠然是破爛不堪的了，不過在太陽裏同落雨的時候還很用得着的。谷南古就歎了一聲氣。

那國王却從他那座椅上對他開言。

「這光棍是什麼人？」

谷南古一抖。這個喉嚨雖然帶着恐嚇的聲音，把他今日早晨的事提起，原來他那齣戲開的時候，在那看戲的人叢中間唱那句「先生們，打發點呀！」的就是這個喉嚨。他把頭擡起來一看，果然是柯落潘土路衣富。

柯落潘土路衣富處在他滿朝文武的中間，還是穿着今天的那件行頭，沒有加了一塊破片，也沒少了一塊。不錯，他手上的那個大瘡已經是不見了。他手裏拿了一條鞭子，上頭庶多皮帶兒，是那時警察趕打人衆用的，叫做布拉耶斯。他頭上帶着一頂圓圓的帽兒，上面縫攏的，不過却很難說這個是不是個小孩子的墊褥，或是一頂王冕，因為這兩件東西實在相像囉。

這裏谷南古認出多怪殿的這個國王就是大殿裏那個該死的討飯的，不知怎樣，心裏倒有了幾分希望了。

他吃吃的說道，「閣下……大人……陛下……我應該稱呼你什麼？」他已走到極頂之上，既不曉得怎樣再升上去，又不能降下來。

「大人陛下，或是朋友，你愛喚我什麼就什麼。不過快點。你到了這裏有什麼話分辯？」

谷南古想道：「什麼話分辯！這句話很不中聽。」他遲遲疑疑的道：「我是今天早晨那個……」

柯落潘攔住道：「放你的屁！你的名字，光棍多一個字都不要。你聽着。你現在是站在三個神武君主面前：我呢，柯落潘，土路衣富，去。」恩斯國王，就是阿告王國無上元首大苛受之正統；馬刺阿斯恩；丫第斯丕考里，埃及同剝哀姆公爵，那黃臉老頭子拿一條布圍着頭的就是；《一岳盧梭》，《丫里雷皇帝》，那個抱着一個婦女的胖子不聽着我們的。我們是你的審判官。你不是阿告國人，跑進了阿告王國來，侵犯我們這地的權利。你應該受罰，除非你是個剪綵的，裝假病的，或是個家中被火的叫化子，這就是說，在阿告國裏，那安分的良民不是賊，就是叫化的，不是叫化的就是強盜。你有這樣的資格沒有，說給我聽，是什麼資格……」

谷南古道：「嗟乎！我卻沒有這個榮寵。我是編那齣……」

土路衣富不等他說完就說道：「這就夠了。你該應吊死。安分守己的市民先生們，這不是很平常的事麼！你們在你們那裏怎樣的對付我們，我們就怎樣在我們這裏對付你們。你們立什麼



法律來治土律央（叫化爲業的人），那土律央就用那法律來治你們。如果那法律不善，這是你們自己的錯處。那個麻線頸圈上應該不時有個安分守己的人的鬼臉看看；這纔有點光寵。來，朋友，把你的破衣片兒爽快快的分給了這些姑娘們。我把你吊起來給那些土律央取樂，你就把錢袋交給他們去哈酒。如果你有什麼禱告要說，那邊那個石臼裏面有一個極佳上帝石像，是我們從聖皮哀阿又夫偷來的。我有四分鐘給你預備後事。

這一篇的演說真也利害。

《Y里雷皇帝喊道，「說得好，說得好！柯落潘土路衣富的宣說好像一個教皇聖父呢。」一面擊着棹子，却把一個酒壺打碎了。

谷南古靜靜的說道，（我不曉得怎樣他又有了把持了，說得很果決的，）皇帝，國王大人們，你們沒有想想，我叫做皮哀谷南古，我是編今天早上大殿裏那齣戲的詩家。」

柯落潘道，「兀丫閣下，這就是你麼！我也在那裏怎樣麼朋友，難道因爲今早那樣吵擾我們，就算你今晚不上吊的理由麼？」

谷南古想道：「我今日倒有點難脫身呢。」不過他心還不死，仍然苦求不已。

他說道：「我並不曉得怎樣詩家就不能算是土律央呢。詩家裏頭，伊索孛司就是做強盜的；兀兀杜落司是個叫化子；杜克里奧司也是個賊……」

柯落潘攔住他道：「我曉得你想胡說亂道向我們詭辯。不相干的，爽爽利利的去上吊，不要多言！」

谷南古一步一步的向後死鬪，答道：「去」恩斯國王大人，等我說清楚點。這也值得動的尊神……停一會兒聽着我……你也要等我分辨分辨纔下判斷囉……」

他那個可憐的喉嚨却給圍着他的那些吵鬧聲遮住。那最小的那個小孩刮那鍋子愈加刮得忙剝；加了一個老婦人跑來，把一個盛着油的鍋兒擺在那燒紅的三腳架上，那油見了火發出大聲，好像出會的時候一羣小孩子追趕着一個假面具的喊聲一樣，把他的聲音完全掩住。

柯落潘土路衣富似乎同埃及公爵同《Y里雷皇帝（這位已經十分醉了）商量了一會。接着他就大聲的喊道：「不許吵了！」只是那個大鍋子同那隻油鍋還是不聽他的話，兩個人還只管

在那裏一應一答的唱，他就跳下那個桶子來，給了那大鍋子一脚，那大鍋子連着那小孩子滾上十來步遠，再給那油鍋一脚，那油鍋的油全潑在火裏，他再慢慢登上他的龍座，也不管那小孩子哭得不能噓氣，也不管那老婦人的埋怨，把他一頓晚餐憑空的火葬了。

土路衣富打了一個暗號，那公爵，那皇帝，同那些大臣，那些護衛都圍着他排成一個馬蹄鐵形，讓那谷南古居在中間。這半圓圈的人都是一身破片錫箔，拿着叉子斧子，光着大臂膊，蠶少臉兒。柯落潘土路衣富在裏頭，好像這議院的總裁，列候中的國王，教會中的教皇，據在那個高桶子上。居中指揮，帶着一種尊貴，威猛，嚴厲的神氣，眼睛出火，從他那兇野的形狀看來，大約是土律央人中的猛獸類。看起來好像羣豬中間一隻狼子一樣。

他拿一隻粗手托着他那隻沒樣式的下頰，對谷南古說道：「聽着，我並不見你有什么不能上吊的理由。你自然有點不願意；這也難怪，你們原沒見慣。你以為是件了不得的事。總而言之，我們對你並沒有什麼劣意。這裏有個法子，可叫你此時脫身。你願意跟着我們麼？」

谷南古已是看看他的生命也跑走的了。打算絕望，聽見這個提議，連忙使勁的答道：「願意，

願意，那是一定的，那是自然的。」

柯落潘道，「你願意編在叫化子隊裏麼？」

谷南古道，「叫化子隊，一點不錯。」

那去，「恩斯國王道，「你承認你自己是個自由市民麼？」

「承認是自由市民。」

「阿告國的子民麼？」

「阿告國的子民。」

「土律央麼？」

「土律央。」

「不反悔麼？」

「不反悔。」

那國王道，「我對你說明，你就是這樣也少不了吊死。」



個強盜，就不會是個猶太人。我偷東西是不屑的，我還在這類人之上，我是殺人的。割頸子，我來的；割袋子，不來囉。」

柯落潘愈說愈怒，谷南古想說一句推諉的話道：「大人，我求你的寬宥。這不是希伯來話，這是拉丁話。」

柯落潘怒極道：「我對你說我不是猶太人，我要把你吊死，你這雜種！同站在你身旁的這個乳得小商人一塊，我總希望有一日把他同那假錢一樣釘在一個櫃頭上囉。」

一面說着，一面把一個指頭指着那匈牙利的帶鬚鬚的小猶太人，這猶太人就是剛纔跟着谷南古唱「Y P - 去去去 - 去去去」的，不懂別的方言，看見那去」恩斯國王忽然對他發脾氣，光眼睛望着，着實吃驚。

到後來柯落潘大人自家靜了。他對我們的詩家說道：「光棍，你願意做土律央麼？」那詩家道：「這是無疑的。」

柯落潘冷冷的說道：「這不光是願意的事，心好不能叫湯裏多出一個蒜頭兒，沒有別的用

處，除非去升天堂；不過天堂同阿告是兩樣的哪。你要想收留在阿告國裏，你應該證明你會做點事兒，你去搜那滿坎給我看看。」

谷南古道：「我搜我搜，你愛怎樣就怎樣。」

柯落潘做了一個暗號。就有幾個阿告國人離開了那圈子，一刻鐘後都跑了轉來。他們搬到兩根木柱子，底下都釘住一個十字架兒，可以豎立在地上，不會倒的；那兩根柱的上端可以搭上一個橫梁，這套傢伙就可搭成一個精緻的活動吊人架。谷南古一轉眼工夫就見他們在他面前搭了起來。沒有一件東西少的，就是那條藤繩也都伶伶俐俐的懸在那根橫梁上。

谷南古發慌，自問自道：「他們又有什麼花樣了？」那時一陣鈴響，把他疑團消去；這就是個滿坎，給那些土律央把那頸吊在那條藤繩上，原來是一種嚇鳥雀的假草人兒，穿的紅衣，身上掛的無數的小鈴兒，就是三十四匹考斯踢的騾頸上也用不了。這成千的小鈴兒隨着那繩子的擺動，就響得不亦樂乎，漸漸的靜下來，到後來那滿坎也服從了那力學上的鐘擺律不能動了，那些鈴兒也不響了。

柯落潘那就指着一張舊破凳擺在滿坎下面的給谷南古看道：「站在那凳上去。」

谷南古反對道：「我的爺爺！我還要跌破了頭囉。你的跛腳凳子好像馬剌阿耳的詩一樣；一隻脚六韻的，一隻脚五韻的。」

柯落潘道：「站上去。」

谷南古站上那凳子去，倒也沒有什麼差遲，不過他沒有尋着那重心的前，那頭和兩隻手未免前後晃了幾下。

那古「恩斯國王接着道：「現在把你的右腳繞着你的左腿，然後再把你全身立在左腳脚尖上。」

谷南古道：「大人，你決定要我四肢跌斷一二肢麼？」

柯落潘把頭一仰。

「朋友，你聽着，你說得太多了。這裏只有兩句話可當數的：你照我的話把你全身立在左腳脚尖上；這樣你就可把手伸到那滿坎的袋裏；在裏頭搜一搜；裏頭有個錢袋，你就把那錢袋拿了。」



出來；如果你做這幾件事的時候，沒給人聽見一聲鈴響，這就好了；你就是土律央了。我們也不要你別的，只把你在一個禮拜裏頭每天重重的打你一頓就算了。

谷南古道：「我的天哪！我却沒有備辦這個呢。如果我把那些鈴響了一響呢？」

「那你就還是吊死。你懂得麼？」

谷南古道：「我一點也不懂。」

「你再聽一遍。你去搜那滿坎的袋子，把他的錢袋拿了出來；如果搜的時候，只要動了一個鈴兒，你就是吊死。你懂這個麼？」

谷南古道：「這個，我還懂得。再是什麼呢？」

「如果你把那錢袋拿了出來，沒有給人聽見鈴聲兒，你就是土律央，那你就一禮拜裏頭每天要捱一頓重打。現在你懂得這個是無疑的了。」

「大人，不懂得；我這個又不懂了。鈴響要吊死，不響要捱打，我倒底有什麼好處呢？」

柯落潘道：「你就做土律央，難道做土律央不算數的麼？我們打你，也是爲你好的，要你後日

也熬得住。」

那詩家道，「多謝多謝。」

那國王踩着那桶子道，「快點動手。把那滿坎一搜就完結了。我再對你警告一番，如果我只  
要聽見一聲鈴響，那滿坎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這陣阿告國人聽見柯落潘這句話都一齊拍手，都團團的圍住那吊人架，面上都堆着那種  
無情的笑，谷南古自己也覺得過於給他們取樂了。現在除了演那套煩難的戲法，還有些微的機  
會成功之外，別的希望一點沒有；他自己打定主意去冒一次險，先對着他去行竊的那滿坎懇懇  
切切的祝告一番，大約他的心腸還要比這些土律央的心腸軟些。這無數的鈴兒帶着那些小銅  
舌兒，好像庶多毒蛇的嘴兒張着的一樣，一近身就要被螫的。

他輕輕的說道，「兀己！我的性命全在這些鈴兒身上，只要一個小小的鈴兒動了一動，我的  
命就休了，可真有這樣事體麼？」他把兩手合着道，「兀己！鈴兒鈴兒，你不要動囉！你不要響囉！」

他還向土路衣富討一句口氣。

他問他道，「如果來了一陣風呢？」

那一個一點遲疑沒有的答道，「你也是吊死。」

他看看沒有別的推託不能延緩的了，只好硬着頭皮去做；他把他的右腳繞着他的左腳，從他左腳尖上站了起來，伸開那隻手臂……只是等到他手觸着那滿坎的時候，他身子現在只有一隻腳承着，就在那隻只有三條腿撐着的凳上一晃；他就不知不覺的想去扶着那滿坎，失掉了重心，重重的跌在地下，給那滿坎身上成千的鈴響震得發暈，那滿坎自身吃了他一推，不過在那繩上打了一個圈兒，仍然大模大樣的在那兩根柱子中間等着。

他跌下的時候嘴裏喊道，「我的命沒了，」就躺在地上，面孔朝下，好像死的一樣。

不過他還是聽得見那陣催命的鈴聲，同那些土律央的怪笑。只聽見土路衣富的喉嚨道：「把這東西提起來，即刻把他吊死。」

他站了起來。人家已經把那滿坎解了下來好讓他上去。

那些阿告國人叫他站上那隻凳子。柯落潘走到他面前來，把那條繩子套在他頸上，把他肩

膀一拍道：「朋友，永別了！你就是同教皇那樣聰明，今回也逃不了了。」

谷南古還想討饒，把眼四轉一望，沒有一點希望。大家都是笑着。

一個胖大的土律，央從人叢中走出，只聽見去「恩斯國王對他說道：「別耳万一弓恩列脫阿，你爬在那橫梁上。」

別耳万一弓恩列脫阿慢慢的爬上那橫梁，一刻鐘後，谷南古擡頭一看，只見他在他頭上那橫梁上蹲着，好不着慌。

柯落潘士路衣富道：「現在就等我把手一拍，央都列盧依，你就一脚踢開那條凳子；夫郎所阿香蹄蒲律，你就吊在這光棍的脚上；你呢，別耳万一弓恩，你就把你全身率在他肩膀上；三個一齊動手，你們聽見了沒有？」

谷南古打了一個寒顫。

那三個阿告國人都準備着向谷南古身上撲去，柯落潘士路衣富問道：「你們準備好了沒有？」那等死的可憐人這時刻好不難過，只見柯落潘慢慢的把他的脚尖將幾根還沒燒着的樹

枝兒掃到火裏去，分開兩手要拍。再一秒種，那就完結囉。

不過他似乎又想到一個好主意的一樣，停住沒拍，他說道：「等一會，我忘記了囉……我們這裏的規矩，凡吊死一個人的前須先要問一問有婦人要他不要。朋友！這是你的最後救星。你必須娶一個女士律央或娶這條繩子。」

谷南古吸了一口氣。這是在這半點鐘裏頭第二次活了轉來了。故子這一回他還不敢十分把穩。

柯落潘仍升上他那龍座，「喊道，兀己力Y兀己力Y！婦人，女子，你們這裏從做女巫的起，他的貓子止都齊全了沒有，有那個女光棍要這個男光棍的？兀己力Y，柯列特夏羅愛理撒別土路萬西孟口己都安馬利丕哀得補特恩羅格別拉得發怒哀密歇耳依拉意柯落得聾奇阿列馬去」連倚落魯兀己力Y意殺波第耳里來看一看不化一文錢得一個男人那一個要他的？」

谷南古在這落魄的時候，實在不十分動人。那些女士律央聽見這個提議，都不甚熱心。只聽他們一個一個回答道：「不要不要還是吊死他，讓大家樂一樂。」

內中却有三個走了出來，上前來踏看他。第一個是個方面大女子，他細細的察看那詩家的這件怪可憐的背心。那件料子已是破壞不堪，上面庶多洞子。那女子做了一個鬼臉，他嘴裏哼道：「好塊舊片兒。」就問谷南古道：「讓我看你的頭巾呢。」谷南古道：「我已經失掉了。」「你的帽子呢？」人家拿了去了。『你的鞋子呢？』就要沒有底子了。『你的錢袋呢？』谷南古吃吃的道：『唉！我半文錢都沒有。』你就讓他們吊死，道一聲謝就是。這女士律史說了這一句就掉轉背走了。

第二個又老又黑，面上發縐，十分醜陋，那付醜狀就是在多怪殿裏還是十分顯色，圍着谷南古打了一轉。谷南古發抖生怕他要了他。那女人却在牙齒縫裏說了一句：「他太瘦了。」就跑開了。

第三個是個輕年女子，也還活潑，不十分醜陋。那可憐鬼對他輕輕的說道：「救我一救。」那女子打量了一會，帶着可憐的神氣，接着抵下頭來，手弄裙兒，不能決斷。谷南古守着他各種舉動；這是他最後的一線希望。那輕年女子到末了說道：「不要，不要！」仍舊鑽進那人叢去。

柯落潘道：「朋友，你的運氣實在不好。」

接着就站了起來，站在那桶子旁邊，効着拍賣師的聲音喊道：「沒有人要麼？沒有人要麼？一，二，三！」

掉轉身子朝着那吊人架把頭一仰：「定了！」衆人大樂。

別耳万一弓恩列脫阿，央都列盧依，夫郎所阿香蹄蒲律走近谷南古身旁來。

這個時候，這些阿告國人中間忽發一喊聲道：「哀司姆拉！大哀司姆拉！」

谷南古一抖，掉轉身望那喊聲發現的地方望去。只見那人衆分開，一個豔麗逼人的女子走了進來。這就是那剝哀姆女子。

谷南古聽見哀司姆拉大這個名字，發了一呆，好像一句咒語把他今日所受之事忽地的在他心緒百端的時候提了起來。

似乎這多怪殿這個地方也是這尤物的麗質豔貌之魔力所到之地。那些阿告國人，男的女的，都服服貼貼的在兩邊排定，讓他走過，那些劣獸的狀態只要遇他這付眼睛都變做和善了。

那女子輕鬆脚步兒走到谷南古身旁來。那精緻小山羊在後跟着。谷南古已是死了一大半了。那女子一語不發望着他端詳了一會。

就對柯落潘鄭重的問道：「你打算把他吊死麼？」

那太「恩斯國王答道，「是的，妹子，除非你要他做丈夫就罷。」

那女子把他下嘴唇做了一回他那小精緻「叉兒。說道，「我要他。」

谷南古決定他自清早到如今做了一個惡夢，這裏還是在夢裏，那夢還沒結局呢。

那事情竟然這樣的轉彎，固然可喜，未免過於急遽了。

人家把他那繩結解了，教他下了凳子。他心裏受不住這種刺激只好坐了下來。

那埃及公爵一語不發的拿了一個瓦瓶子走來。那剝哀姆女子把那瓶子獻給谷南古，對他

說道，「把他拋下地去。」

那瓶子跌成四片。

那埃及公爵這纔把手搭在他二人額上，說道，「兄弟，他是你的妻子了；妹子，他是你的丈夫了。以四年爲度去罷。」

## 六 新婚之夜

幾分鐘之後，我們的詩家就坐在一間小房子裏，十分嚴密，十分暖和，面前一張桌子，似乎準



備着安設晚餐，不過現在還在近處的伙食廚內藏着，大概還有一張好床，同一個標緻女子睡在一塊。這一次冒險倒也有點流變之處。他漸漸的自信他是童話中一個人物；不時把眼向四處看去。看那部駕着兩隻生翅膀的麒麟的火車在那裏沒有，只有這樣東西纔好把他從韃靼送到天堂去。有時他又下死的釘住他背心上的洞子，或者黏牢住實景，不至與地面完全脫離。他的神思全在空中蕩漾，幸虧這根線繫住囉。

那輕年女子似乎一點都不住意他；他來一回，去一回，移動這一樣，那一樣，同他那小山羊說幾句話，這裏那裏做他那個「又兒」。倒後來也靠着那桌子坐了，谷南古也好細細的看他了。

列位看官，你們都做過小孩子的，或者你還有幸還是個小孩子。你小的時候，可曾從這個荆棘叢中跑到那個荆棘叢中，隨着河沿，在太陽裏，跟着一個藍的綠的蝴蝶兒，看他在花間亂穿，空中亂舞（我自己呢，也曾盡日做這樣事，這是我一生的光陰用了最適當的。）你大約記得你的心中眼中對於這帶紫色青色翅膀的這團嗡嗡嚶嚶的物什還起了一種愛慕的好奇心，他的形狀因爲他飛的那般快，總看不出清楚來。從他那對亂舞的翅膀中看過，好像是虛幻的，想像的，不可

捉摸，不可逼視。等到後來他停在一朵玫瑰花瓣上，你纔敢閉着氣，細細端詳那長紗翅兒，那發亮的長袍兒，那兩隻水晶球兒，叫你怎樣的驚異，又恐怕他重行飛去，仍舊化爲虛無縹緲的，叫你何等擔心呢。看官只要把這幾樣感覺想一想，就曉得谷南古從前不過在哀司姆拉大跳舞唱歌的時候，在大衆中間隱隱約約的影見二次，現在就在他面前坐着，麗態畢呈，他心裏的感覺是什麼樣子了。

他心裏就胡思亂想，一面把眼向那女子瞟着，自語道，「這就是那個什麼哀司姆拉大麼？是一個天人！一個街上跳舞的！這們多還這們少！今天早晨給我那最後的打擊的是他，今天晚上救我性命的也是他。我的冤家！我的恩星！我看起來，是個美貌的女子！他大約很愛我，纔肯要我。」忽然他立了起來，他想到這件事是真的，道，「且說，我也不曉得是怎樣來的，不過我是他的丈夫罷了！」

他心裏眼的都存着這個意思，就雄赳赳的跑近那輕年女子身邊來，那女子嚇得倒退，說道，「你要做什麼哪？」

谷南古答道：「我的可親敬的哀司姆拉大，你還要問我麼？」那聲音好不情摯，他自家聽了也都驚異起來。

那剝哀姆女子睜開大眼：「我不曉得你說的是什麼。」

谷南古道：「怎麼！」

倒也想得巧妙，就去抱他的腰。

那剝哀姆女子的胸兜在他手裏滑脫好像一條鱗魚的皮一樣。那女子只一跳從這小房間的這一頭跳到那一頭，低下頭來復將頭擡起，手裏一把小匕首，谷南古也沒有時候看見他從那裏拿出來的；滿面怒容，一臉驕氣，嘴唇鼓起，鼻孔張開，兩頰鮮紅，眼光生電，同時那白小山羊就自家站在他前頭，把對低下，將那對美麗的鑲金尖角兒對着谷南古，算是第一路防線。這些佈置都在一轉眼的工夫安排好了。

那女兒變做毒蜂，一心只等螫人了。

我們的哲學家立住腳，不知所措，偷眼看看那小山羊，又看看那輕年女子。到後來驚神稍定，

說得話了道，「我的聖貞女這裏是一對沒見過的东西呢！」

那剝哀姆女子那一邊也開言道：「你這東西好大膽子！」

谷南古微笑道：「姑娘對不起。不過你爲什麼要我做丈夫呢？」「你自己願意吊死麼？」

那詩家就有點失望道：「這樣說來，你嫁了我除了救我下了那吊人架之外沒有別的思想麼？」

「你打量我還有什麼別的思想哪？」

谷南古自己咬自己的嘴唇。他說道：「這樣，我在『』皮朶還沒有我想像的那樣滿意呢。不過這又何必把那個可憐的瓶子打碎了昵？」

只是哀司姆拉大的匕首同那小山羊的角兒還時刻在那裏防禦着。

那詩家道：「哀司姆拉大姑娘，我們都投降罷了。我也不是夏特雷的書記官不同辨論你這違犯市長先生的法律禁例，身藏兇器在巴黎亂走的罪名。你大約曉得一禮拜以前，陸耳列司克里萬因爲帶了一把短刀，罰了十個蘇。不過這都不管我的事，我要說的就是這個。我對你發誓我

沒有得你的允許我不走近你身旁來；只是你給我晚餐囉。」

那剝哀姆女子也不答應，他做一個輕藐的小丫兒，把頭擡起，好像一隻鳥一樣，接着就放聲大笑，那把匕首同來的時候一樣忽然不見了，也沒有給谷南古看見那毒蜂兒藏他的那根螫所在是什麼地方。

一刻鐘後，掉上就擺了一個小麥製的麪包，一塊鹹肉，幾個發縐的蘋果同一瓶啤酒。谷南古連忙進他的晚膳。人家聽見他那鐵叉子同那磁盆擊着噼啪噼啪的亂響，還要說他的愛情現在都移在那個胃口上來了。

那輕年女子坐在他前面，望着他進膳，不做一聲兒，眼見得心裏有別的念頭攪住，不時的微笑，他那隻嫩手拍着那小山羊的頭兒，那小山羊輕輕的在他兩膝中間靠着。

一根黃臘燭兒把這一個貪食的同那一個做夢的都照了出來。

只是谷南古的餓肚到後來也就如願以償了，眼睛裏看見只賸下了一個蘋果，心裏未免有點慚愧。「哀司姆拉大姑娘，你不吃什麼麼？」

那女把頭搖了一搖，那目光只管望着那彎屋頂。

谷南古想道：「他想的什麼事件哪？」一看他望的什麼東西：

「必然不是那屋頂拱石上刻的矮子那個鬼臉這樣的教他注意。倒底是什麼呢！我有點受不了！」

他把聲音提高道：「姑娘！」

那女子似乎沒聽見的樣子。

他把聲音又放高一點：「哀司姆拉大姑娘！」枉費氣力。那輕年女子的神魂不在這裏，那谷南古的喉嚨叫他不轉來。幸好那小山羊攙入，他就把他女主人的袖子輕輕的拖着。

那剝哀姆女子驀然驚醒道：「日丫里，你要什麼？」

谷南古看見有插話的機會了，道：「他餓了。」

哀司姆拉大就把一片麪包捏碎，那小山羊就在他手掌心中吃着。

谷南古就不肯放他再入定去了。他就冒昧的問道：「你那就不要我做你的丈夫麼？」

那輕年女子向他着實望了一望道：「不要。」

谷南古又道：「你的朋友呢？」

那女子又着實望他一望，想了一會，纔道：「或者。」

這或者二字向來給哲學家貴重的，就把谷南古的胆壯了起來。

他問道：「你知道什麼叫做友誼囉？」

那埃及女子道：「知道的，這就是兄妹；兩個人精神相觸，而不相混淆，是一隻手的兩個指頭

兒。」谷南古又道：「愛情呢？」

那女子聲音發顫，眼睛發亮道：「兀！愛情麼！這是兩個人不過是一個。一男一女共一個安琪兒。這就是天。」

這街上的跳舞女子說這話的時候，谷南古覺得有一種特殊的麗態，同他這幾句類似東方的說話十分相趁。他那清潔的紅脣兒帶着半笑；他那靜淨的額有時給他的思想煩惱着，好像一張鏡子朦着一層霧的一樣；他那低下的長黑睫毛下面露出一種不可磨滅的亮光，愈顯着他全

的。身那種理想上的柔態，拉歇耳後來說須在那貞性母性神性的那個奧妙的交點中纔尋得出來。

谷南古還是追着他問。

「什麼樣的人纔可叫你喜歡呢？」

「必須個男子。」

他道：「我呢，那我是什麼呢？」

「須是個頭戴盔，手執劍，脚跟帶鑲金踢馬刺的男子。」

谷南古道：「好的，沒有馬就不是男子了。你愛一個人麼？」

「愛情的愛麼？」

「愛情的愛麼？」

他想了一會，接着一種特別神情說道：「我過一會就曉得了。」

那詩家柔聲說道：「怎麼不今晚呢？怎麼不是我呢？」



那女子神色慘淡的對他望了一望。

「我只能愛一個可以保護我的人。」

谷南古面孔發紅。分明這輕年女子話裏頭說剛纔二點鐘前的時候，危急的當兒，靠着他是沒什麼用的。他原把這件事忘記了的，現在纔給那女子提了起來。谷南古自己敲着前額。

「且說，姑娘，我應該從這裏說起的。恕我剛纔那些混談。你是怎樣逃脫那克什莫多的手的？」這句問話教那剝哀姆女子一顫。

他把兩手遮住面孔道：「啊！那可怕的駝子！」那女子身子發抖好像在大冷天的一樣。

谷南古釘住不放道：「實在可怕，不過他怎樣給你跑脫了的！」

哀司姆拉大微笑，嘆一口氣，不做聲。

谷南古想從彎路繞到這個問題來，道：「你知道他為什麼跟着你麼？」

那輕年女子道：「我不知道。」趕着又道：「你呢，你也跟着我，你為什麼跟着我哪？」

谷南古道：「實在對你說，我自己也不曉得。」

大家都靜了一會。谷南古把刀劃着棹子。那輕年女子微笑，似乎看牆的那一邊什麼東西是。忽然他又低低的唱這句曲兒：

Quando las pintadas aves 鳥雀不鳴

Mudas estan, y' la tierra 大地無聲……

那女子忽然又停住不唱，就去拍着口丫里。

谷南古道：「這小山羊倒很美麗呢。」

那女子道：「這是我的妹子。」

那詩家問道：「怎麼人家喚你做哀司姆拉大哪？」

「我一點不曉得。」

「你總知道一點囉？」

那女子從他胸前拿出一個長方形的小袋子，原來就用頸練掛在頸上的，這個袋子很有一股樟腦氣息。用綠緞包着，中央嵌着一塊大綠玻璃，假充做哀姆羅得（翡翠）。

那女子道，「或者因為這個。」

谷南古想去拿那個袋子。那女子向後一退。「不要觸他，這是一道符錄。不是於你不利，就於他不利的。」

那詩家的好奇心愈加鼓舞起來。「那個給你這袋子的？」

那女子把一個手指搭着嘴唇，把那道符籙藏在胸懷內。他想問別的話，那女子却不很答應。

「哀司姆拉大這幾個字是怎樣解說囉？」

那女子道，「我不曉得。」

「這是那一國的字。」

「我相信是埃及的字。」

谷南古道，「我也猜疑這樣。你不是法國人麼？」

「我一點不曉得。」

「你有父母麼？」

那女子就照一個老調唱道：

我的父是個雀兒，

我的母是個雀兒，

我渡水兮不用舟，

我渡水兮不用船。

我的母是個雀兒，

我的父是個雀兒。

谷南古道：「好得很。你多大纔到法國來的？」

「小得很。」

「到巴黎呢？」

「去年我們進怕潑耳門的時候，我看梅花雀在天上飛；那是八月底；我說過的那冬天利害得很。」

谷南古看他又肯交談了，高興道：「不錯的，我在那個冬天排日對着我的手指頭呵氣呢。大約你有前知的本領呢？」

那女子又不甚說話了，回道：「沒有。」

「那個人你們喚做埃及公爵的，可是你們這族的頭腦麼？」

「是的。」

那詩家輕輕的道：「他就是給我們主婚的人哪。」

那女子做了一回他那慣做的美鬼臉兒：「我並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的名字麼？如果你要知道，就在這裏。皮哀谷南古。」

那女子道：「我有一個還要好聽的名字。」「一夕」司。

接着掉轉身子向那詩家道：「「一夕」司，這是什麼解說哪？」

谷南古不很清晰他問這話的意思，倒也不怕把他的博學顯露出來。就挺胸說道：「這是拉丁文太陽的意思。」

那女子跟着道，「太陽的意思！」

谷南古道，「是個這樣一個好箭手的名字，是個上帝。」

那埃及女子跟着道，「是上帝！」那聲音裏頭帶點沉思情摯的物什在裏頭。

這個時候那女子的一隻手錫脫掉，落在地上。谷南古道趕着低下身去拾那錫兒；等他擡身起來的時候，那輕年女子同那小山羊都不見了。他聽見一個門拴的聲音。原來是一個小門一定是通着隔壁一間小房的，這時候已關好了。

我們的哲學家道，「他倒底也給我一張床囉！」

他在那小房子裏打了一轉。沒有別的可睡覺的家具，只有一隻長木箱兒；那箱蓋兒還是雕刻了的；故子他躺在那上面的時候得了一種感覺，同密可羅滅《Y司伸直身子躺在阿耳僕司山的時候那個感覺差不多。

他只好將就睡下道，「罷了！一個人總要睡覺的。不過這個結婚夜真奇怪囉。真也可惜；這種擲瓶子結婚的法子却是簡便了當倒很中我的意。」

# 活冤孽卷三

## 一 老駝丹

巴黎老駝丹禮拜堂現在誠然還是個巍峨宮殿。不過年代久了，無論保存的怎樣好法，那時間，同人類已都在這莊嚴的紀念品上留了無數褻瀆割裂的痕跡，對於安置那第一塊石頭的羅門，同那塊最後的石頭的菲里蒲奧，司特都沒一點敬心，真不能不叫人嘆一口氣。

在我們這個禮拜堂女王的表面上，隨便那一條縐紋旁邊總有一個疤痕在那裏。Tempus odax, homo edacior。這句話我們很願意譯給大家聽：時間是瞎的，人是蠢的。

如果我們有空閒的時候可以同看官把印在這古禮拜堂上面的各樣毀傷痕跡，一個一個的查看起來，就曉得那時間的力量却是居一小份，那最大的損傷都是人類爲的，內中自家稱做美術家的破壞最甚。我說美術家這個名詞也有一個道理，因爲近來這兩世紀內已經有做建築工程家的人了。

先說幾個大榜樣，只這個門樓，在建築史上已很少賽得過的了，漸漸的，一齊的，那三個退後的尖門兒，那排雕刻金漆的二十八個國王神龕兒，那中間那個大圓窗兒給兩旁兩個側窗簇着，好像一個教士給一個地阿柯同一個副地阿柯簇着的一樣，那三葉拱廊的高細洋臺承着一個重平臺兒在幾根細柱子上面，那兩個巨大的黑塔兒同上面那石板屋檐兒——規模宏大，配置齊整，一層高一層的五大層樓——在眼中看來，攢聚在一塊，却不混淆，那人像木石雕刻的無數細紋細理併在一塊愈顯全部結構的莊嚴雄大；我們可說是個石刻的賽會；是一個人一民族的偉業，又複雜又整齊，好像似衣理阿底同羅曼司落，可稱做三絕；是一時代各種原力合作的奇偉結果，那工匠的匠心經過那美術家的智能的陶鍊，在各石頭上隨處露出來；是一種人造的東西，雄偉繁複，好像天造的一般，有那二種性質：無常，悠遠。

我們對於這門樓說的話，對於全禮拜堂也用得着，我們對於巴黎大禮拜堂說的話，對於中古時代耶穌教的各禮拜堂都用得着，都要在美術學佔一地位，自然，循理，搭配停當。只要把腳指頭量一量，就曉得那大人的高囉。



且說老訛丹的門樓等我們跑到恭恭敬敬的來瞻仰這雄壯的大禮拜堂的時候，我們眼裏覺得還是威武迫人的，那些歷史學家說的話真正不錯：*Quae mole sua terrorem incurrit spectantibus*。

這門樓在現在這個時候却少了三樣重要物什：第一就是那一排十一個的磴兒，從前在地面上砌起的；其次是安放在那三個門拱的神龕裏的那下一排神像，同點綴那遊廊第一層的上面那排法國二十八位古國王，自希耳得別起，至菲里蒲奧「司特止」手裏都捧着那御球兒。

那排石磴呢，這就是那時間叫他消滅的，他慢慢的把那城的地面升高起來，沒法抵當得住；不過這巴黎地面上的潮流總然把增加這宮殿威嚴的那十一個磴兒一個一個的吞了去，那時間從這禮拜堂上拿去的東西，却沒有他送給這禮拜堂的多，那門樓上面那層幾百年的灰黑顏色把這紀念品的年代久遠的美觀呈露出來，不是時間的贈品麼！

不過把那二層的神像拋下的是誰哪？誰讓那些神龕空着的哪？誰在中央門拱的中間挖開那不合式的新尖拱哪？誰敢在那畢斯考雷的標記旁邊懸掛那重笨無謂上面刻着路易十五幾

個字的那片木門哪？這就是人類了，是建築家了，是現在的美術家了。

如果我們走進那殿裏來，那聖克里司奪夫的巨像，都說在那些神像當中，好比宮殿中的至公殿，禮拜堂尖頂中的司脫拉司布克的尖塔，是誰推翻的哪？那中央同兩旁柱子中間那些無數的神像，跪的，立的，騎馬的，男的，女的，幼的，國王，教主，兵士，石的，大理石的，金的，銀的，銅的，甚至臘的，是給那沒心肝的掃蕩的哪？這就不是時間囉。

那高置式的舊祭壇滿擺着神座同聖骨匣的是給誰換了那重笨的大理石棺上面雕着安琪兒頭同雲霧的哪？誰把那重笨的紀時石安放在愛康得的考落萬砌石的哪？那不是路易十四踐路路易十三的誓約麼？

那塊深色的玻璃，從前叫我們的父輩的驚眼在那大門拱上那個圓窗同講經處那兩個尖窗中間留戀不捨的，是給誰換了那冷靜的白玻璃哪？如果一個十六世紀的唱聖歌的看見了我們這無識的大主教把他們的禮拜堂塗上這些鮮黃顏色又應該說什麼哪？他必然記得這就是用這個顏色那劊子手用來繪犯罪的屋宇的（原來禽獸房屋都會犯法的）那小布朋的公館因

爲那警察長犯了大逆的罪不是通行繪成黃色的麼？蘇歪耳說道，「總而言之，這黃顏色，這樣好好的調和起來，這樣好好的施繪上去，就過了一百年也不會退色的。」那唱聖歌的必定打量這聖地變做惡藪，要跑走不迭呢。

如果我們跑到那禮拜堂上面去，且不管那各式各樣的野蠻行爲，那也何止一千種，只說那亭亭玉立的小尖頂，從那十字拱的交叉處豎起來的，那輕巧勇敢的態度也不下於他那鄰居聖夏撒耳的那個尖塔（也拆毀了），比那兩個塔還要騰空矗立，尖銳玲瓏，舞風，他們怎樣擺佈他呢？一個有識見的建築家把他割了下來，以爲把一塊大鉛餅好像一個粥罐罐蓋的東西就可把那傷痕掩住了。這就是各國對待中古期各種令人驚嘆的美術的法子，法國更甚。再從他這遺骸上一看，就可分辨出三種痕，三樣的深淺：第一，那時間不知不覺的這裏破他一處，那裏損他一點，通身都咬了一下；其次，那政治同宗教革命，那本來是盲從忿怒的性質，也把他來出氣，把那表面的文繡雕刻都撕碎了，把那玫瑰花式的窗子都撞破了，把綉人物的帶兒都扯碎了，把神像都拖了下來，忽然，忽然，是保護宗教，忽然，忽然，是保護王冠，鬧個不了，最後就是那時式，愈變愈奇，愈加蠢笨，這也是

建築術凋零，人心不古，花樣翻新，現在更不堪入目了。

故子今日這個高置式的建築品上受有三種的糟躓，弄得不成模樣。那表皮上的縐紋疙瘡；是時間的功勞。暴裂，殘忍，損傷，破裂；是自律脫到密拉伯時候革命的結果。挖割，支裂，脫節，修復；照着万一七律夫同万三惡耳的話，這就是那些博士先生的希臘的，羅馬的同野蠻的工作。這種偉大的美術由萬大耳人所創始，竟給那些文人殘害了。那些年代那些革命到底在肆虐的時候，總是大公無偏的，那裏曉得又來這一窩蜂的學堂裏出來的建築師，都有專能專利，領有執照；嗜好粗劣，辨別力薄弱，文藝墮落；把高置式的綉帶換做路易十五的希考列，打算把第郎的大榮名格外顯露出來。這是驢子見了要死的獅子去踢他一脚。這分明是一根枯朽要倒的橡樹被那些毛蟲鑽咬，真也可嘆。

從前落別耳司拉里把巴黎的老駝丹同愛廢司的帝安殿比較，那帝安殿常常給那古代的異教徒誇口，使哀落司土拉特不朽的，他覺得那高爾人的禮拜堂的一長闊，橫裏頭同構造上比他還勝，「現在同那個時候，差得又怎樣遠呢！」

況且巴黎的老駝丹也不能算個完全固定，可歸類的建築品。既不是個羅馬的禮拜堂，還不是高置式的禮拜堂。這殿宇却不是一式的。巴黎的老駝丹不同土律司庵一樣，沒有那靜肅堅實的方形，沒有那大圓拱，沒有那冰冷的光牆，沒有那殿宇的那樣窮極簡潔，給一個圓拱做基礎的。他不同布耶司的禮拜堂一樣，不是那樣巍峨玲瓏，多狀叢簇，尖塔的，彩色輝煌的尖拱的建築品。不能把他放那類古禮拜堂裏頭，沒有那樣黑暗，幽奧，低矮，好像要給那圓拱的重量壓碎的樣子；一直到天花板幾乎是埃及式；全是些神體字，全是些符號；那裝飾裏頭却是斜方形兒彎曲線兒比花卉多，花卉比鳥獸多，鳥獸比人物多；大半是教師的工作居多，建築師的工作居少；美術的初次變形，倒處有神教軍國的紀律的印記，始於下帝國，終於戰勝者「一岳」。也不能把我們的禮拜堂放在那一類高廠，玲瓏，富於雕刻文飾的禮拜堂中間；形狀尖聳，態度勇敢；在政治中間好似社會同平民；在美術工作上，就是自由，任性，放蕩；建築術上的第二次改革，不復有那神體字古文祭典了，却是美術的進步的，平民的，這類教堂始於十字軍東征的後，終於路易十一時代。巴黎的老駝丹不同那第一類一樣，不是純粹的羅馬種；也不和那第二類一樣，不是純粹的阿拉伯種。

這是一種過的宮殿。那薩克遜的建築師纔造成中間頭幾根柱子時候，就給那尖拱兒從十字軍中來到，佔據在那羅馬式的大柱頂上，好像戰勝的將軍一樣，也不管那幾根柱子本來只預備承圓拱用的。自此以後，那尖拱得勢，把那禮拜堂的各部都造起來。起初還沒有經驗，也還把細，以後就漸漸發展，不過還不敢過於越出範圍，還沒同後來那些偉麗的大禮拜堂一樣用那箭子式矛子式的。人家說這是受了逼近羅馬式的大柱子的影響的緣故。

況且這個從羅馬式變做高置式的過渡宮殿比那純粹一式的宮殿還有研究的價值。這是美術上一個階級，沒有這個，美術必定要失墜的。這是尖式接受圓式的時代。

巴黎的老駝丹尤係這式的一樣異種。這可寶貴的紀念品的無論那一面，無論那一塊石都不但是這國的一段歷史，還是科學上美術上的一篇歷史呢。現在且把大的說幾樣，譬如那個小紅門已幾乎進至十五世紀高置式的精微的極度，那中間的那幾根柱子，因為他笨重粗大的樣子，却要往後退至考落萬式庵堂聖耶曼得蒲雷那個程度。人家還要說這幾根柱子造了六百年的後，纔造這門的呢。就是個鍊金的在那大門拱上的符號裏頭也尋不出什麼丹方於他們有用

的，至於那聖日Y克司得拉布希里禮拜堂却完全是一部神字書。故子羅馬庵堂，鍊金家的禮拜堂，高置式的美術，薩克遜的美術，那圓重柱兒叫人想着谷列古第七，那鍊金的符號是由尼可拉夫拉美耳傳到律特的，一教的會合，派別，聖耶曼得蒲雷，聖日Y克司得拉布希里，都混和，聚合，銷鎔在老駝丹裏頭。這個中央大禮拜堂，在巴黎禮拜堂裏頭好像一種怪物；他有這個的頭，那個的脚；第三個的背脊，各人的物什都有一點。

我們再說一句，這個複雜的構造品對於美術家，考古家，歷史家還是十分有興味的。他們覺得這建築物怎樣是一種初淺物什，他表示（凡是巨大的痕跡，如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大浮屠都表示。）凡建築上的極大生產物不是個人之力量，但是全社會的力量成功的；是一人民合作的出產，但不是幾個人的思想造成；一國留下的儲蓄；年代的積聚；人類社會逐次蒸化的渣滓；一句話說來，就是一種結構罷了。

況且，凡是這些階級，這些變化不過影響那宮殿的表面。原來那美術換了一層皮。那耶教禮拜堂的佈置仍然沒有更動囉。那裏面的結構還是那個樣子，各部分配仍然一依老例。無論一個

禮拜堂的雕刻的裝飾的表面是什麼樣子，他那裏面總尋得出羅馬宮殿的原形的。他永遠照着一個定律在地面上展開的。總是中央兩部相交成十字形，那十字的上端圓成做一個講經處；總是兩邊低下，做裏面巡行誦經，同禱告處的用，一種側面的迴廊，同那中部從那庶多柱子中間相通的。這樣的大格一定，那禱告處，門拱，尖頂，尖塔的數目就可隨時代，人民，美術的心理變化無窮了。只要那信仰禱告的所在一經佈置妥貼，那建築品就可自由選擇他的格式了。神像，顏色玻璃，玫瑰花式的窗兒，亞拉伯的鈴飾，凸凹，柱頭，浮花，各種花色均可依那最適當的排列配合起來。故子這些宮殿的外面是極其參差的，那裏面却都是整齊劃一。那樹幹是不變的；那樹葉是無一定的。

## 二 巴黎全景

我們特爲看官把巴黎的老駝丹這個可敬仰的禮拜堂修理了一番。我們也大略的表明他在十五世紀的時候的幾件重大的美觀，如今都沒有了；不過我們却忘了那最緊要的所在，就是在他那塔頂上可看見巴黎的全景囉。



那三百五十年以前的巴黎，那十五世紀的巴黎，已經是個城裏頭的大指頭了。我們這些巴黎人多半以爲這些面積是後來得來的，這却是不確。巴黎自路易十一到如今還沒長大了三分之一。面積沒有大了多少，那美觀却失掉了不少了。

我們都知道巴黎是從那西第舊島生出來的，這個島是個搖籃的形狀。那島岸是他的始初的界限，那賽恩河是他的始初的濠溝。巴黎就是這樣的一個島過了好幾百年，有兩條橋，一條在北，一條在南，兩個橋頭，同時做他的門戶，又做他的礮臺。那大夏特雷在右河，那小夏特雷在左河。過後在那第一支國王的下頭的時候，給那島限制住，不能轉彎，巴黎跨過河來。那時大夏特雷，小夏特雷的外面，賽恩河的兩旁，就造起一個圈城牆，庶多敵樓來。那個城圈在前世紀裏頭還可尋出點痕跡；現在除了在歷史上却一點踪影沒有了，這裏或是那裏還留下個把傳下來的地名兒，如波特門或巴都耶門，八古大門是漸漸的那潮水般的房屋，總是從心裏推出去，越過這圈子，到後來就把這城圈消滅了。菲立蒲奧「司特把他做了一道新界線。他把巴黎圈在一串又高又大又堅實的塔子中間。在一百多年中間，那些房屋漸漸的擁擠起來，沒有餘地，只好向上升高，好

像蓄水池裏的水平面一般。那房屋也深了；一層一層的堆起來；這個爬在那個的上面；好像樹林裏的樹，都像高在一個頭來，好多得點新鮮空氣。那街道也愈變愈深愈狹了；所有空地都造起房子起來。到後來，那些房屋就跳出菲立蒲奧「一司特」的城圈來，快快活活的在那平原上伸展起來，沒有規則，沒次序，遍滿各處，在那裏自由自在的隨他把四週的田地裂開。造起花園。一三六七年的時候，那附郭的地方生長的這樣快，那右河岸最繁密，又要一層新城圈了；查理斯第五做了一個新城圈。只是巴黎這樣的城是時常在那裏長的。這也只有這種的城纔可變做哀城囉。好像是個漏斗，一國裏地理上，政治上，道德上，智識上的各種流質，一人民的各種自然欲望都從這裏經過；又好像一個蓄水池，凡一國的性命靈魂如商業，工業，教育，人民之類，都從這裏濾過，一滴滴的，一世紀一世紀的積聚起來。故查理斯第五的城圈同菲立蒲奧「一司特」的城圈的運命一樣。在十五世紀的末年，那牆圈又給人家跨過了，那附郭的地方又大了好些。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在眼裏看起來似乎愈跑愈遠了，在那舊城中間，有了個新城在外面繁盛起來，愈覺埋藏在中央心裏。我們且說到十五世紀爲止。那時巴黎已經用掉了三個同心的圓城圈子了，在背教徒乳

里安的時候，巴黎在大夏特雷小夏特雷的中間不過一個胚胎。那強健的城接連的把他四重城圈擠裂，好像長大的小孩子一般，今年穿不進舊年的衣服一樣。在路易十一的時候，還可看見在那屋海的中間那舊城圈的塔樓的殘跡，這裏一簇，那裏一羣，好像那舊巴黎的羣島淹沒在新巴黎的潮水的內一樣。

自此以後，巴黎還經了一番改造，我們眼福真正不幸；不過巴黎也再跳過一重城圈，就是路易十五築的，那個可憐的土牆兒，真不愧了那築城的國王。

且說一四八二年的時候，在老駝丹的塔上看下來，巴黎的情狀是個什麼樣子呢？這就我們打算來說給看官聽的。

你跑上塔去，等到塔頂不住的噓氣，就只見庶多屋瓦，烟囱，街道，橋梁，空場，尖塔，尖頂，把眼睛鬧花。三角形的屋頂，銳角的屋脊，牆角旁懸着的塔樓，十一世紀的方尖石塔，十五世紀的方尖石碑，那又圓又光的城塔，那整齊的禮拜堂方塔，大的，小的，堅實的，玲瓏的，一齊都到你眼裏來。那眼睛早已給那無數的凸處凹處迷惑住了，看起來沒有一樣沒有他的出奇獨異的地方，他的條理，

他的美觀的，自那沒有什麼雕刻裝飾的，極小的房子矮門板壁，這一層樓房凸出那一層樓房，一直到那皇家魯夫兒用庶多塔子做柱廊的，沒有一所房子不從美術上來的。不過拿眼睛把這些紛擾的宮殿仔細一看，却可辨出這幾大塊地方來。

第一就是西第。虱歪耳雖是個蠢人，有時還說一句妙話，他道，「這西第好像一條大船，沉在爛泥裏，擱淺在賽恩河中央。」我們剛纔說過這條船在十五世紀的時候已給五條橋繫住在河兩岸上。這個船形也給那些紋章書吏看出；照發萬同怕司一哀說來，那巴黎的舊旗章的那條船是從這個上頭，不是從拿曼人圍城上頭來的。這紋章這件東西，如果能參透他的，就是一種代數學，一種文字。那中世紀下半折的歷史全是用紋章記載的，同那上半折的歷史用羅馬教堂的符號記載的一樣。這叫做封建的象形文字代替了神教的象形文字。

這西第的船尾是朝東的，船頭朝西的。順着那船尾看去，只見無數簇的舊屋脊，中間矗立着聖夏撒耳的大圓鉛屋頂，好像一個象的背脊上放着一個塔子一樣。老陀丹前面，近旁，三條街道都在那門首空地會攏，四面都是些老房屋。在這空地一旁，懸着那上帝館的門樓，又皺又不齊，那

屋脊上好像害了庶多疔兒瘡兒一樣。再就左面，右面，東面，西面，在這西第的狹窄城圈中間，可看見那二十一個禮拜堂的尖頂豎在空中，這些教堂什麼時代造的都有，各種形式齊全，大的小的不等，自那聖得里司勿怕司的矮小凋謝的羅馬鐘樓以至於聖皮哀阿又夫同聖郎邵列的精緻的尖塔，一樣沒有缺少。在老駝丹後面，轉向北去，是那佛寺，都是高置式的陽臺，向南去，是那主教的半羅馬式的宮殿；在前面，就是沒人住的荒場。在這簇屋宇中間，那眼睛還可以看到那些玲瓏的高石禮冠安置在一個宮殿的最高一層的窗子上，面屋脊上，這就查理斯第六的時候巴黎城送給乳委拉耳余山司的公館；再遠一點，就是那黑瀝青蓋着的怕律司市場；再偏一點，就是那聖耶曼雷尾歐的新講經處，是在一四五八年把費夫司街的一頭侵佔了去翻造的；再就是這裏那裏十字街頭站着庶多人兒，一個街角豎立一個架兒；一塊上好的街道，是菲立蒲奧口司特造的，好一段砌石中間做成皺紋，免得叫馬滑脚，在十六世紀裏頭修理了一次，換了那些惡劣石子，大不如前了；一塊沒人的後院還有一個透光的梯塔，十五世紀的時候這種梯塔造的很多，現在還有一個在布多列街末了，在聖夏撒耳的右邊，靠着西首，是那至公殿，豎立在河邊的就是他

那簇塔兒。那皇家花園的小樹林在西第的西角，把那怕肅鳥遮住了。至於那條河呢，在老駝丹的塔頂上很難看出西第的河岸在那裏；那賽恩河給那些橋梁遮住，那些橋梁又給那些屋宇遮住了。

如果向橋的那一邊望去，只見那屋脊都帶綠色，受了河裏的水氣沒到時候就發霉了，如果再望左首向着律里万又西第看去，那第一所屋宇射到眼簾的，就是一大簇矮塔兒，就是小夏特雷，那個門廊好像一張嘴張着，把那小橋的橋頭吞進去了；再如果你的眼睛沿着河岸從東到西，從杜雷耳至土得列受耳看去，只見一長條屋宇，都露着雕梁，着色玻璃窗，上層樓懸在下樓的外面，無數曲曲折折的普通三角屋頂，往往給那些街口割斷，有時也給一個石頭的大公館的牆角隔開，這些大公館都有院子，花園，正房，邊廂，似乎很自在的，只一看這堆小房屋你擠我捏的模樣，真好像個大鄉紳立在一陣鄉民中間一樣。在這河岸上，這樣的大公館有五六個，這一頭是落蘭的居屋，他同那些別拉丹的屋子分佔了杜雷耳近旁那個大牆圈，那一頭是列受耳公館，他那大塔就是巴黎那一邊的界石，他那尖屋頂每年有三個月映在落日紅圓盤上成一個黑三角形兒。

只是賽恩河的這一邊，那商人却沒有那一邊多；在那裏聚衆吵叫的多半是些學生，實際上講起來，那裏除了自聖密歇耳橋到土得列受耳一帶，沒有別河步。其餘的河岸，如別拉丹的那一頭，就只是些光岸，如那兩橋的中間，就是一簇房屋，牆腳都在水裏的。

那裏的洗衣婦女最多；沿着那條河岸自朝至暮，只見他們一面敲着衣服，一面喊着，說着，唱着。他們的快樂真也不在小處。

律里<sup>5</sup>又西第在眼中看來成一大塊。自這一頭到那一頭也很整齊完密。這成千的尖屋脊，密密重重的，幾乎全由幾何上的一種原形造成的，從上面看來，好像一個物質的結晶體一樣。那些街道所在好像庶多深坑，却也沒有把這塊結晶體過於割成七零八落。那四十二個學校也支配得很均勻，隨處都有一個。這些大院子的屋頂雖即各各不同，却也是同那些普通屋脊從一種美術學上來的，不過還是那種幾何原形，數目多一點，照平常的加一倍加幾倍囉。

律里<sup>5</sup>又西第的地面是高低不平的。那聖欲恩菲哀夫山在東南面成一個極大的腫塊，在老駝丹的高處看來，只見那些狹窄彎曲的街道，那簇屋宇，從這峯起的地脊上四散分開，沒有一

點規則，從山側一直撲到水面上來，那些房屋，有的像要掉下來的，有的像要再爬上去的，這個牽着那個，十分有趣。那街道上只見成千的黑點兒接連不斷的來來去去，看在眼裏，覺得全景都有生氣；原來這就是人民了，也在這高遠的地方望見。

如果你把律里<sup>万</sup>又西第打量了半天之後，到末了把眼睛轉到那河右岸，望着<sup>万</sup>一耳，那風景的狀態就驟然一變。實際上，那<sup>万</sup>一耳這塊地方就比律里<sup>万</sup>又西第大得多，也沒有那樣整齊。舉眼一看，只見分了好幾塊，一塊和一塊不同。第一塊，在東面，現在還帶着那水澤的名字，說是從前<sup>万</sup>一耳落那恩誘陷奢殺的所在，那裏是一簇的宮殿。這塊地方一直接至岸旁，接連四個公館，乳懿，桑恩司，巴波，皇后公館，那些石頂同那些細塔樓都倒影在賽恩河裏。這四所屋宇塞滿了羅的哀司街到奢列司坦司庵中間那些隙地，那奢列司坦司庵的尖塔却在那線三角形屋頂和雉蝶的上面亭亭的立起來。幾所可憐見的綠屋子懸在這幾座公館前面的水面上，在這幾所屋子的後面，只見那些門樓上許多美麗角兒，許多大方石窗兒，許多佈滿了人像的高置式的門廊兒，許多簡淨的牆頭兒，那構造上各色佈置，都錯落有致，故子那時候凡要造一個紀念品都要用



高置式，就是這個緣故。這皆殿宇的後面，有分歧的，用柵欄的，深溝壁壘的，好像一個衛城，有用大樹圍住的，好像一個寺觀，還有那罕有的旅館聖袍耳，有一個極大的牆圍，法國王曾把二十二皇太子親王連同隨從人等住在裏頭，都寬舒得很，另外還住着許多貴族，和那來巴黎遊的皇帝，那許多獅子，都住在皇家旅館裏頭。且說那時親王的一間住房，至少也有十個廳子，從接待室到禱告室都齊備，還有洋臺囉，浴室囉，火爐房囉，和別的考究的地方，那是各房子都有的；各人都有一個花園；還有廚房，酒窖，食艙，飯廳；各色遊戲，重槌，網球，跑馬，鳥房，魚池，動物院，馬廄，牛棚，藏書樓，軍械室，鐵廠。這就那時候的一個皇宮，一個魯夫兒，一個聖袍耳旅館。城中間之一個城。

從這簇殿宇看過去，只見一重一重的，叫人照應不暇，那些屋脊中間露出一條深坑，這就那聖央士安街經過的地方，過了這條深坑，就看見那央古列姆寓，一個大建築物，好幾個時代纔造成功的，還有幾塊很新很白的地方，在那簇舊殿宇中間很不相趁，好像一件紅背心穿在一件藍袍子上的一樣。在後面，豎立着杜雷耳殿的那簇尖塔。這叢的尖塔，塔樓，烟囱，風標，螺旋梯，玲瓏燈兒，亭閣，紡錘形塔樓，的形狀，高低，大小各各不同，看在眼中，無論世界上那裏，就是在喬保得或拉

郎不拉也沒有這樣的奇詭玲瓏醉心呢。

這些塔子之外一直到查理斯第五牆，只見好一塊綠地，庶多花草，是那皇家花園，中間隱約在樹木叢中，就是那有名的得搭律司花園，是路易十一送給柯阿梯哀的。那天文臺立在天空，好像一根大柱，那柱頂上是一間小房。這小房間裏頭就是試驗那可駭的星辰學的地方。

那裏現在已做皇宮了。

自此以後，這個大城一天一天的改變。那高置式的巴黎滅了羅馬式的巴黎，倒後來也被滅了；不過代替他的是什麼式的巴黎呢？

那女口意里司是考特林美地西司的巴黎，万二耳公館是央里第二的巴黎；這兩個殿宇都還不錯；皇宮是央里第四的巴黎；磚門樓，石牆，石板屋頂，是個三色的屋子；路易十三的巴黎在万Y耳得谷拉司；一種蹲踞被壓的建築品，籃柄拱兒，大肚柱兒，駝背屋頂兒；路易十四的巴黎在安万Y里得；高大，富麗，裝金，冷森森的；路易十五的巴黎在聖嘴耳皮司；庶多螺旋形，帶結子，雲霧，粉條兒，希考列（草名）都是石的；路易十六的巴黎在潘帖央；模彷彿羅馬的聖皮哀沒成功的（那殿宇無

端的高起來，却沒把那些線路更正；共和時代的巴黎在那醫校有一點希臘式羅馬式的皮毛，和柯里奢或怕第郎比較起來，好像三年憲法和密落司法一樣；拿破侖的巴黎在忘多姆園；這個倒很壯麗，一根大礮做成的銅柱子；光復時代的巴黎在那股票交易所；一個很白的柱廊承着一個很光滑的柱頂；都是方的，用了二千萬造成的。

那實際的巴黎沒有什麼劃一的外表。庶多時代的款式聚在一處，那些好的呢，都已經失掉了。這個京城現在只有住屋增加了，什麼樣的住屋哪！照這個速度走去，巴黎每五十年必全行變做新的。故子他建築上歷史的資格一天一天的要消滅淨盡了。那紀念品漸漸的少了，好像一個一個的給那潮水般的屋宇吞了去。我們的父輩該了一個石的巴黎；我們的子輩大約要該一個灰的巴黎了。

總之，無論現在的巴黎是怎樣的可愛，不防在你肚裏把十五世紀的巴黎重造起來；你從那一林子的尖塔，高塔，尖頂中間看那天日；那賽恩河蜿蜒在那大城的中間，在島角的旁分開，圍繞着橋拱兒，這裏一大塊黃，那裏一片綠，文彩斑斕，好像一條蛇的蛇皮；且把這舊巴黎的外形托在

那淡藍的天色上，掩映在冬霧的裏面；把他浸在黑夜裏頭，看那無數殿宇的明處暗處錯雜成一奇景；給他一線月亮，把他外表隱約照出，使那些大塔頂兒矗立在霧頂的上；或仍到這黑影子裏面，讓那些尖塔和三角形屋頂的無數銳角矗立天空，映在落日時候的紅銅天色上，好像個鯊的牙床——再比較一番看看。

如果你從這個舊城上得着一種感覺，那新城從沒有給你得着過的，你就揀一個大節天，說耶穌復活節或旁持可特日，太陽起山的時候，登在一個高處可以全城望見的；等着那些鐘聲響起來。只看見，一個信號從天上下來，原來這是那太陽發出來的，那上千的禮拜堂一齊震動。起先不過是東邊一響，西邊一聲，從這個禮拜堂走到那個，好像那些奏樂的互相通知要動手奏樂的一般。忽然之間，那耳朵好像看見那些尖塔都發出一股音聲，都好像一股烟雲騰出。起先各鐘樓的震動是向上升的，清銳得很，在那半天空中，各種的聲音都可分析出來；過後漸漸的膨脹，互相混合，互相磨滅，大家鎔在一處成一個大音樂會。現在就只是一大團的音聲震動，不住的從這無數的鐘樓內送了出來，這個聲浪在天空蕩漾，遍滿了全城之上，還遠送出城圈外的地方去。只是

這聲音海却不是紊雜的。那音聲固然宏大深沉，却還是清朗的；那鐘樓裏發出的各種音節都可分辨出來的。靜肅的是克列雪耳的聲音，叫囂的是布冬（大鐘）的聲音；你也可以看見那音階從這一個鐘樓跳到那個鐘樓；只見他從銀鐘裏面騰躍而出的，輕如長歎，從那木鐘裏墜落的，跌成四肢分裂；在這些音聲中，不住的在聖余司奪希的七個鐘一上一下的有個美滿音階，你必定羨慕的；你好像看見那清晰迅疾的樂音兒成三四條曲折白光線兒從空間閃過，又像電光一般的消滅了。那一邊，就是聖瑪丁庵，是個尖聲倒嗓的唱歌女；這一邊，就是那巴司地衣的陰沉喉嚨；又一邊，就是魯夫兒的大塔，又是一個唱闊口的。那皇宮不住的把那燦爛的顫聲四面八方的拋出去，在這些顫聲裏面，每隔一定時間就給那老駝丹的大鐘的那個大槌落下，覺得有一粒大星飛起，好像一個鐵錘落在一個鐵砧子上一樣。不時的只見各色的響聲從聖耶曼得蒲雷的三個鐘兒出來從前面經過。再就有時這簇洪聲略微放開一條路，讓那拉夫馬利阿的加急板進來，好像閃耀的星兒。在下面，在這音樂會的極深處，你可約略聽得出禮拜堂裏面的音樂，從那拱形屋頂的顫動毛孔洩放出來——這個聲音真很值得去聽一聽的。普通，白日裏從巴黎城出來的雜聲，是這

個城子在那裏說話；夜裏呢，是這城子在那裏呼吸；這個呢，是這城子在那裏唱歌。你且留神着這些鐘聲；置在半百萬人聲之上，那河聲好像長嘆，那風聲好似高歌，那四個樹林踞在遠山之上，好像四般樂器；都淹沒在鐘聲裏面，好似半著色的一樣，如果都在這中央音樂會裏面，未免過於嘈雜了，你且說你果知道世界上還有比這些鐘聲；這個音樂爐；這些千千的銅聲音一齊在三百尺高的石笛子裏高唱；還要富麗，還要快樂，還要燦爛逼人的麼！這個城就是個音樂場；這音樂奏起來有排山倒海的聲音。

# 活冤孽卷四

## 一 好人兒

我們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十六年之前，在一個克什莫多禮拜日的早晨，一個活物什在講經之後，放在老駝丹禮拜堂裏面嵌在進門左首石板上的一個木床上頭。這個木床是向來安放拾着的小孩子用的，好叫大家可憐。那一個要小孩子的就可抱了去。那木床的面前有一個銅盤，預備人家捨錢的。

那上帝的一四六七年，克什莫多的早晨，在那塊木板上臥着的那件活東西，似乎很叫人注意的，圍着那木床的人也着實不少。這些却是一大半是女的。幾乎全是些老婦人。

在最前面的一排，幾個頂俯在那床子上的，是四個穿灰色製古耳（一種袈裟）的，大約是修行的。我也不曉得什麼緣故那歷史沒有把這四位尊潔可敬的女子的名字傳了下來，揚名萬載。這就阿矮司歐姆，約安達姆，央里哀特割耳剃哀，割歇万一哦列特，四個都是寡婦，四個都是哀

地哀恩俄都列庵的好女子，得了他們的女方丈的允許，出得庵來，照着皮哀得耶的法規，來聽講經。

果然他們遵守了皮哀得耶的法規，却把密歇耳不拉希和教主皮司的戒律忘掉。他們是應該守緘默的，却反大笑大說的不歇。

阿矮司把那安放在那木床上的那個活的物什一看，他經不住這許多生眼望着，想是吃驚，在床上只管大哭大鬧，對割歇道，「我的姐姐，這是什麼東西哪？」

約安說道，「如果現在的孩子是這個樣子，以後的人類不曉得變做什麼樣呢！」

阿矮司又道，「我是不很知道小孩子的，不過來看這個孩子一定也是罪過的。」

「阿矮司，這不是個小孩子。」

割歇道，「這是個不成形的猴子。」

央里哀特割耳剃哀道，「這是個怪異。」

阿矮司道，「這樣說，這是里達禮拜日後第三個了；因為沒有一個禮拜之前，有一個怪異，一



個假朝聖地的給老駝丹多別方一里哀神誅了，那是這月裏第二個怪異呢。」

約安道，「這個假裝做捨得的小孩子，一定是個作偽的魔王。」

割歌接着道，「他嘶的這樣響，還要把一個唱聖歌的鬧聾了。小厭物！你也靜一下子。」

割耳剃哀合掌道，「想是蘭恩司的先生送這個怪物給巴黎的先生的。」

阿矮司歐姆道，「我猜這個是個禽獸，是個牲口。」

割耳剃哀道，「一定是的，沒有人要收養他的。」

阿矮司喊道，「唉！我的上帝啊，這些怪可憐的育嬰堂的乳媽！如果人家抱這個小怪物去叫

他們哺乳，我寧可哺一個吮血鬼囉。」

約安道，「小歐姆，你真爛漫哪！我的姐姐，你不看看這個小怪物至少有四歲了，他倒不

想你的奶，却很想一塊肥肉呢。」

不錯，這個小怪物不是新養的。（我們自家絕對禁止自家不這樣說。）這是一小團七角八角

不住的亂動的物什，囚在一個帆布袋子裏面，上面有那時主教《一岳夏地哀的記號，只有一個

頭露出來。這個頭就是一件十分不成樣子東西；人家只看見一林的紅頭髮，一隻眼，一把嘴和許多牙齒兒。那眼睛哭着，那嘴喊着，那牙齒就似乎想咬什麼物什的一樣。全身在那袋裏掙扎，圍着看的人愈聚愈多，常常有新的跑來，都詫異得很。

阿落意司功德羅里哀夫人是個有錢尊貴的婦人，手裏攜着一個年約六歲的美麗女孩兒，他的帽上的金角上拖着一條長紗罩兒，走過那木床，也立住，把那不幸的生物打量一會，他那可愛的小女孩兒弗溜得里功德羅里哀，全身都是網絨，就把那精緻的指頭兒畫着那床上「拾得的小孩」幾個字作耍。

那夫人把頭掉在一邊作不屑聲道，「果然，我相信這裏只安放小孩子的呢。」

他就掉轉身子去，把一塊洋錢丟在那個盤內，雜在許多銅板裏頭，那哀地哀恩俄都列庵的那幾個窮好女子看見了眼睛都睜得老大。」

一刻鐘後那莊肅有學問的落々又密司土里柯耳，皇家法院的書記生，一隻手裏夾着一本很大的聖經，那一隻手的下面就是他的妻子（《一衣美駝美雷司姑娘》）故子他兩旁有兩個調

理人。一個是精神的，一個是暫時的。

他把那件物什看了一看道，「拾得的小孩子大約是在夫列耶河的維埃上拾得的！」

「一衣美駝姑娘道：「人家只見他一隻眼睛，那一隻眼上有一個瘤兒。」

落又密司土里柯耳閣下答道，「這不是一個瘤兒，這是一個蛋，裏頭又藏着這們一樣的怪物，那個怪物也有一個小蛋藏着又一個怪物，如此類推。」

「一衣美駝美雷司問道，「你怎樣知道這個的？」

那法院書記官答道，「我自然是知道的。」

割歌問道，「法院書記官先生，你說這個假裝做拾得的小孩子當主何事呢？」

密司土里柯耳道，「當主大難。」

看的人中間一個老婦人道，「唉！我的上帝哪！去年的瘟疫那樣盛行，人家說英國人要整大隊的在阿夫溜登岸呢，還經得住這個麼！」

又一個說道，「大約九月裏阻止皇后來巴黎就是這個；商業已經這樣壞了！」

約安達姆喊道，「我也這般想，爲巴黎居民幸福起見，我說把這個小魔術家放在一塊板上，不如把他放上一捆柴上好呢。」

那老婦人道，「一捆火焰的柴上。」

密司士里柯耳道，「那纔是防患未然呢。」

一個年輕的牧師在旁邊聽那些修行女子的議論和那法院書記官的斷語，已經好一會了。這一個人神色嚴重，額大，眼銳。他輕輕的把衆人分開，把那小魔術家一看，伸一隻手放在上面。幸好來早一步，原來那些修行的已很準備看那捆火焰柴囉。」

那牧師道，「我收養這個孩子。」

他把那孩子放在他袈裟內，抱了去。那些看的人都光呆着眼看他。一刻鐘後他就從那個紅門走進那禮拜堂了。

約安達姆發過了呆之後，湊着割耳剃痕的耳朵道，「我的姐姐，我早就對你說過的，這個年輕教師克羅得夫羅落先生定是個妖人。」

## 二 克羅得夫羅落

不錯，克羅得夫羅落不是個尋常的人。

他生在一個中常人家，如果用前世紀那種鹵莽語言說起來，可隨便的說他是個高等平民，或是個下級貴族。

克羅得夫羅落自小就由他爺娘叫他學習做牧師的。人家教他讀拉丁文；他自小就是低着眼睛說輕話的。他在做小孩子的時候，他的父親就把他在律里万又西第的叨希書院裏做了教士。他就在那裏在經典中長大的。

他且是沉肅多愁的孩子，用功很勤，領會很易；他在運動場內從未喊過一次，福歪街的宴會他是很難得在場的，他不曉得什麼叫做 *Dare alapas et capillos*，他在一四六二年的騷動裏頭，歷史家喚做「律里万又西第之第六次擾亂」的，也沒有做什麼事。他也不去輕薄孟鐵那些怪可憐的學生。他們有個混名叫做掛披肩的，同倒忙司書院的學友他們有個光頭，穿的灰藍紫的三色衣的，TY 駝庫落恩司教主的敕書說的好，*Azurini coloris et brunni*。

至於學問一方面，他對於史恩得坡、畏司街的大小學堂都是很勤耐的。那聖皮哀得、万Y耳的方丈每次在聖老得衣西耳學校動手講經的時候，那第一個學生他聽見的就是克羅得夫羅。落在他座位面前一根柱子上靠着，手裏拿着墨水瓶，嚼着筆尖，搔着膝蓋，冬天呢，呵手兒。故子，十六歲的時候，那輕年教士在那奧妙的神學上就可敵得住一個教堂裏的神父；經典神學上敵得住公會的一個神父；哲理神學上敵得住一個索崩博士。

習了神學之後，他就去研究教旨錄。

教旨錄消化之後，他就去研究醫學和各種自由學術。他研究草藥學、油藥學；他成了寒熱病、損傷、瘡癰等症專家。日Y克司帶司怕司承認他是個內科醫生；里夏得愛蘭恩承認他是個外科郎中。他各科碩士博士曾得過。他研究語言學，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這三種文字那時很少兼學的。他得了一個搜求藏書學術的狂熱。在十八歲的時候，那四科都學完了；在這個少年人似乎人生只有一個目的：求學。

這就是在這個時代光景那一四六六年的大熱發生一個大大的瘟疫，巴黎子爵國裏的人

民去了四萬多人，央恩士阿司說，「內中有阿魯耳閣下，是國王的星辰家，一個聰明誠實和悅的人。」一個消息滿律里，万又西第傳到說刺爾夏部街受那瘟疫躑躅得最利害。那條街就在他家的食邑裏面，克羅得的父母都住在這條街上。這少年學生着慌，跑回家門。等他進門的時候，他的父親母親都前一日死了。一個很小的兄弟還活着，丟在搖籃旁邊哭。他家留給克羅得的物什就是這樣一件；這少年人把那小孩抱在懷內，心裏盤算，抱出門去。他自到如今是在科學裏過活；他自此以後就要在生命中度日了。

這場大難在克羅得的身世上就是一個危關。孤子，長兄，一家之主，年纔十九歲，他好端端的專心學業，驀地的被家事叫了轉來。他看見這個孩子，他的兄弟，好生可憐，就把他愛情專注在他兄弟身上；他從來書本之外沒愛過別的東西的，這一來他自家也覺得奇怪，覺得甜美呢。

他這愛情憑空發生；在一個未曾嘗過戀愛的人，好像是初愛的女子。自小同爺娘分開，幾乎不很相識，終日給書本圍住，只願研求學術，一向注意着知識，考習科學，發達他的理想，做成文章，這可憐的學子還沒有空閒的時候去查究他心在那裏。這幼兄弟，沒爺沒娘，這小孩子憑空的從

天上掉在他懷裏，叫他另外變了一個人。他這纔知道世界上除了考註索崩和兀巴牡落司的詩詞之外還有別的事體；那人生沒了慈悲愛情不過一個吵叫麻煩的死機器。不過他的書毒還是太深，他看見了一個兄弟，就以爲只有家族的愛情是人生需要的了，有了一個小兄弟可愛就可過他一生了。

他的性情是深沉，熱奮，專一，就把全副愛情貫注在他小約安身上。這個怪可憐的脆弱物什，美麗潔白，一個孤子別無依靠，直打進他心眼裏來；他是很用思想的人，想到約安，無限惻隱。故子他對於約安小心護持，好像一件非常薄脆的物什特地交給他的。他對於這個孩子不止是一個哥哥，他簡直變做了他母親呢。

那小約安還在哺乳的時候就沒了他的母親；克羅得就同他尋一個乳媽。他的食邑剃耳夏部之外，還有他父親遺傳下來的一塊食邑募南，那裏有一個養地耶方塔；就是山上一個磨坊，在葛歇司特離宮（比雪院）的一旁。那裏有一個開磨坊的妻子哺乳着一可愛的孩子，離律里，万又西第不遠。克羅得就自家抱了他小約安給他。



自此以後，他覺得有了一個負擔，也留心了處世的事。一想着他的小兄弟不但可以解悶，還是他研求學問的目的。他在上帝面前發願不要妻，不要別的孩子，只求他兄弟的一生幸福。故子他於宗教上愈加鑽研。他的功績，他的科學，他的巴黎主教的庸僕資格，把他入教堂的門大開特開。二十歲的時候，就由教皇的特旨，教他做傳教師，是老駝丹的最年輕牧師，他的教壇因為講經的時候很晏，叫做皮谷羅陸姆教壇（惰人的教壇）。

在這裏，他格外鑽進他親愛的書本中間去，除了急忙忙的跑到慕南過一個小時之外，再也不肯離開書本，他這樣的學問品行，在他這年紀真是少有，立刻得了全教堂的敬仰。從這教堂就把他的學問怎樣好法傳到那些百姓耳裏，在這些百姓的口中，話頭却變了，說他善於妖術，這也是那時常有的事。

他的教壇是在唱歌處的大門一邊，在右手，近着那貞女神像，那克什莫多的一天，對着那些惰人講經之後，打算回去的時候，耳朵裏聽見許多老婦人在拾着的小孩子的木床旁邊嘶吵。

這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走近那不幸的小物什近旁來，一見好不醜惡。只看他那樣悲苦，那樣

殘廢，那樣見棄，一想到他的小兄弟，忽然心裏一轉，如果他死了呢，他親愛的小約安也可這樣隨便的給人丟在這拾着的小孩子的床板上，這許多情事一起都到他心上來：心裏大動憐憫，就把那小孩子抱了去。

等他把這小孩子扯出袋子的時候，他一看實在殘廢。那可憐的小鬼左眼上有一個瘤，頭在兩肩裏面，一根彎脊骨，一個凸出的大胸骨，一雙彎弓的腿；不過他看起來却甚強壯的；雖是他吵叫的不知是那一種語言，他的啼聲却表示幾分力量幾分健康。克羅得的憐憫見了這個醜狀愈加增加起來；他心裏發誓因為愛他兄弟之故，養活這小孩子，日後小約安有什麼過失，他帳上也有這宗善處可以相抵了。這是把善事放利，却叫他兄弟出名，預把善德存蓄起來，以備他日這小夥計的需用，原來世人死後升天之際只有這樣物什沒法子通融呢。

他把這個養子行受洗禮，就取名克什莫多，取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否因為他在克什莫多日拾得的緣故，或是他要把這個名字形容一點那怪可憐的小生物的許多缺憾，那就不得而知。

### III Immanis pecoris custos, immanior ipse。

現在是一四八二年，克什莫多已長成了。他承他義父克羅得夫羅落的提拔，已經做了老駝丹的鐘頭，他義父承了他主座路易剝忙師的提拔，已做了日工殺司副主教，他義父的主座承了他恩人阿里非哀丹姆的提拔，於一四七二年「一岳夏地哀死」的時候就做了巴黎的主教，那阿里非哀是路易十一的剪髮師，那路易十一就是天勅的法國國王。

克什莫多就做了老駝丹的鐘頭。

他在這禮拜堂裏，不知不覺的就和這禮拜堂有了一種分離不開的感情。天生奇醜怪狀，永遠與世人隔離，好像一重牢壁，自幼就被禁錮在內，不能踰越，這可憐人每日只在教堂牆內黑暗處流連。老駝丹是他小時候的卵殼，長大的時候的窩巢，的房宇，的國家，的世界。

況且他和這殿宇却有一種相合的地方。他很小的時候，顛來倒去的在那大拱深暗處爬跌，面孔像人，四肢像獸，絕似那潮溼的地板上特產的爬蟲。

過後，他第一次掛在鐘樓的錘繩上，把鐘敲起，到他義父克羅得的耳朵裏，好像一個小孩子已經尋着了他的舌頭，初學說話的一樣。

他漸漸的愈覺和這禮拜堂相得。在裏頭活，在裏頭住，幾乎從不出去，在裏頭沒有一時不受一種奇異的感覺，到後來就被他同化，成了禮拜堂中的一部分了。他身上的凸角兒却好合入（如果我們可用這個字眼）那殿宇上的凹角，他不但和裏頭的居人相像，并且和中間天然的結構也相同。人家幾乎可說他身子是照着禮拜的內部生成，好像蝸牛的身子是照着他殼生成的。一樣。這是他的居室，他的洞窟，他的包皮。他和這老禮拜堂有一種很深的自然感情，好像磁電的吸力，好像物質的結合力，他黏住了那禮拜堂好像龜子黏住那龜殼一樣。那禮拜堂的年久的粗面就是他的介甲。

克什莫多生來是獨眼的，駝背，跛腳。克羅得夫羅落教他說話很大的費了一番工夫。只是這可憐的孩子身上又來了一宗缺點。十四歲做了老駝丹的鐘頭，又得一樣殘疾，成全他的缺憾；那鐘聲破了他的耳膜，他就變做個聾子。只有這一個門是他生來大開的，也忽地的關住，永與世界隔絕。

這門一關，克什莫多的心中這一線快活，一線光明就遮斷了。他心靈掉在黑夜裏面。這可憐

蟲的酸楚就無盡期，同他的殘廢一樣就到十分。他聾了之後未免有子幾分啞叭模樣。因爲他不肯給人家取笑，自他聾了之後，他決定自守緘默，除了他獨自一個的時候不肯啓齒。克羅得夫羅落費盡工夫把他的舌頭放開，他寧願自家束縛起來。故子等到他要說話的時候，舌頭總是遲笨不展的，好像一個門鉸生鏽的門一樣。

如果我們現在想要從他這層堅厚的外皮穿過，去測探克什莫多的肺腑；如果我們可達到這不完全的機體的極深處；如果我們可以把一個火把拿在這些不透明的器官後面，查看這暗昧東西的黑漆所在，曲折巉巖的模樣，把一根烈炬驟然照着這鎖在巖底的西歇身上，我們必然可見那可憐人作一種疲弱衰軟的態度，好像菲尼司牢獄中的囚人一樣，年日既久，頭直下垂，居一石室之中，高不能立，寬不能臥。

那精神在這樣遺缺的形骸的內自然是頹喪的。克什莫多幾乎自己不曉得他的體內有一個靈魂和他外表一模一樣的。萬物的感覺未到他腦府的前，就受了一個很大的波折。他的腦筋是個特殊的物件；各種觀念一到那裏，發出來的時候就完全歪扭了。原來那迴光一經波折之後，

自然是分歧的迷離的了。

他眼中所見多半是虛幻的，他審判力自然是悖謬的，他思想是無着落的，有時瘋狂，有時愚蠢。

他看物是不甚清晰的。他難得感受那直接的感覺。那四圍的物什似乎離着他格外的遠。

他這怪形就使他性劣。

他性劣就只爲他野蠻；他野蠻就只爲他貌醜。他天性中也同我們一樣，也有一種道理。

他的臀力格外的發達，也是他性劣的一個原因。

不過我們應該還他這個公道；他性劣或者不是天生的。他初始混在人羣裏頭的時候，就覺得，過後也就看見人家拒絕他，嫌惡他，唾棄他。他聽見的人語，不是譏笑，就是謾罵。等他長大的時候，他四圍所接觸的人都是嫌恨他的。他就也嫌恨人。他看人家都是這樣，他覺性劣是人性最普通的。故子他以人家的矛攻人家的盾。

況且他也不願把面孔向人；他教堂就够他了。裏頭住的神像，大理石的，國王的，神聖的，主教，倒底

都不朝着他的鼻子笑，對着他也是一雙慈靜的佛眼。別的神像，妖怪鬼魅之類，對於他克什莫多也沒有仇恨。他們本來是一家人。他們只有侮弄別的人類的。那些神聖是他的朋友，福庇他；那些鬼怪是他的朋友，保護他。故子他們神交很久的了。他有時整平日的蹲踞在一個神像面前，獨自一個和他說話。如果給一個人撞見，他就跑開，好像一個情人給人撞見讀情詩的一樣。

這禮拜堂的內他最喜歡的，提醒他神靈的，把他折疊在洞窟裏的翅膀展開的，有時還教他喜悅的，就是那些鐘了。他愛這些鐘，撫摩這些鐘，和這些鐘說話，懂得這些鐘的語言。自中央尖塔上的大鐘以至門首的大鐘都分他一分愛惜。那中央尖塔和那二塔於他似乎是三個大鳥籠，籠中的鳥，是他教導的，也只唱給他聽。這就是把他耳朵震聾的那幾個鐘；不過做母親偏愛那最淘氣的孩子囉。

不錯，那鐘聲還是那唯一一個音聲他現在聽得見的。有這個緣故，那口最大的鐘就是他最喜歡的。這陣吵鬧的姐妹中間，在時節日都在他身旁擺動，他只中意那口大鐘。這大鐘叫做馬利。他是住在南首的塔子裏面，沒有別人只有他妹子日Y 克林做伴，他妹子是個身材稍小的鐘，關在

他籠旁邊一個稍小的籠內。這克林的名字是照着央恩孟達的妻子的名字取的，央恩送這個鐘給這禮堂做贈品，也免不了在孟康沒了腦袋。在那第十二個塔子裏頭另外有六口鐘，還有六口最小的鐘在中央尖塔上，同那木鐘住在一起。故子克什莫多一共掌管十五口鐘，不過那大馬利是他最心愛的。

你不知道他到撞鐘的日的快活是什麼樣。他一聽見那副主教對他說：「去罷，」他爬上那尖塔的螺旋梯比什麼人下來的時候還快。他沒氣的跑進那大鐘的樓房內；他把那鐘打量了一會，好像憐惜的樣子；接着就軟綿綿的對他說話；把手去拍他幾下，彷彿是一匹將走長路的好馬。對他抱歉，說又要去磨煩他了。說了這番情話之後，他就喊給在下層的助手聽，叫他們動手。他們就把全身懸在繩上，那盤車軋軋的響，那大塊銅物什慢慢的顛擺。克什莫多，不敢呼吸，把眼睛跟着他。那鐘錘擊在銅壁上，只見懸那鐘的木架顫動起來。克什莫多跟着那鐘顫動，狂笑，喊道：「萬！」只是那鐘的擺動漸漸快了起來，那搖擺的角度漸漸的大，克什莫多的眼光就漸漸的出光。到後來各鐘都響了；全塔震動；木的，鉛的，石的，下自地基地的木樁，上至屋簷，一齊搖動。克什莫多就全



身是汗；走來走去；他從頭至腳跟着那塔子顫動。那鐘擺動得緊，那個大銅喉嚨，一會張向這壁，一會張向那壁，吐出一陣風雹的聲音，十二英里外都聽得見。克什莫多就在這大喉嚨的前面；隨着那鐘兒的來去，一會兒坐下，一會兒立起，呼吸那鐘內送出的風雹。望望二百尺下面地面上蜂擁一般的人類，望望那絕大的銅舌頭，那銅舌頭每秒鐘就來到他耳旁喊叫一次。這是唯一的語言。他還聽得見的，於他這是唯一的聲音破他沉寂的。他神靈在這中間開展，彷彿雀兒遇着陽光一樣。忽然他得了那鐘兒的瘋狂；他眼光變常；他在半路上等那鐘回來，好像蜘蛛等候一個蒼蠅一樣，奮不顧身的撲上前去。那樣，懸在危崖的上，憑着那鐘把他拋來擲去，兩手緊捏着紅銅怪物的耳朵，兩腿夾住，兩腳後跟踢着，那鐘受了他全身的衝擊的重量，加倍的怒響。那時候，那塔顫動，他嘴發喊，齒相磨，紅髮聳起，他呼吸好像鐵爐的風筒，他眼發火，那口大鐘在他下面嘶叫，噓氣；那時候也沒有了那鐘了，沒有了老駝丹了，沒有了克什莫多了；這是一場夢，一陣旋風，一陣雷雨；眩暈騎在鬧聲上；一個怪物，半人半鐘；一個阿司奪耳夫的凶神駝在一個活的銅飛麒麟身上。

#### 四 狗和他的主人

這裏還有一個人是克什莫多的例外，他從不怨恨的，他愛這人和他愛這禮拜堂一樣，或者比他愛這禮拜堂還甚；這人就是克羅得夫羅落。

這是很簡單的事。克羅得夫羅落會收容他，收他做義子，餵養他，教導他。他很小的時候，一遇見吵吠的小孩子和狗兒攆逐他，是向克羅得夫羅落的腿中躲避慣了的。克羅得夫羅落教他說話，讀書，寫字。末了，是克羅得夫羅落叫他做鐘頭的。把那大鐘嫁了克什莫多，好比把織女嫁給牛郎一樣。

故子克什莫多的感恩是深重的，印入腦府的，無底止的；縱然他義父的面容是時常慘厲的，他的言語是素向簡略的，苛刻的，專制的，他這感恩的心從沒搖動一點。那副主教有克什莫多做個最服順的奴隸，最柔和的僕人，最忠實的狗兒。那可憐的鐘頭聾了的時候，他和克羅得夫羅落中間却成立了一種奇異的符號語言，只有他們兩個人曉得。這們來，那副主教是個是唯一的人類還能和克什莫多通消息的。他在世界上只有兩宗物什和他有來往的；老駝丹和克羅得夫羅落。

## 五 克羅得夫羅落之爲人

一四八二年的時候，克什莫多近二十歲了，克羅得夫羅落近三十五歲。這一個已經大了，那一個也漸老了。

克羅得夫羅落已不是叨希書院的簡單學生了；不是那小孩子的慈母了；不是那曉得很多不曉得很多的年輕哲學家了。現在是個嚴肅的教士了；掌管靈魂的人；已殺司副主教先生，那主教的第二助手，管領孟列雷和夏拖兩地的牧師長，和一百七十四個鄉市副牧師。是個慘厲逼人的人物，在他面前，那些唱歌的孩子們，那些馬希可，那些聖奧，司坦的教友，那些老駝丹的年輕教士，見他威威嚴嚴的，好像想什麼事件，兩臂交叉着，頭垂到胸，看不見面孔，只見那大塊禿頂，在唱經處的高尖拱下面經過，都是戰慄的。

董姆（教會中的徽號）克羅得夫羅落却沒有拋棄了那科學和他幼兄弟的教育，這是他一生的兩樣消遣品。不過日久了在這些甜美事件中間不免夾了一點苦味。小約安夫羅落，加姓慕南，就是因爲他哺乳的地方是個磨坊的緣故，他沒有隨着克羅得所希望的方向長大起來。那大

哥子滿望他是個虔神，溫順，多藝，可敬的學生。現在這個小兄弟，好像那些幼樹不服那種樹的心理，偏要向有陽光空氣的一方面射出來，那小兄弟長大，偏要向那懶惰，無識，詐僞這方面射出那繁茂的枝幹來。實在是個鬼頭，極不規則，直叫董姆克羅得眉頭生皺，却是大寶貝，大奸猾，又叫那大哥哥發笑。克羅得也把他放在這個叻希書院內，那是他自己幼年讀書禁閉的地方；這個所在從前曾把夫羅落的名字顯揚的，今反令這名字叫人取笑，他心中真覺有一點說不出的苦。他有時對着約安也說過很長很嚴厲的訓詞，這位先生也就大大方方的聽着。不過他訓詞一完，他仍然去做那些悖逆，和逾格的事，并沒一點在意。忽然一個黃嘴巴的（新到大學的混名）的學費給他拿去了；這是一個可寶貴的習慣，一直遺傳到今日的。忽然他哄動了一陣學生，撲向一個酒店裏去，過後就拿手杖把掌櫃的打起來，酒窖搶光。過後書院裏又來了一份好報告書，送給董姆克羅得，用拉丁文寫好，打頭就是這句好話：*Rixa; prima causa vinum optimum potatum.*

有這種種原因，克羅得心就灰了，人類愛情上也淡了，就格外的望科學這一方面鑽進去，那科學倒底不向着你鼻子笑，你在他身上用了許多工夫，他總要報酬你一點錢財，雖不多，還可慰。

他漸漸的愈加明哲，同時就因那自然的結果，漸漸變個很謹嚴的教士，很悲愁的平人。無論何人，他的知識，他的態度，和他的性質常有一定的相同點，這三樣東西是時常在那裏發展的，非到性命上大變動的時候不會間斷的。

克羅得夫羅落自幼時就把各種人類知識，表面的，依律的，都領會過了，如果他就此終止也就罷了，如果他求益的志願仍不能滿足，必須求別種食品纔可止他饑渴。那古語有蛇咬尾這句話，却很適用於科學。克羅得夫羅落似乎有這個經驗。許多大人物都這樣說，他已盡曉了有規律的人類學術，他想去研究那沒規律的人類學術了。他嘗遍了知識樹上的各色蘋果，是否因為饑渴或是嫌惡，他未了也想去咬那禁果了。我們看官也知道，知他依次參預了索崩神學大會，聖依列文學士會，聖瑪丁的教旨辨論會，老駝丹的醫學會，Ad Cupam Nostrae Domine。所有四科中的佳餚美饌都給他吞進肚去，他求學的饑渴還未壓足。他就想再鑽向前，鑽進去，向這些一定的，物質的，有限的科學的下面尋生活，也不顧妨害他的靈魂，也想去在那黑洞中那些鍊金家星辰家的不可思議的席面上占一位置，這張桌面的一端在中世紀裏頭是阿尾落哀司，巴黎的

「一岳和尼可拉夫拉美耳幾個人坐着，這張桌面一直延長到東方，在七枝蠟檯照耀之下，追源至殺落忙，皮達國和作羅司特。」

無論真確與否，人家總是這樣猜他。

他時常到聖陰落桑的墳圈裏去，這是不錯的，那裏他的父親他的母親和許多在一四六六年的瘟疫死的人葬在一塊；不過他似乎對於墳頂上的十字架沒有他對於尼可拉夫拉美耳和他的妻子克羅得撒列耳的墳上的奇怪文字那樣留心。

人家時常看見他在儂巴祠街徘徊，這也是不錯的，偷偷掩掩的走進愛苦利萬街和馬利与巴耳司街的角上那所小屋中間去。這所小屋是尼可拉夫拉美耳造的，一四一七年他就死在這所屋裏，以後就沒人住，已起首坍塌了；各國的鍊金家都把自家的名字刻在牆上，那牆的面目幾乎完全改變。有幾個住在鄰近的還咬定有一次他們看見那副主教從氣孔中間爬進他地窖，把兩個地窖底下的泥都挖掘一遍，那地窖的拱牆上面尼可拉夫拉美耳自己曾劃上無數奇形文字的诗詞。相傳夫拉美耳把那塊哲理石埋在這地窖下面；那二百年來的鍊金家自馬依司土里

至怕錫菲克神父不住搜索那塊地土，等到那所屋子裏面翻做外面，到後來也就跌倒在他們腳底下成粉碎了。

那副主教對於老駝丹的那個有符號的門拱格外留情，這也是不錯的，那篇咒語是主教巴黎的《一岳刻在石上的》，這個人把這篇該死的物什做個全殿永遠歌誦的聖詩的篇首，當然要落在地獄裏面。那副主教也曾測探這巨像聖克里司奪夫的祕密，這啞謎的長神像立在西首門內，人家把他取個混名叫做雷谷里司。不過隨便什麼人都可瞧見的，就是他時常化廢無量的時光，坐在教堂西首的雉堞上，目注那門拱上的雕刻，忽然看着那些倒拿着燈兒的顛狂女子，忽然看着那些順拿着燈兒的沉靜女郎；別的時候，就計算那貼在那左首門拱上的老鴉的視角，那老鴉的眼瞼注在禮拜堂裏一個奧妙的所在，必然是藏那塊哲理石的地方，（如果尼可拉夫拉美耳沒藏在他地窖裏面。）我們且說，老駝丹禮拜堂在這個時代却給這兩個大不相同的人克羅得和克什莫多所愛，兩人所愛的却是大大的不同的，豈不可怪。這一個是個半人類，天然野蠻，愛的是他的美觀，他的神像，他的奇麗結構；那一個，博學多思，愛的是他的意義，他的隱理，他包容的

至道，他門首下面雕刻的符號文字好像一篇原稿蒙在一張羊皮紙的下面一樣，一言蔽之，愛他符號中的至理。

那副主教自己住在可望見谷列夫的兩個塔子的一個裏面，這是不錯的，就在鐘籠的旁邊，一個小房子，極其嚴秘，沒人進去，聽說就是正主教沒有他的許可也不進去的。這個小房子幾乎在那塔頂上，在鳥巢之間，是從前主教余國別傷未造的，他在那時候在這裏練習他的妖術。這小房子裏面安放些什麼什物是沒人知道的；不過人家在帖南的岸邊夜裏時常看見塔後一個小圓窗裏露出一股紅光，忽隱忽現，光色奇異，好像隨着一個風箱的風力一明一暗的，多半是個火光，少半是個燈光。在黑地方，在這樣高處，這個倒有特別的效力；那些好婦人就說：「那副主教在那裏吹火了！地獄在那高處飛出火星了。」

總而言之，這裏頭却沒有老大的證據證明他有妖術的，不過烟霧多了很容易使人相信失火的；那副主教倒有一個很可怕的名聲。只是我們應該說明他對於埃及的科學，巫術，魔術，就是最清白最無機械心的人也沒他反對的利害，在老駝丹的執事面前也沒他宣誓的決絕，斥為異



端。是否真正駭怪，抑僅係賊子喊「捉賊」的故智，却不能叫牧師會的賢智不說那副主教不惜把他的靈魂在地獄門檻上作耍，墜在玄虛洞子裏面，在那奧妙的學術內暗中摸索。那些百姓也沒有認差了；無論誰人，只要稍微有點知識的，克什莫多就是個惡鬼，克羅得夫羅就是個妖人。顯然是這鐘頭預備伏侍這副主教幾時，等那時期一到就把那副主教的靈魂取去，好算他的工錢。故子那副主教的一生無論怎樣的謹肅，他在那些好人兒中間總有點壞味；無論那個婦人的虔敬的鼻子怎樣的沒經驗總聞得有點妖氣。

## 六 失人心

我們說過的，那鐘頭和那副主教很不給那教堂近旁的大小百姓贊成。一到克羅得和克什莫多一同外出的時候，這也不只一次了，人家看見他們兩個一路，家人跟着主人，穿過老駝丹附近的清潔狹暗的街道，一路上冷嘲熱諷，也說不盡許多，除非克羅得夫羅落頭挺身直的走路，把那嚴肅的面孔朝着那些多嘴的方罷，不過這是很少的事。

忽然一個作惡劇的不怕碎了他的骨頭，想去在克什莫多的駝背上針上一針方纔快活。忽

然一個標緻女孩，十分頑皮，牽着那教士的黑袍，在他鼻子底下唱一個譏刺的曲。有時一陣污穢的老婦人蹲在門檻的黑影裏，一見那副主教和那鐘頭走過，就把這個不堪的話歡迎他們道：「看呀！這裏一個人的靈魂和那一個的身體是一般樣造的囉！」有時一陣的小學子在路旁嬉戲，見他們來一齊跳起來，對他們用拉丁話招呼道：「Eia! Eia! Claudius cum claudo!」

不過這些傷人的語言時常的沒給那教士和那鐘頭知覺就過去了。要聽見這許多中聽的話時，克什莫多是過於聾了，克羅得是過於沉思了。